

# 傻子旅行

馬克吐溫原著 劉正訓譯

光明書局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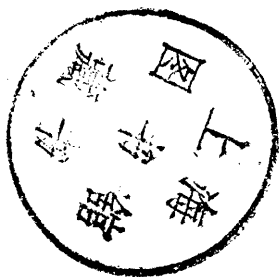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05 2568B

世界少年文學叢刊

# 傻子旅行

Mark Twain 著

劉正訓譯



此页无页码

# 目次

原序	作者
代序	鐸聲
一 遊歷程序	七
二 討論路線	一四
三 拔錨開船	一八
四 葡萄牙風光	二三
五 亞速爾羣島	三〇
六 地中海要塞直布陀羅	三六
七 純粹外國風味的坦支爾	四四
八 世界第二古鎮	四八

九	到了馬賽·····	五三
一〇	巴黎的屠場——理髮店·····	五九
一一	非教你化冤枉錢不可·····	六四
一二	屍身陳列所·····	六九
一三	法蘭西國葬區域·····	七三
一四	凡爾賽離宮·····	七六
一五	熱那亞·····	八一
一六	米蘭的大禮拜堂·····	九一
一七	最後的晚餐·····	一〇〇
一八	白加麥的鐵鈎故事·····	一一一
一九	威尼斯的月夜·····	一二三
二〇	多如牛毛的聖像·····	一三五

一一	弗羅倫斯	一四三
一二	羅馬的名勝	一五一
一三	離奇的墓穴	一六一
一四	用人骨做裝飾的修道院	一六七
一五	上維蘇威火山	一七三
一六	被火山埋藏過的古城邦貝	一七八
一七	月夜偷遊雅典	一八四
一八	君士坦丁	一九二
一九	以弗斯	一九九
二〇	耶路撒冷的聖墓	二〇五
二一	亞力山大利亞	二一四
二二	歸途	二二一

## 原序

這是一本遊記。倘若這本書是科學遠征的記錄，照例文字應當寫得深奧一點，才合體裁。但我寫這本書，不過將漫遊中我自己所看到的歐洲和東方的情形，隨便記錄下來，說是偏見也可以，然而決不是抄襲老文章。我不願意因為自己在外面遊歷了一次，便誇張海外是怎樣的新奇有趣——別人或許如此，我却以為不大需要；因此即使偶然想誇張一下，但結果終於把原來的念頭打消。

我也不打算向讀者致歉，說這本書怎樣的不合遊記的體裁——因為我並沒有帶了主觀見解去觀察一切，我寫作的態度至少是誠實的，至於好壞，那是另一問題了。

本書材料大部分採自我替舊金山阿爾泰·加尼福尼亞日報(Daily Alta California)紐約講壇報(Tribune)前鋒報(Herald)所寫的通訊，并此聲明。

著者

## 代序

在這裏，我想不再介紹馬克吐溫的生平，因為趙景深先生在孤兒歷險記的代序上已經講得夠詳細了。現在，我祇想說幾句關於本書的話。

誰都公認馬氏的作品是以嘲諷爲主體，幽默作襯托的，這部傻子旅行（*The Innocents Abroad*）便是使他獲得幽默小說家尊稱的書——嘲笑英國人的風俗習慣——他攻擊封建制度的罪惡和武士道，嘲諷過去和現在的人類社會；他實在是一位有力的社會革命家，他最痛恨的便是舊時代和新時代的虛僞。

本書是冊節譯本，據譯者劉正訓先生說，所以刪節的原因是：求其節省篇幅，減輕讀者的負擔和時間。去其沉悶的理論，撮取精華，但又不失內容的主題爲原則。

我們假如把本書當作不比尋常的小說讀，自然是不在話下，但是用來作爲少年們的外國地理參考書，那也恰到好處，這是我讀了原稿之後的一些感悟。

鐸聲  
寫於三十年七月



## 一 遊歷程序

某日，有人在紐約發起遊歷歐洲和耶路撒冷的運動，因為是創舉，所以當時就哄動全國，報紙都搶着刊載消息，民間都引為談話資料。本來，那一次遊歷的規模很大，跟平時的遊覽性質不同，這無怪人們認為空前絕後。參加那一次遊歷的人，不是坐了小艇，伴同許多青年男女，帶些鵝餅，油煎餅一類的食品，遇到風景優美的場所，便停了小艇，走上岸去，在那碧綠的草地上，狼吞虎嚥，隨意談笑，把長日的夏天消磨過去；但是，這次却是坐了大汽船，升旗鳴砲，遠渡重洋，拜訪若干歷史上著名的勝地！他們在輕風吹拂的大西洋和日光似火的地中海上航行；在甲板上奔跑，船上充滿了喧嘩和笑聲——在煙囪影子底下看看小說，唸唸詩，或者憑着欄干，看水母，鸚鵡螺，鯊魚，鯨魚等千奇百怪的海中怪物；夜晚到上層甲板上，去作露天跳舞，上面覆蓋着黑沈沈的蒼穹，四面沒有燈，但那星星和飽滿的月亮是再合式沒有的燈——跳舞啦，散步啦，抽煙啦，唱歌啦，都可以；甚至談情說愛，

挽着愛人的手臂，指點大杓星的所在的方向；總而言之，全是新鮮的事情，決不使人感覺一些厭倦；他們可以看到二十個國家的艦隊——二十個國家的奇裝異服和風俗——這許多國家是大國，在世界上佔有極重要的地位——他們可以和政府要人，富豪紳士，作友誼的談話！

發起這種遊歷實在是大胆的嘗試；沒有天才的頭腦決不能想得出。事前曾經好好的宣傳了一下，但宣傳可說是多餘的：像這樣具有誘惑性的空前盛舉，在美國已經家喻戶曉了。凡看過遊歷程序的人，誰不想參加呢？我姑且把牠抄在下面。可以把牠當做一幅很好的地圖。倘若用作本書的索引，也是再好沒有的。

### 遊歷程序：

凡簽名參加而經過本團審查合格的旅客，請注意左列遊歷程序。

頭等汽船一艘，能載艙客一百五十人，這次審查合格的旅客至多不會超過一百人，裝客不及原額四分之三，故輕鬆舒適，決無擁擠的毛病。而且旅客都是經過挑選的上等

人，我們相信他們經過相當時期之後，就會結成親密的友誼的。

船上特備圖書館和樂器，凡是必需的安慰和享受，應有盡有。

船上特聘有經驗的音樂師一人。

離開紐約的時期大概是六月一日，採取最舒適的航線渡過大西洋，十天之內便可通過亞速爾羣島，到達聖·邁克爾。那裏風景很好，停靠一兩天，繼續航行，三四天內可以到直布陀羅。

直布陀羅要塞和地下堡壘，事前都已接洽，妥當屆時定可特許參觀。

從直布陀羅東行，沿着西班牙和法蘭西兩國的海岸，三天可到馬賽。馬賽是地中海唯一的藝術港，在耶穌誕生前六百年已經成爲有名的城池，和巴黎里昂相距不遠。在里昂，可以看到積雪如銀的勃朗峯和亞爾卑斯。旅客如果願意到那兩處去，可取道瑞士，至熱那亞集合，仍搭原船。

從馬賽到熱那亞，只要一夜。那裏宮苑林立，城外十二哩，有哥倫布的故居。這位大探

險家便誕生在此。又有拿破崙一世建築的大道，很值得一觀。旅客如果要到帕馬（以達科勃佐的壁畫馳名），可坐火車到勒格渾，乘搭原船。

從熱那亞還可到比薩看斜塔；到盧加溫泉浴，看古羅馬的圓形戲場；到弗羅倫斯，算是最遠，但有火車可乘，不過六十哩。

從勒格渾到那不勒斯，約需三十六小時，全程經過意大利海岸，距離喀普里厄科巴科西嘉都很近。倘若時間允許，還可往訪加里波的故居。

羅馬赫鳩婁尼恩邦貝維蘇威都可去，也可去看古羅馬大詩人味吉爾的墳墓。

從那不勒斯一夜可到西西里的巴勒摩，停泊一天。

沿着西西里的北海岸，通過伊奧利恩羣島，可以望見兩座活火山，斯特魯坡和赫克尼亞。繼沿意大利海岸航行，克里特隱約可見，兩三天可到雅典。從雅典出發，四十八小時可到達君士坦丁堡。

離了君士坦丁堡，橫渡黑海，二十四小時到塞巴斯拖堡和巴拉克巴瓦；兩三天到士

麥那。

從士麥那到耶路撒冷，繼到佐帕，最後到亞歷山大利亞。那邊古蹟很多，有凱撒的皇宮，龐培的紀功石柱，開羅相去一百三十哩，有火車可通，幾小時便到，金字塔是最有名的古蹟。還有約瑟的倉庫也值得一看。

從亞歷山大利亞開始歸程，經過馬爾太，到西班牙的名城味涅西亞，沿途風景妙絕，隨處有豐盛的果園，味雋價廉，世界上沒有再比這些地方更好的去處。

從味涅西亞沿西班牙海岸繼續我們的歸程，重新回到直布陀羅，約需二十四小時。再三天可到馬得拉，停泊一兩日，乘着貿易風起的時候開船；那地方氣候溫和，雖然有風，但是微微的，並不劇烈，海面上不至於有什麼大的風暴。

百慕大是旅程中最後的一站，從馬得拉去約十天可到。在那邊暢遊一番，興盡而歸，約三天便可回到紐約。

我們已經得到歐洲許多著名團體的贊助，歡迎我們前去觀光，又有許多人準備參

加，

旅客在船上和在家內一樣的方便，倘若生病，有的是醫生看護，還有許多可愛的朋友在四周。

半途倘遇染疫港口，例不停靠，但另有名勝的地方，船是可以去的。每一旅客收費一二五〇元，在船上的膳宿都由船上供給，不另取費。

旅客購買的東西和紀念物品，免費裝運，不收水腳雜費，小賬隨意。

旅客陸上的費用，大約每天五塊金元，足夠化用了。

經半數以上的旅客投票決定，遊歷的路線可以變更，也可以延長。

遊歷團團長 C · C · 鄧肯

華爾街一一七號，紐約。

像這樣的遊歷程序有缺點嗎？有什麼地方需要修改，使牠更善更美一點嗎？沒有。即使腦筋最靈的人也不會發現有什麼缺點。巴黎意大利維蘇威耶路撒冷多麼動人的地

方歐洲人贊助參加——染疫港口例不停靠——船上有音樂家——膳宿由船上供給——誰看了牠不生羨慕的心思呢？我連忙走到華爾街，預繳了十分之一的旅費，因為有熟人介紹，免去審查手續，隨後將一切費用繳清。我就做了一個遊歷團的團員。參加遊歷固然很榮幸，最難得的却是像我這樣的一個平凡人物，竟能通過審查的關口，我於是覺得自己也漸漸偉大起來了。

不久，又接得旅行團通知，請旅客自備輕便樂器，馬鞍，太陽眼鏡，面巾等用品；船上雖有完備的圖書館，但旅客能自備聖經和一些遊覽指南一類的書籍，更爲歡迎。

旅客當中本有許多名人。財政部亨利·華德本是團員一分子，後因公務羈絆，臨時退出。陸軍上將西門很想參加，因為時局緊張，不得不取消原定的計畫。某一位著名女伶已在旅客簿內簽了名，但被要事阻礙，不能去了。這突然的變化，使盛舉大大的減色，我們的高興打了折扣，但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開羅，親密的友誼，這許多名詞老在腦海內盤旋，把熱情重復燃燒起來，我們對於遊歷程序始終是滿意的啊。

## 二 討論路線

二月裏某一天，我偶然跑到華爾街一一七號，查問什麼時候可以開船，旅客大概有多少，聲請參加而審查落選的有多少人——這許多不幸的人們，一定懷着失望的心境，走上他們的歸途。我打聽到船上所備的鋼琴和樂器，是市場上最好的貨色，我覺得高興。旅客中有四位牧師，六位醫生，十七八位婦人，好幾位名望很高的軍人和大學教授，還有一位「美國遊歷世界專員」，銜名炫赫，我覺得足以自豪。我趕上這樣的盛舉，怎能不快活呢？

每一個紐約人都在討論遊歷的事情，大家都在準備到歐洲去——我也到歐洲去。大家都想到巴黎去，一見世面——我也到巴黎去。我曾經碰到一位白魯奇先生。這位先生是那麼好的脾氣，遇見人總是笑嘻嘻的，有說有笑，不過他或許有些神經過敏，他以為全國的人，都準備捲了舖蓋，往歐洲去遊歷；所以他和我見面的時候，大部分時間是用



在討論遊歷上。有一天，我們跑到百老匯，他在店家買了一塊手帕。店家沒有零錢找。白先生說：

『不妨事，你既然沒有找頭，手帕錢我到巴黎的時候還你，也是一樣。』

『先生，我是不到巴黎去的。』

『爲什麼——怎麼會不去？』

『我是不到巴黎去的。』

『不到巴黎去！那麼你到那一國去呢？』

『都不去。』

『你就老蹬在這裏嗎？』

『是的。我蹬在這裏過一個整整的夏天。』

白先生啞口無言，從身邊取出零頭錢，付了賬，走出店門——滿腹委屈，異常不高興。跑到街上，他打破了沈寂，對我說：『這傢伙騙人！』

白先生跟我同住在一箇艙內。我們的艙在船輪附近，說小不小，裏面放得下兩張舖位，傍邊是衣櫃，櫃上有皮墊，可以當沙發，又可以放東西，一舉兩得，經濟實惠；可惜此外不能再有什麼陳設，有時候，倘若我們兩個人同時轉身也有些爲難。但是作客和居家不同，這樣的房間，已經夠冠冕堂皇了；在我，是認爲滿意的。

船終於決定在六月某一個星期六開。

那一天下午，我準時上船。一切都在熱鬧和忙亂中。碼頭上擠滿了車子和人；船面堆滿行李；旅客全是行裝打扮，在大雨裏東張西望，像落湯鷄一般；旗子挂在桅燈下面，給雨淋濕了，沒精打采的，看了教人喪氣。

後來，汽笛嗚嗚的叫了起來，耳邊聽得隆隆的響聲，送行的人蜂擠到跳板上，——船的輪子在動——空前盛舉的遊歷已開始了！送行的人濕淋淋的在碼頭上發出微弱的歡呼；我們在滑得打跌的甲板上，很斯文的向他們打招呼；旗子像甦醒過來，伸了一下懶腰，但不久又垂下了，還是有氣無力的孤令令的吊在那裏。岸上的禮砲響了——我們

的船終於開了。

船離了碼頭，走了一段路，沒有出口，便停泊下來。天還在下雨。不但下雨，而且括大風。從窗孔內我們可以看到那瘋狂的海，浪在船的四周起伏不定，像活動的山嶽。我們必須停在港內，等風浪平靜了再走。船上的客人大部分從內地各處剛出來，在過去沒有渡過海洋生活，看了這情形，未免有些擔心。

傍晚，紐約開來兩隻汽艇，將五六十個最愛熱鬧的年青客人，裝了回去；據說是要舉行什麼話別會，有跳舞，有歌唱，預備痛痛快快的樂一夜。我沒有人來邀請，祇得忍氣吞聲，和些不愛熱鬧的客人，蟄伏在船上。上面是黑沈沈的天，下面是三十呎深的海水，錨釘在海底，像生了根。外面仍舊是靜悄悄的在下雨。

那一夜，我躺在艙內，船被浪顛的那麼的均勻，遠處浪花的聲音好像哼着催眠曲，將我送入睡鄉，使我忘記了白天的倦怠，也使我暫時停止了對於未來的憧憬。

### 三 拔錨開船

星期日整天停船。風勢稍衰，但浪還很大。從望遠鏡內我們可以看到駭人的巨浪，在洋面上洶湧起伏。這一天大概不會舒服的，因為我們不慣受這風浪的侵襲。我們應當咽一個整天。是的，我們不應當立起來。但禱告仍舊是舉行的；在可能的範圍內，我們更不應當忘記宗教。

那天早晨，我醒得很早。侍者請去吃早餐。在早餐席上，我注意各個旅客不同的面貌。這是我的老脾氣，也許是我的偏見。我以為人在吃飯的時候，最易露出他們的本相。

我很驚異，竟然會發現這麼多的老頭子——也可說這麼多的德高望重的人物。順着長條餐桌看去，一大串的灰白頭顱。其中當然也有相當數目的青年，也有窈窕可愛的淑女，年紀大都在不老不小之間；他們剛從紐約回來，才到船上，眼睛不大睜得開，睡意似乎很濃。

第二天，拔錨開船。耽擱了這樣久，心內怪膩的。船一開，大家都覺得輕鬆。

美洲的影子漸漸的從視線中消失。我幻覺中的祖國，彷彿是一個巨人，那洶湧的海洋是它的枕頭——它有偉大的將來，它漸漸的遠離了我們，它的頭漸漸的埋到枕頭中去——我要歌唱，我要跳；但我不知唱些什麼，後來索性連跳也取消了。

風吹得很爽快，但海面上並不十分平靜。船擺動得很厲害，船頭一會抬到半空，一會落到浪心裏去。我本想第一天航海，總可看見許多希奇的景物，至少可以看到鯨魚或者鯊魚；不料才到海上，便碰見大風大浪，只有抓住欄干或者躺着不動最穩妥，步行在船上，是過時的。

我幸而沒有暈船——很值得驕傲。船上半數以上的客人都暈船。

我在駕駛室外邊，遇見一位老先生，臉色蒼白，扶着艙板對面走來。我說：

『早安，先生。今天天氣好。』

船一側，他倒在我手臂裏。停了一歇，他捧着腹，哼了一聲，走了。

沒多時，另一位老先生來了。我說：

『早安，先生。今天天氣好。』

他也捧着腹，一步高一步低的走了。

不到兩分鐘，又有一位老先生跑了過來，鬍鬚很長，兩隻手左右舞動，好像要人去攙

扶他一般。我說：

『早安，先生。你要怎麼樣——』

『嗨！我的！』

我想這位老先生雖然沒有捧着腹，但我猜到他肚皮有些痛。我忙去攙扶他，問他什麼地方難過。兩人立在一處將近半點鐘，我只問得他一句：

『嗨！我的！』

我等得不耐煩地走了。

我知道這幾位老遊歷家都要暈船的。我喜歡他們這副神氣。我最喜歡看別人暈船，

當自己沒有暈船的時候。在艙內燈下摸牌，月亮好的時候在艙面上散步，和朋友們抽烟談天，都是旅行中的樂事，但最樂的却是看別人暈船。

下午，我意外的探聽到船上一些事情。午餐過後，我一人走到後梢，從身邊取出一支雪茄，抽了幾口，覺得味道很不壞。正在得意忘形的時候，粗大的聲音在我的耳邊響了起來：

『船上不准抽烟，你不看見上面的佈告嗎？』

那是我們遊歷團的團長兼船長鄧肯先生。我將雪茄丟在海內，看見面前有一架望遠鏡，打算去看一看遠方的海景。船上有一個職員跑來阻擋。我自動的走到旁邊去，低聲問一個打掃地板的工人：

『那穿大氅的鬍子是誰？』

『那是我們的蒲士賴船長。』

我們正在談話的時候，一個身穿制服的船員，用航海儀器測窺前方的船隻。我又問

他：

「這光禿頭的船員是誰穿的？衣服爲什麼這樣漂亮？」

「這是李船長。」

天啊！這麼多的船長！



#### 四 葡萄牙風光

在船上不覺過了十天左右，旅客對於海洋生活漸漸習慣，不但結識許多新朋友，連船上報告鐘點的方法也知道了。譬如說，六點半敲七下鐘；八點，十二點，四點，敲八下；九點鐘敲兩下。

鐘敲八下的時候，大家起身；八點鐘才開早餐，因吃得遲一點，比較不容易暈船。早餐之後，客人挽着手臂到甲板上，享受早晨的太陽；暈船的人這時也慢慢的出頭露面，躲在沒風的地方，喝茶吃土司，看樣子總是怪可憐的。從十一點到午餐，一直到吃晚餐，這中間取樂消遣的方式很多。有人讀書，也有人抽烟。愛熱鬧的扶着欄干，看到對面有希罕的船隻駛來，便拍手歡呼。他們從來沒有出過國，在他們眼睛裏極平常的東西也變為希罕可貴了；尤其在兩船互相用旗語致敬的時候，雙方已將旗升起，隨後輕輕的點三點，他們看了覺得最起勁。

天若是下雨全體旅客只有將自己關在艙內，閉了窗戶，讓時間一秒一分的消磨過去。

從紐約到亞速爾羣島，只有二四〇〇里，走了足有十天工夫，雖然不算快，但大體說來，這十天是在快樂中度過的。每一個客人都有了風浪的經驗；巨浪襲來的時候，艙內凡是不固定的東西都會得動，椅子會得自己移動，書從桌上掉下來，人會得跌倒，睡在舖上，一不留心，便會滾到地板上來。但夜晚很可愛，有幾天月亮特別好，風吹在身上，比平常涼快。

不過在船上的日子愈久，跟我同艙的白先生愈現出懊惱不安的樣子。我們的船向東越走越慢，鐘點也越撥越快。他在紐約新買了一隻錶，起初很高興，正午船上敲八下鐘的時候，總得從袋內摸出來對一下，撥快一點。七天之後，他對於新錶漸露不信任的態度。他皺着眉目對我說：

『上當上當』

『上什麼當？』

『我買錶上了當。在紐約化了一百五十塊錢買了牠。價格高的東西我想總不會壞。誰知牠在岸上很好，一到船上便作起怪來，或許是暈船。牠越走越慢，等到敲鐘的時候，比船上的時間總要慢幾分鐘，跟別人的錶對起來，也完全兩樣。牠走的聲音「的答」「的答」和在岸上一樣，敲鐘的時候，拿出來一看，便不對了。』

我們的船向東走，每隔三天時間要撥快一點，凡略有常識的人一定總會明白的，我因為白先生脾氣雖好，諸如此類的問題特多，這次答覆了他，接在後面的問題更多，所以只好順了他的語氣，莫明其妙的發了一陣牢騷，才將白先生敷衍過去。

白先生跑去見鬍子船長。這位船長年紀大了，很有耐性，向他說「船上時間」的奇蹟，他所有的問題，船長都替他解釋清楚。

六月二十一日早晨三點鐘，我們已從睡夢中驚醒，亞速爾羣島已經隱約可以看見。不過我得聲明，這醒來並不是出於我的自動，在平時三點鐘正是我睡得最甜蜜的時候，

無奈那天才有亞速爾羣島的影子，同船那許多遊歷家高興萬分，穿梭似的從我們艙門前走過，嘻嘻哈哈，被吵得睡不着了，只好起來，走到艙面上去湊熱鬧。

首先看到的是亞速爾羣島之一的佛羅爾斯島。粗看只不過一座聳出海面的小土山，半腰擁着黯淡的雲霧。但我們走上去之後，太陽出來了，小小的一個島，竟像圖畫一般的美麗——一片碧綠的田野呈現在我們面前，太陽照在上面，更覺豔麗奪目。我們在島上周遊了四分之一的面積，已是深入腹地。船上的望遠鏡全部出動，平均八個旅客有一架望遠鏡，大家都忙着瞭望遠處的村落和樹林；倘若發現特殊一點的東西，便擠在一堆，十幾架望遠鏡集中視線，看的津津有味。玩了好久，大家跑上船去，向聖·邁克爾進行，佛羅爾斯不久又變做聳出海面的小土山，消失在霧氣的中間了。

開船不到十分鐘，海上忽起大風，我們不得不改變行程，變到費阿爾島暫避。在荷達停泊下來。這鎮市有一萬左右人口。雪白的房屋，散佈在綠色的田野上，色調的美麗，沒有別的地方可以比得上牠。全島都是豐盛的果園和菜園，沒有一吋荒廢的地方。每一塊地

總有正方的圍牆攔着；這牆有擋風的功用。島上常有暴風經過，倘若沒有牆，收成會有全部損失的危險。

亞速爾羣島是葡萄牙的屬地，所以費阿爾的一切都帶着葡萄牙色彩。我們的船才靠岸，便有當地許多耳朵上帶着銅環的土人，前來兜攬生意，他們願意做嚮導。這羣人中，有男有女，也有小孩子，衣服骯髒，頭髮亂蓬蓬的，好像終年沒有梳過，赤着腳，好像乞丐一樣，跟在我們後面。我們跑到那裏，他們跟到那裏。我們跑到大街上，他們圍在四周，睜大了眼睛看着我們。島上婦人都帶了一種葡萄牙式的頭布，又大又笨，行動很不方便，式樣都差不多。亞速爾羣島流行着這種頭巾，不過各島總一個特別標幟，當地人一看便知道是那一個處的女人。

島上通用葡萄牙錢「里士」。一千「里士」折合一元，物價一律以「里士」做單位。我們因為白先生的緣故，才懂得這麻煩的幣制。白先生說，在船上日子過膩了，這回腳重新踏上陸地，應當痛痛快快樂一下——他要請客。他聽人家說過，這地方生活費用極

低。他要舉行一次盛大的宴會。因此他請了我們九個人，在一個大旅館裏吃飯。好酒好菜，飽餐一頓；雪茄的味道也不壞。兩小時之後，堂倌將賬送來。白先生看不了幾個字，面色陡變；起初疑心是看錯，後來他朗誦一遍，忽從椅子上跳起來說：

「十客，六百「里士」一客，六千「里士」」

「雪茄二十五枝，每枝一百「里士」，五千二百「里士」」

「十一瓶酒，每瓶一千二百「里士」，一萬三千二百「里士」」

「共計二萬一千七百「里士」糟糕！我又上當了！」

全桌的人都呆住了。沒有人能夠說出一句話，都像啞了一般；雪茄不由自主的從手指內掉了下來。每一個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沒有絲毫的希望，也喪失了先前的興緻。最後還是白先生打破了沈寂的氣氛，從袋內取出錢來，面紅耳赤的對堂倌說：

「這裏是一百五十塊錢，你拿去，我是一分錢也不剩了。」

堂倌看着桌上一大堆的金洋錢，又看着白先生，隨後跑了出去——我想，他大概聽

不懂白先生的說話特地到外邊找了一個美國人核算了一下，所以他回來的時候，將一張譯成英文的賬單，送了上來。那賬單是：『十客，六千「里士」——六元。雪茄二十五枝，二千五百「里士」——二元五角。上等美酒十一瓶——一萬三千二百「里士」——十三元二角。共計二十一元七角。』

快樂重新降臨到白先生盛大的宴會上。又加添了幾道菜。

## 五 亞速爾羣島

亞速爾羣島在一般人的腦海裏是一個生疏的名詞，我想。同船的人當中，知道有這個地方的就不多。少數人只知道牠在大西洋中，由九個或十個小島組合而成，適當紐約至直布陀羅水程的中心點，此外就什麼也不曉得了。所以我借這機會，將遊歷該島的情形，作一番詳細的敘述。

島上居民多葡萄牙人，行動遲緩，懶惰，骯髒。有一個監督，是葡萄牙政府派來的；又有一個駐防司令官，名義上專管軍事，負防守地方和維持治安的責任，其實是太上監督，有節制監督的權力。人口約二〇〇・〇〇〇，以葡萄牙人為主體。一切呈膠着狀態，保守的氣味很重，因為葡萄牙人發現這島，遠在哥崙布發現美洲之前一百年。主要的出產是穀子，耕種方法還是上幾代傳流下來的，多用人畜的力量，從不知道利用機器。到處有磨坊，括風的時候用風車，沒風的時候用驢子，養不起驢子的人家勞動自己的手和腳；每



天可出穀十蒲式耳。交通工具只有驢子和柳木製成的車子。那種車子的輪盤和軸是相連的，軸跟着輪盤轉。氣候溫和，看不到冰和雪，我在鎮上也沒有看到一個烟肉。男人，驢子，女人，孩子在一間屋子裏生活，吃睡都在一處，很不清潔，容易生病，但它們是快樂的。他們很愚蠢，愛說謊，欺騙異鄉人。穿衣服比較整潔的只有牧師和駐防的軍人。苦工每天的薪水是二角五分，最好的工程師才拿到五角錢。他們的物價以「里士」計算，一千「里士」換一元錢，所以他們都很滿足。島上本來出產葡萄和美酒，運銷歐美。十五年前葡萄生了一場傳染病，完全死光，一直到現在，市場上不再有本地葡萄酒可喝。

亞速爾羣島在火山區域，因此土地肥沃，每年可有兩三次的收成。出產多運往英格蘭。難得有陌生人來到這裏，當地人也難得出門。他們對於世界大勢不很了解，也不需要了解；偶然從外邊得到幾份舊報紙，如泰晤士報，真理報，便當做談話的資料，覺得非常有趣——但這趣味和我們聽故事的時候相彷彿，因為明明知道那許多事情，早已成爲歷史，而不是新聞了。

島上最有權力的人，除了防守司令官和監督以外，便是牧師。我曾經到一個禮拜堂內去觀光，建築相當莊嚴富麗，可惜不很清潔。

那禮拜堂祭壇前面，有一架銀燈，刻縷精緻，燈火終年不熄。據說是某一個女性捐贈的。她生前很有錢，信教又誠，所以將全部財產捐給教堂，指定點這一架燈。但我看那燈心太小，又不很亮，點着和熄掉並沒有兩樣。

禮拜堂內排列着許多聖徒雕像，和真的人的大小相同，神態逼真；不過有的爛掉眼睛，有的沒有上顎，缺手壞足，光景十分淒慘，不像禮拜堂，倒像一個醫院。

壁上有很好的壁畫，完全以宗教故事做題材，想必是名手所繪，所以令人生出一種神祕的感覺；不過畫上人物的服裝，却是兩世紀前的時裝，未免犯了「時代錯誤」的毛病。我對於極古的宗教故事是門外漢，壁畫究竟是畫的些什麼人，不大明白。那墓園裏的老牧師——墓碑上說明他死於一六八八年，大概趕得上這壁畫的完成——一定可以解釋給我聽的。但他沒有告訴我。

從禮拜堂跑出來，一羣驢夫圍牢我們，又來兜攬生意。那驢鞍有些特別，墊褥又厚又大，遮住驢的半身，也沒有鞍蹬——或許騎驢子的人目的不在趕路。那些驢夫討價五角錢一點鐘——市價只要一角六分。我們當中有十人左右接受了他們的兜攬，跨上驢子，在這有一萬居民的鎮市上騎驢遊街。

我們出發了。許多驢子在一起跑，步伐大亂；驢夫又在後面趕，用鞭子打，用棒戳，拉直了嗓子嚷，使得驢子心慌意亂，對於騎驢素來沒有經驗的我們便格外的慌張起來。我們每一人後面有一個驢夫，窮兇極惡，跑的真快，始終不會落到驢子後面兩丈以外的地方。我們所經過的街道，許多人伸出頭來，驚異的向我們看着，冷落的費阿爾忽然增添了不少的熱鬧。

白先生的驢子最刁滑，脾氣最壞，向前奔跑的時候總是呈曲線形，既攪亂了我們的行例，又叫白先生手足無措。牠有時候將身體放在牆上擦，不是左邊，便是右邊。跑了一段路，恰巧經過牠主人門口，橫衝直撞，奔到裏面，白先生却跌在街心。費了無數周折，白先生

重新爬上驢子，很想責備驢夫幾句，但驢子的聲音蓋住了一切，他只有忍住不做聲。驢子在轉灣時，又將他摔了一跤，不料倒在當路，絆倒了後邊幾隻驢，於是驢和人跌在一堆——幸虧很輕，像從沙發上滾到地板上那般的輕，都沒有受傷。

我們沿途雖然鬧了不少笑話，但所跑的路却平坦寬闊，美國中央公園附近的馬路却比不上牠。任憑跑到什麼地方，總是鋪着又細又光滑的熔岩石子，漆一般的黑，跟百老匯的馬路差不多。在這樣荒僻的小島上，二百年前就有如此文明的建設，可說奇蹟中的奇蹟。每一條馬路總打掃得乾乾淨淨，高低均勻，不像百老匯馬路的多洞。路旁是連綿不斷的高牆，用石頭築成，外塗石炭，映着牆外的馬路，黑白分明；牆頭上覆蓋着青翠欲滴的樹枝，形成一幅異樣美麗的圖案；有時路兩邊的樹和藤，連接起來，不讓太陽照下來，彷彿是一條小隧道。當地政府每年化了很大的代價，管理路政，才有現在的成績。

橋樑也建築得很好，也是用火山熔岩造成，下面有圓拱，既整潔，又美觀。費阿爾全鎮給我印象的是潔淨素雅，島上居民却異常骯髒，這在世界別的地方很不易找到的。

我們跑了十哩路，遊歷總算暫時有了一個小結束。剛從驢子上下來，旅客和驢夫中間，便發生爭執，吵得挺兇，幾乎震聾了人的耳朵。驢夫忙着爭酒錢，不召自來的嚮導爭着討小費。糾纏了好久，給了他們幾元錢，才把他們遣散。

我們在島上吃到許多新鮮的橘子和檸檬，口福不淺。因為急於開往直布陀羅，在那裏不能過分耽擱，關於亞速爾羣島的敘述，只拿費阿爾一島做代表，就此結束。好在本章不是官場的報告書，隨隨便便是不妨事的。

## 六 地中海要塞直布陀羅

離開亞速爾羣島，開船不到兩天，海上忽起暴風，我們的船在波濤中掙扎，前後達一星期之久。白天我們眼看那如沸的海水，心內盤算大概總有一天，會得坐上救生船逃命的。夜晚閉緊着窗戶，躺在鋪上，拚命的抽烟，外面傳來雷鳴似的浪濤的聲音，每一個人都在戰抖，不敢思想下去；直到半夜過後，才勉強入睡。次日醒來，滿耳又是波濤的聲音了。

一星期之後，我們漸漸有了希望，心內充滿了愉快；因為七月三十日清晨，陸地的影子在薄霧中被我們發現了。大家吐了一口氣，覺得輕鬆了許多，過去所有的焦慮和恐怖，已經化爲烏有。人真是奇怪的動物，快樂的時候容易忘記痛苦——好了瘡疤忘了痛，真正不錯。

船開進直布陀羅海峽，右邊是非洲的青一塊黃一塊的高山，左邊是西班牙式白色的屋頂。海峽最狹的地方不到十三哩闊，無怪牠是地中海的要塞了。

我們先看到猩猩山，據說是赫克爾石柱所在的地方。古人交通工具簡陋，地理知識很少；他們以為猩猩山是世界的盡頭，此外沒有陸地，更不知有美洲。

後來才看到直布陀羅，像一大整塊的石頭，兀立海峽中央，氣象十分雄壯。我想，世界上再沒第二塊石頭有牠這般大了。

直布陀羅這塊石頭，突出海面，長約一哩半，高一四〇〇呎至一五〇〇呎，基部闊約一哩，有一邊異常峻陡，沒有方法攀登上去。易守難攻，形勢極好。下面有一小鎮市，街道十分熱鬧。但到處有堡壘和大砲，火藥的氣味很重，教人有些擔心。

登陸之前，我們旅客當中，爲了到巴黎去的問題，大費唇舌，討論得很緊張。我聽他們對於這問題，日夜開談判，我覺得討厭之至。有人問我：

『你預備經過西班牙到巴黎去嗎？』

『沒有決定。』

但是答案越含糊，問的人越是來得多。後來只好答應跟他們同去；大概不跟他們同

去，我的耳朵總不會清靜的。

在直布陀羅也有嚮導和驢夫包圍着我們，不過說話比較斯文，不像費阿爾的驢夫的那樣的糾纏不清，而且很會說話，對於當地的掌故說來很動聽。一個嚮導說：

『那邊有一座山峯，名叫后椅峯。法國和西班牙軍隊包圍直布陀羅的時候，西班牙有一位王后，將一把椅子放在那裏。她說，「倘若英國人不屈服，不卸下國旗，她永遠不離開椅子。」果然那一天英國旗卸下來了；否則王后会餓死在椅上的。』

我們騎了驢子，在直布陀羅狹小峻陡的石板路上走。我們參觀英國軍隊築的防禦工程。他們將石頭炸穿，在地下築了砲壘，雖說是在地底下，但砲壘裏伸出的大砲高出海面還有五六百呎。這地下砲壘工程浩大，化的時間和金錢真可觀。大砲的射程可以控制兩邊的海洋。站在最高的地方，俯瞰遠處的景物，和在平地完全不同。

嚮導領我走進一個極大房間，裏面沒有什麼陳設，只有兩三尊大砲，砲口從小洞內伸了出去，直對着地中海。從洞口望出去，有一座山峯兀立在夏天的太陽裏。一個兵士告



訴我：

『那邊的高峯名叫后椅峯；西班牙王后曾經在那裏放過椅子。因為那時西班牙和法國聯合攻打直布陀羅，王后也在軍中，她將坐椅放在山峯上面。她說如果英國軍隊的旗幟不降落，她永不離開。後來英國旗真的降落，她才沒有餓死在這椅子上。』

我聽他說的高興，竭力裝出專心聽講的樣子，心裏暗暗好笑；這荒唐的故事嚮導已經交代明白，而且所說的話前後一律，美國人聽了是不生興趣的。

我們在要塞附近勾留好久。驢子跑得已經疲倦了，便讓牠們休息一會。我們立在樹蔭底下看景緻。這地方的風景真不壞。海洋上船隻來往不絕，張了白帆，彷彿孩子們的玩具；但在望遠鏡內却大了起來。五六十哩以外的船隻，用望鏡看上去總很清楚。

到了樹蔭底下，我覺得很爽快，便脫了帽，露出光頭，坐下來乘風涼。不料才休息得稍覺有些意思的時候，白先生的一位嚮導走了過來，要跟我拉交情，指着后椅峯，解釋給我聽：

『那邊的山峯是后椅峯——』

又是一大串的故事演講。我沒有辦法了，只好讓他說下去。在暈船的災難以外，最大的災難大概就是聽重複的故事了。風景如畫一般的西班牙和碧綠的地中海，在我的脚下，需要我去欣賞，期待我去領略，誰耐煩上歷史課呢？

摩耳人曾經佔據直布陀羅二百年的時間。鎮中心現在還有一座摩耳人的廢堡，上面長滿了藤，還有大砲轟過的痕跡，像一個枯瘦的疤痕遍體的老丈！直布陀羅又曾發現一個地穴，內有一把古劍，雕縷精工細緻，又有若干甲冑和錢幣；據歷史家考證，都是古羅馬遺物，因為耶穌降生的時候，羅馬人佔據過這地方。

在那洞穴內，也發現了幾塊人類的碎骨，和動物的化石，樣子有些特別；於是聰明的人下了一個大膽的結論，斷定長這些骨頭的人生活在洪水以前——比羅馬人早一萬年！聰明的人說，直布陀羅和非洲中間的海峽，本來是陸地，所以直布陀羅的化石和非洲現存的動物一樣，而非洲滿山的猴子，直布陀羅也有——西班牙其他的地方却沒有。至

於這話是否可靠，我不是科學家，無法加以批評。

英國駐防直布陀羅的軍隊有六〇〇〇人至七〇〇〇人，英吉利人的制服是大紅顏色，鮮豔奪目；蘇格蘭人的制服，紅藍相間，白褲光腿，樣子又古怪，又神氣，他們遇到西班牙女子，喜歡扭頭頸，送媚眼。

鎮上外國人很多。有繫頭巾穿長袍的摩耳商人，也有放高利貸的猶太人，又有從小亞細亞來的回教徒，五方雜處，語言複雜，現出異樣的不調和。

我們當中有十人左右，祇僱了一隻小汽艇，開往非洲摩耳去。坦支爾是摩耳人居住的鎮市。沿途風景十分優美。我們坐在艙中，看船兩旁被激起的光亮的水花。呼吸着輕柔的夏天的微風，覺得愉快得很。我們的船曾從馬拉巴砲台經過，在那裏停了三十分鐘。馬拉巴是摩洛哥要塞之一，形勢險要，平時不准閒人走進。我們向守兵交涉多時，才放我們進去。但進去以後，大失所望，除了兩架大砲之外，空空洞洞的，毫無陳設，不及直布陀羅地下砲壘那麼堅固，氣象也不很闊大。

我見守兵只有他一個人，覺得奇怪，問他爲什麼要幹這寂寞冷靜的差事。他說他在那裏已有兩年的歷史，因爲工作清閒，每天搨槍守衛之外，沒有其他事情做，就這樣將就住下去了；而且他費了許多周折，各方運動，才有這個好缺的。

我們沒有怎樣耽擱，又回到船上，享受清閒的幸福。但昨夜在直布陀羅買手套的事，總在我腦內盤旋着。

昨夜九點鐘，我們預定全體船客同到戲院內聽音樂，在那裏可以碰到當地許多有名的人物——司令，法官，專員等等，承蒙同船的旅客指示，上戲院如果帶上山羊皮手套，一定很受人家歡迎。所以在七點鐘的時候，我便上街去買手套。走進一家舖子，一個很漂亮的女人招呼我，拿給我一付藍色的小山羊皮手套。我不要藍顏色，但她告訴我，手套應當用藍色，我若帶上藍手套，一定比平時好看。我依從她的話，我帶上去，看一看手，並不一樣好看。我的臉紅了起來。我先試的是左手，嫌小一點。但她說：

『大小恰好！』——我心裏明白不是這麼一回事，却不好意思說出。

我拚命伸進去。她說：

『我看你是帶慣小山羊皮手套的——別的先們初帶的時候，沒有你這樣伸得又快又純熟。』

我窘得很，只得重用一次蠻勁。手套是帶上了，但大拇指從底到尖，裂了一條長縫。她繼續的讚美我，教我沒有辦法，祇得忍氣吞聲，出了兩元錢的代價，將破手套買了回來。我臉紅，氣急，失望，拖着滯重的脚步，走出那倒霉的舖子。同去的旅客跟在我後面笑，昨天晚上在戲院內，始終沒有再拿出來看一看的勇氣。

我對於同伴的譏笑，絲毫不放在心上，因為碰到買手套這一類的事，不僅是我一個人——甚至於他們自己。人在世界上，有做傻子的權利，只有傻子才能活下去；不過「傻」的程度有深淺罷了……

我正在胡思亂想的時候，坦支爾到了。摩耳人爬上汽艇，將我們負在背上，送到他們的小船上，擺渡登陸。

## 七 純粹外國風味的坦支爾

坦支爾是可愛的！我們在直布陀羅得到許多新奇的印象，但總不及坦支爾那麼的深刻動人。我們要享受的異國情調，在旅行中不是沒有獲得，而是有許多地方，異國情調雖極濃厚，但總有些事物，我們在從前已經是熟悉的，雜而不純，失掉牠們的魔力，遠不及坦支爾的純粹劃一。我們需要徹底的外國風景，上下內外，從頭到腳，沒有一點是我們所熟悉的，才有意思。坦支爾正合於我們的理想。

在坦支爾，我們沒有看到一樣熟悉的東西；在圖畫內也沒有見過——我平時最不相信圖畫；圖畫太誇張了。坦支爾的景象只有天方夜談中的描寫勉強可以比擬。看不到一個白人，但我們却被膚色黑黝的摩耳人包圍着。當地有一座石頭城，有了一千年的歷史。城內市面繁盛，人烟稠密。房屋大都是兩層，也有三層的；外面刷石灰；屋頂平坦，像地板一般；整齊得很，一律是正方形——遠遠看來，潔白如雪。屋內毫無陳設，非摩耳教徒照

例不准走進人家的住宅，所以我們只能站在門口張望張望。

街道完全是東方色彩——三呎寬的最多，也有六呎寬的，超過十二呎的祇有兩三條主要街道。最窄的地方，假如張開了兩臂，別人便不能通過。這不是東方特有的色彩嗎？坦支爾除了摩耳人之外，又有阿拉伯人、猶太人，服裝奇突，令人看了覺得異常有趣。我曾遇見一個摩耳人，頭上繫了白布，身穿馬甲，繡滿紅花，褲子很短，只有褲襠，黃色拖鞋，——擱着一根步槍——我猜他是一個兵士。年老的摩耳人却穿白長袍，白鬍鬚，阿拉伯人也穿長袍，但式樣和摩耳人不同。有些人將頭髮剃光，只留腦後的一撮。猶太人在坦支爾有五千，鼻子總是彎的，樣子都差不多，好像是從一個家庭內跑出來的。

那裏的婦女見了人很會笑，使我們在客中得到不少的安慰。

那裏有一個船塢，凱撒在侵略不列顛的時候，曾經在這船塢內修理過船隻，到現在已有二千多年了。

坦支爾見於歷史記載，至少有三千年。赫克爾在四千年以前，圍着獅子皮在這裏登

陸。他在我們走過的街道上，一棒將國王安尼多打死。據歷史家說，赫克爾的確有這樣一個人，而不是希獵故事中的神。

坦支爾人生活在簡陋的茅屋內，時常受異族的蹂躪，靠天吃飯，不曉得奮鬥，所以一天一天的墮落下去。

距離坦支爾二百哩，有一個荒廢的古鎮，古蹟很多，因為時間迫促，不能前去，很是可惜。

坦支爾的商店不像美國那樣的布置堂皇，但價格便宜，招待也很週到。土人籃內帶了雞蛋，牛肉，西瓜到市場上來換日用品，最奇怪的是猶太人，他們好像整天的數銅幣，除招呼顧客的時候，沒有停止過。銅幣很賤，一元可以換得許多。我給他們一元，他們給我四大袋銅幣，我彷彿成了一個富翁。

摩耳人通用價值兩元的小金幣。據說摩洛哥有一次發生戰爭，商人帶的錢幣，在路上常被強盜劫去，於是發明了使用金幣的方法；倘若遇見強盜，便將金幣吞入腹內，起初



幾次很有效。後來日子久了，強盜也聰明起來了，遇見客商，不問他們要錢幣，而是給他們吃一點嘔吐藥，讓他們將金子吐了出來，自己却坐在地上慢慢的等候。

坦支爾屬摩洛哥是一個專制的國家，徵稅沒有合法的手續。政府要用錢，祇須向富人徵收，沒有錢便送進監獄，甚至於宣告死刑。所以摩洛哥想做富人的只居極少數。奢侈實在是一種危險。倘若有人偶然為虛榮心所驅使，露出有錢的面目，遲早總會被政府找到，將他的財產充公。當然摩洛哥不是沒有富翁；但他們的錢是埋在地下的，他們穿了極破極髒的衣服，到處對人家說窮訴苦。

常有人因為有富翁的嫌疑，被政府送在監獄裏面，用種種方法，叫他們熬忍不住，老實實供出他們財產的總額。

猶太人多數入外國籍，靠了外國法律的保護，才能安居樂業。猶太人在坦支爾所以能夠在經濟方面，佔有絕大的勢力，就是這個緣故。

## 八 世界第二古鎮

我們有的人騎驢子，有的人騎騾子，一個嚮導在前面走，經過一座摩耳人的廟宇。那座廟外觀很美，由盜磚砌成，五色斑斕，光彩耀目。我們本想進去參觀，不料嚮導大大反對，說那廟向不准外國人入內，勉強走去，也難免不被攆了出來。白先生不相信，闖了進去，不到五分鐘，就給摩耳人趕出來，神氣十分狼狽，幸而沒有送掉性命，還算徼幸。因為像白先生那樣的基督教徒，只要踏進廟宇一步，早就給他們宰掉了。我自信不夠勇敢，沒有冒險的精神，祇得遠遠的立着，偷看裏面的美麗的噴泉，和大理石鋪成的走廊。走廊盡頭，有兩座石刻的獅子，俊美雄偉，很有藝術價值。

廟內塔上的鐘，幾年前忽然有了毛病，時快時慢，摩耳人用盡方法，老是修理不好。那鐘竟像一個衰老的病人，這一部份好了，另一部份又壞了，他們中間竟難找到一個技術高明的醫生。坦支爾全城軍政要人，覺得束手無策，特別召集一個會議，討論這事，開了幾

次會總沒有具體的辦法。有一天，一個總明的摩耳人計上心來，立起來發言說：

『諸位！我們坦支爾城內只有一個葡萄牙人，會修理鐘表，照我們教內的規矩，是不准進廟的。但是諸位要曉得，建築這座廟的時候，不是特准驢子馱了磚瓦踏進這神聖的門檻嗎？我們何不將這基督教的葡萄牙人當做驢子看待，教他赤了腳，爬進這神聖的門檻，讓他修好了鐘呢！』

這提議全體通過，鐘也修好了。白先生在摩耳人眼內大概也暫時做了一次驢子，所以能夠逃出性命。

我們訪問過摩耳人的監獄，看見許多犯人織蓆編籃。他們都是案情較輕的，倘若犯罪較重，或是犯謀殺的嫌疑，老早宣告死刑了。不久以前，有三個殺人犯在城外執行。摩耳人的槍不很好，技術也不高明。那一次他們將這些可憐的犯人排列成行，像靶子一般，慢慢的開槍，不是殺人而是打靶練習——練習了半個鐘點，才射中全部的目標。

有一個摩耳人偷了人家的牛，他們斫去他的右手和左腿，綁在街上示衆。斫手去腿

的手術也是很遲鈍的。先將手臂或是腿上的肉割去，然後才斬斷骨頭，犯人有時可以巴望活命，不過百分之九十是沒有生望的。但摩耳人很勇敢；犯人受這樣殘酷的手術，毫無痛苦的表情，倘若皺一皺眉毛，或者哼一聲，那是最丟臉的事情，連他們親戚朋友都以爲極大的恥辱。

當地婚姻全由父母作主，子女不能參加意見，從訂婚到結婚，雙方不准見面，不准談心，更不准有祕密的約會。男子接受了他父母替他選擇的配偶，盲目結婚，女子在結婚之後，才除去她的面幕。倘若結婚以後，他懷疑她的貞操，可以離婚；倘若她有重病惡疾，也可以離婚；倘若她不會生兒子，可以打發她回娘家去。

男子若有權有勢，可以有許多妻子。他們稱爲妻，但我疑心內中有許多是妾，因爲據我所知，他們經典上只允許一個男人可以有四個妻。摩洛哥王有五百個妻子，然而究竟有多少，他自己也不知道。

猶太人也有許多妻子。

我看見幾個沒有面幕的摩耳婦人，我真佩服她們的聰明；她們生得那樣的難看，如果沒有面幕，是很難得到男性的好感的。

她們將嬰孩放在包袱內，背在背上，健步如飛。

摩耳人也蓄黑奴。假如黑奴是女性，一旦做了主人的妾，便不再是奴隸，可以擺脫種種不平等的奴隸待遇——這也是他們經典上規定的。

在一星期之中，坦支爾有三個禮拜日；回教徒是星期五，猶太人是星期六，耶穌教徒是星期日。摩耳人信奉回教。正午進廟，在門口脫去鞋子，然後磕頭，誦經，禱告，禱告完畢，仍舊去工作。

猶太人在禮拜日關了鋪子；不可碰到銅器或者鐵器；手指只可插在金幣或者銀幣中間；不可燒飯，凡是用火的工作，一律避免。

摩耳人以爲到麥加去是體面不過的事。從麥加回來，便成爲神聖不可侵犯的人物了。每年有好幾百摩耳人到坦支爾來，都是到麥加去的。多數乘坐英國船，票價十二元；他

們自備乾糧，沿途不可洗浴換衣，要從麥加回來，到家之後，才能洗浴換衣。

摩耳人最懼怕西班牙。因為西班牙在坦支爾沿海有龐大的軍艦，有震耳欲聾的大炮，嚇得他們手忙腳亂。摩耳人和其他的野蠻民族相彷彿，相信他們的眼睛。他們不讀書，也不看報，不知道世界大勢。美國在地中海不是沒有艦隊，因為難得停泊非洲，所以不知美國這一個國家，對於法國英國也很冷淡，但西班牙所提出的要求，總是立刻照辦的。

坦支爾有許多外國公使館；我們訪問過美國公使館。那是坦支爾唯一的美國家庭。客廳內桌上擺滿玩具和報紙，大概公使整天沒有公事辦，只好陪他的太太喝茶看報。到坦支爾當公使，等於受放逐的處分——充軍，我回到美國之後，打算向政府建議，倘若有人犯了罪，沒有相當的處罰，很可以請他到坦支爾來當公使。

然而我歡喜坦支爾——世界第二最古的鎮市。

不過我們不能在那裏長久耽擱下去，因為次日早晨，船就要從直布陀羅開出，我祇好帶了惜別的心境離開了坦支爾。

## 九 到了馬賽

我們的船在地中海內航行——那天是七月四日，離開坦支爾已經一晝夜了。天上沒有一點雲，風吹得醉人，太陽照在水上，光芒四射。大海躺在我們下面，藍得可愛，帶着神祕迷人的魔力。

晚上，月亮出來，海面似乎蒙上了一層輕紗，愈顯出海的溫柔和寂靜，和白天的雄偉恰成一個很好的對照。

那天晚上平安度過，風平浪靜。

第二天傍晚的時候，船開進了馬賽。馬賽是一個藝術化的城市，足以代表西方文明的特色。我們對於馬賽的真面目，急於觀察一下，所以船靠岸的時候，搶着上岸，把艙門擠得水洩不通。一個法國船夫，將一艘小渡船開了過來，迎接我們上岸。我們用法文跟他講，他聽不懂；將船停在海關附近的碼頭前，做手勢教我們上去。海關的檢查員看了一看護

照約略問了幾句話，開了柵門，讓我們進去。

我們餓了，跑進一家小飯店，想吃一點東西。招待我們的是一個老婦，問我們吃什麼。白先生自告奮勇，說他的法國話講得音正腔圓，讓他點菜。我們自然不反對他的提議。不料他說了半天，那老婦總是搖頭。後來或許是白先生餓急了，才逼出一句英國語來：『隨便什麼！』

『先生，你爲什麼不老老實實說英語呢？你說的法國話，我是聽不懂的啊！』

白先生的臉紅了起來，吃飽之後，立刻離開那聽不懂法國話的小飯店。

我們匆匆的走向馬賽城的中心區域。馬賽在過去是我們理想中最美麗的城市，所以我們這時懷了很熱烈的情緒，踏着沈浸在月光中的平滑的街道，向目的地進行。兩旁燈光照耀，店舖林立，穿着華麗的男女從人行道上跑過——充滿了愉快閒適的空氣；到處是熱烈的笑聲。我覺得馬賽的特色是色彩鮮明。許多商店的建築都是銀灰色，沒有紐約那樣的大紅大綠，看了刺目，燈光又是那麼的柔和恬靜，住久了會教人捨不得離開。



我們揀了一家最闊氣的旅館，住了下來，暫時休息。我們又填寫循環簿，註明我們的國籍，年齡，職業，交給茶房——每天警察局要來調查的。

休息不到兩小時，我們的遊興又強烈起來。召了一個響導，帶領我們出去。

那響導領我們走進一個俱樂部。我猜想裏面至少有五百個遊客。四壁全部嵌着鏡子，所以也可以說，連鏡子裏的影子計算起來，至少有五萬。我平生沒有見過這樣偉大的場面！一對對的青年情侶和老年夫婦，分據在大理石面的桌子四周，談笑戲謔，有的喝酒，有的抽煙。女性不論年齡大小，打扮都非常妖媚，塗粉抹脂，煙氣中迷彌着法國特有的香水味道。客廳盡頭的地方，有一座音樂台；樂器是超等的，樂師也是全球聞名的。每隔十分鐘，有舞女出來歌唱跳舞，做出各種富於誘惑的表情；喝采讚美的聲音從客廳各部發了出來。沒有一個觀客不拍掌，沒有一個觀客不大笑。

我們在馬賽的第一夜，在陶醉中度過了，可算心滿意足。但不快樂的事情並不是沒有。

馬賽的旅館跟紐約兩樣，洗浴間內沒有肥皂，儘管你喊破了嗓子，茶房是不替客人拿肥皂的。所以在洗浴之前，必先將肥皂、梳子、毛巾收拾妥當，自己帶進洗浴間。若是喊茶房做事，還不如自己動手。喊他的時候不來，即使來，也是慢慢的教他拿東西，搖搖頭，不懂我說的法國話，說英文，更是不行。不喊他的時候，他跑得來了，輕輕的在你前後左右轉，像春天裏在花間飛的蝴蝶。

不過憑良心說，馬賽旅館的佈置很好。只要打開窗戶，便可看見鮮豔的花朵，香氣雜在微風裏送進你的鼻孔。葡萄酒更是好得不能再好，化上幾角錢，便可以裝滿你的肚子。所以我對於馬賽的印象很好。

第二天參觀動物園。猴子很多，全世界最奇怪的動物都集合在這裏。可惜我因為當天下午要去參觀古堡，沒有耽擱多久，就跑出來了。

那古堡在港口一個小島上，三百多年以前是關禁政治犯的所在，四壁刻滿了犯人的姓名。那些可憐的犯人自從落在他們政敵的手內，關到這裏來之後，永沒重見天日的

機會；歷史家也忘記了他們，他們只有親手將姓名刻在壁上了。牆壁上的姓名是那麽多；多得難於計算。他們有的是富商，地主，貴族和王子。他們不能忍受這殘忍的寂寞，不能忘記外邊熱鬧的世界，更不願永遠埋沒在黑暗的地牢裏。

他們在牆壁上寫下簡略的身世。有一間地牢，只有一個小洞通光。據牆壁上的記載，有一個犯人住在那裏二十五年，沒有看見過人的面孔；他失望，悲痛，呻吟，沒有一點效果，沒有人來理睬他。最低限度的生活需要，每天祇是由看守的人將食物放在竹籃內，用繩子掛了下來——看守的人的面孔也無法看見。他在地牢裏面，將地板牆壁和天花板上，刻滿各式各樣的禽獸和人物。他將一生的歷史，詳細的雕刻出來，像一部活葉連環圖畫。從誕生，求學，結婚，一直到進監，交代得清清楚楚。一般人在快樂的時候，覺得光陰迅速，愁悶的時候便覺得慢了。他在這二十五年中間，光陰一秒一分的挨過去，是多麼悽慘傷心啊！

又有一個犯人在地牢內過了十五年功夫。他在牆壁上寫了一首好詩——他不詛

咒命運，也不表示悲憤，他只希望他的靈魂能夠逃出監獄，到他的故鄉去。在那裏有他的家和所愛的人；而這一切他是永遠見不到的。

那些地牢的牆壁有十五呎厚。小說中若干鐵面人便在那黑暗的地牢中度過一生。有一個牧師在牢內用血寫了一部厚書；沒有筆，他把一根細鐵棒的一端磨尖，蘸了自己的血，一筆一筆的寫在壁上；沒有燈，將平日吃的奶油節省下來，沒有燈芯，撕下衣服來代替；所以這位牧師完成他的著作，確是經過一番悲壯的努力的。這座古堡雖然現在失去效用，但在歷史上自有牠的地位。牠代表人類的殘忍的劣根性。然而使遊客留戀不捨和感覺有趣的原因也就在此。

## 一〇 巴黎的屠場——理髮店

離開馬賽，坐了五百哩的火車，向巴黎進行。

法國是一個美麗的國家——一個大型的花園。坐在火車裏，每天看到綠色的平原和無邊的草地。偶然看見幾叢白的野花，給人一種純潔素雅的印象。沒有一些骯髒的東西，也沒有一些破爛的建築——沒有那一樣東西不使你看上去稱心滿意。

我們也看到萊茵河靜靜的從生滿野草的堤岸中流過；紅屋頂的村莊常有禮拜堂的黑十字架聳立在上面；地平線上蹲伏着封建時代的舊城堡；我們像在樂園中奔馳，又像在仙境中巡禮。

這時候，我才明白法國一首古歌所描寫意境。那古歌說：

「——青色的田野和在太陽裏的葡萄園，

法蘭西是多麼的值得留戀的樂土！」

法國真是樂土。用「青色的田野」和「太陽裏的葡萄」來代表法國的景物，那是再恰當沒有。法國人自稱沒有第二故鄉，因為他們的故鄉太可愛了。

我們坐的是頭等快車。每一節車子有五個大房間，每個可以容納十個客人。大房間再分做五個小房間，兩人合住一間。座位上墊了很厚的皮，又軟又舒服。倘若不喜歡和人家來往，可以把門鎖起來，因此討厭的小販也不會闖進。你可以在裏面抽煙，談天，寫文章和打瞌睡。

車上供給豐盛的午餐和晚餐。每次有牛排和新鮮的葡萄，酒是整瓶的放在桌上，聽你怎樣喝。喝醉了茶房將你的門鎖了起來，你決不會跑出來闖禍。而且據說旅客因喝醉了酒，而在火車上肇禍的事很少；我也沒有親眼見過。

經過里昂的時候，我沒有下車。到巴黎時候還早。車站內站着許多挑夫和旅館接客的茶房，順序排列在火車兩旁，聽客人選擇。你需要那一個，他立刻跑過來，沒有搶生意的舉動；而且靜悄悄的，他們不喊叫，也不喧嘩，只是很有禮貌的向客人脫帽鞠躬。

旅館內接客的茶房替我們僱好車子，將我們接到旅館。揀了一個有床鋪的房間，住了下來。天剛黑時，我們走到一家餐館，吃了晚餐，很是滿意。我們吃晚飯的時候，不在餐館裏，而是在街沿的樹蔭底下。兩百左右的顧客坐在一塊，沒有國籍的偏見，而是洋溢着溫暖的人情。隨便那一位顧客，倘若聽到什麼新奇的消息，或是有什麼新的見解，隨時可以向大家發表。菜餚的味道很不錯，招待又很殷勤，我以為巴黎是餐館最好的地方。

理髮店便不高明。我們先前以為巴黎是世界著名的城市，理髮一定很考究，所以半個多月沒有理髮，想到巴黎來嘗試一下。因此離開餐館之後，唯一的事情便是尋找理髮店了。

我們對於巴黎理髮店懷着絕大的希望。希望理髮店內有厚厚的沙發，讓我坐在上面；四邊有優美的畫片，鍍金的家具，和精緻的窗戶，窗上蒙了絲織的窗簾；我沈浸在醉人的香水氣味裏，遠處傳來微弱飄渺的樂聲；我一面理髮，一面享受巴黎特有的給人的安慰。但是跑了足有一個鐘點，還沒有發現一家理髮店。

跑到兩個鐘點之外，把巴黎的街道幾乎走遍了，仍舊沒有效果。我們在每一條街上，總遇見一兩個做假髮的店鋪，製成的假髮陳列在櫥窗內，花樣繁多，標明價格，最貴的竟標價一二百元，大概只有貴族才買得起。櫥窗後面，却有人身上圍了白布，彷彿理髮匠一樣，時常睜大了眼睛，翹起鬍鬚，向來往行人張望。我們疑心這便是理髮店，但窗外並沒絲毫標幟。恐怕走錯，遲疑了一會，終於硬着頭皮，成羣結隊的衝了進去。

原來正是理髮店。理髮匠問我要那一個上等房間。我說只要理髮，在外邊也無妨，不必什麼房間。他說理髮要在房間裏，這是巴黎的規矩。我便依了他們的巴黎規矩。他將我帶入一個又窄又小的房間，壁上掛了大大小小的剃刀，像醫生的外科手術室，又像紐約的屠場。沒有窗戶，當中燃了一盞不很亮的燈，四壁漆黑。我坐在硬而矮的凳子上，聽候他來開刀，對於巴黎理髮店所有的希望都化爲烏有！

我無可奈地坐在凳子上，裝出鎮靜的樣子。剪髮的時間很短，不到五分鐘就完事。隨後他從壁上拿下一把闊一點的刀子，替我修面。先在我面前立了幾分鐘，狠狠的看着我。



的鬚鬚。我的鬚鬚既不太硬，又不太多，他却肥皂水拚命的刷上去，使我滿嘴都是。他用力剃括，教我哭笑不得。停了一會，捧來一盆沸水，揪住我的頭，替我洗髮；水從髮上流到頸子裏，像瀑布般的滴在衣服上，滴在地板上。他要來梳頭髮，被我拒絕了。

我用手帕護着臉，從理髮店內逃了出來，我不再希望嘗試這種風味了。倘若巴黎的理髮匠會到紐約來，我也要照樣的報復他一頓。

當夜十一點鐘，我們在小咖啡店裏喝了幾杯咖啡。回到旅館，不久便已入睡。

我們到巴黎的第一夜，是在這悲喜劇的場面中度過的。

## 一一 非教你化冤枉錢不可

第二天早晨十點鐘才起牀，穿好衣服，立刻去找旅館的賬房先生，託他替我們找一個嚮導。他說這幾天巴黎突然添了許多美國旅客，嚮導不夠分配，平時他有一打左右的嚮導聽他調遣，現在只剩了三個在他跟前了。他將三個嚮導叫了來。第一個相貌兇惡，彷彿一個海盜；立刻打發走了。第二個說的滿口破碎雜亂的英語。他說：

『先生們倘若需要我的時候，我很榮幸，我可以領導你們去遊玩巴黎最美麗的地方。』

措詞雖還客氣，但發音重濁，聽起來非常刺耳，文法又攪不清楚，我們也只好請他另外高就。第三個人才中了我們的意。他穿着樸素，但很清爽，樣子不討厭。帶了一頂絲絨呢帽，雖然舊一點，却刷得乾乾淨淨。手上帶了一副舊貨店買來的羊皮手套。拿一根有象牙彎柄的手杖。跑路很斯文。不多說話，說起來却有頭有尾，毫不雜亂，也不誇張。我們看中了

他，將他僱了下來，沒有談到酬勞；因爲他那種紳士氣派，我竟不好意思開口——提到金錢似乎太小派而近於市儈了。我們請教他的姓名，他遞來一張名片：

A. 癩爾卡得

導遊巴黎，法國，德國，西班牙各地

我們看他的名片，覺得平淡無奇，也就不再說什麼。他不待吩咐，替我們僱好一輛敞蓬馬車，引導我們去吃早餐。走進餐館，我們坐了下來，他却站在旁邊，很抱歉的對我們說，他餓了肚皮出來，現在要告五分鐘的假，到隔壁小館子裏吃幾塊麵包，馬上就回來陪伴我們。我們見他說的那樣婉轉客氣，不忍他受餓，便邀他跟我們坐在一塊，不要他破鈔。他連連鞠躬着說：『不敢當！』同時他又說，假若一定要體貼他的話，他就坐在隔席敬陪，因爲照巴黎的規矩，嚮導等於僕役，不應當和主人同席的。

又是巴黎規矩！我們上了這騙子的當了！

從此以後，他時常肚皮餓，又時常口渴。他每天到旅館裏來得很早，去得很遲。他從飯店的門口走過，總得拉我們進去喝幾杯酒，或者點幾道心愛的菜，自斟自酌，讓我們會東道。我們曾經有兩個星期的時間，儘量的供給他吃喝，希望填滿了他的肚皮，免得他老是饑餓。不料這位先生的胃口很好，從來沒有碰到他滿足的日子。所以我們的試驗完全失敗，以後便不再做這傻事了。

他又常勸我們買東西。我們買的東西越多，他越高興。凡是買襯衫襪子皮鞋手套的舖子，他好像都很熟；到一處買一處，好像到巴黎來的唯一任務便是買東西。後來有人告訴我，旅客買了東西，嚮導在暗中是可以拿個佣的。

有一天，我們中的一位醫生，偶然跟他談到，要在巴黎買幾件綢襯衫，帶回去送人。他聽了記在腦裏。我們坐的馬車走了不到五分鐘，他便吩咐車夫停車。

『停下來做什麼？』醫生問。

『這是巴黎最闊氣的內衣公司，』他說。

『你爲什麼教車子停在這裏？我們今天早上就跟你說過，我們要去玩盧維宮。』

『我以爲醫生先生要買內衣，所以領到這一家鋪子來的。』

『我買衣服，隨便那一家好買，用不着你費心。走吧！』醫生的臉沈了下來。

走不到十五分鐘，馬車第二次停下來。醫生對他說：

『好富麗的盧維宮啊！拿破崙皇帝就是住在這裏的嗎？』

『別開玩笑了，先生，』他說。『這不是盧維宮，皇帝沒有在這裏住過。我們將來纔會到那裏去的。不過這一家鋪子的貨色的確不錯，價錢——』

『我知道價錢公道。我老實告訴你，今天我無論如何，不買東西，要到盧維宮去。走吧！』不到三十分鐘，車子停在第三家內衣公司門口。我們大家都冒火；但醫生有了年紀，修養的功夫深，還是慢吞吞的跟他辦交涉。

『這總是盧維宮了吧？真好，嬌小玲瓏！建築得新穎別緻，在世界上難找到第二個這樣的地方——』

「對不起，先生，這不是皇宮，這是——」

「是什麼呢？」

「——這是內衣公司。」

「我老早說過，今天不買東西，我們急於到盧維宮去玩。」

「我們只要停幾分鐘，就可以買幾套頂漂亮的衣服。你看，花樣這樣多，顏色又鮮

豔——」

我們氣得發昏，章第十二，那天盧維宮沒有去得成，時間就斷送在這幾家倒霉的內衣公司上。我們白白的請他吃了一頓早餐，幾杯香檳！

我寫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故意挖苦巴黎人，而是表揚嚮導的刁滑可厭。而且天下烏鴉一般黑，世界各大城鎮的嚮導都是這樣，不僅是巴黎一個地方。他們見了陌生的美國人，總是槍花百出，叫你不能不上他們的圈套。倘若對於當地情形略微明瞭，他們的手段更高，方法更精，非教你化冤枉錢不可。

## 一一一 屍身陳列所

我們去看過諾特爾·丹姆大禮拜堂。

建築是哥德式，上層有幾座正方形的塔，四周排列着石刻的聖徒雕像。他們從高處冷靜的<sub>冷</sub>看着下面。耶路撒冷的主教在六百多年以前，曾經立在他們底下，向第三次出征的十字軍說教。自從那天之後，這些石像見過不少熱鬧激動的景象。他們見過全身甲冑的武士從聖地歸來；見過大革命中的大屠殺；或許有一天，他們可以看到民治的法蘭西政府成立。我希望他們能說話。他們說的話是值得聽的。

那裏在二千年以前，本來有一座廟；公元三百年的時候，改建耶穌教禮拜堂；現在的這座禮拜堂是一一〇〇年奠基的，屢經增補和修理，才有今日的規模。

我們在外邊瞻仰了兩三小時，然後走到裏面。窗戶全是顏色玻璃，嵌成聖徒的像，有藍色，也有黃色，十分好看。辦事人取出一件繡花長袍，是主教拿破崙一世加冕時所穿。

又有一件血衣，是巴黎主教一八四八年殉難的紀念品。這一位主教在大屠殺的時候，企圖勸告革命黨停止暴動，被革命黨槍決。他腰間掛的銀十字架，被人丟在河內，埋在爛泥內十五年之後，才被人發現。嚮導曾經告訴我發現十字架的一段神話，可惜我沒有注意，現在已忘記了。

我們又曾參觀巴黎特有的屍體陳列所。

剛進門，便有一個大房間，掛滿死人穿過的衣服；有一件粗呢大衣，是淹死的人穿過的，水淋淋的挂在那裏；有幾件精緻的女性的內衣，襪子，乳罩，上面滿是血跡；還有一頂帽子，好像被什麼東西軋過了，也有血。一個淹死的人躺在一座石牀上，渾身腫漲，呈紫黑色；手中緊握着一叢樹根——充分表現了在死的邊緣上作最後掙扎的姿態。龍頭內的水像雨一般的滴在死者的臉上，更顯出死神的殘酷來。

這一切當然都是偽造的，但偽造得太道地了，教人忘記是假的，而陷在慘厲的霧圍裏。



男女遊客跑到這裏，往往手抓住鐵欄干，很急切的向內探視；也有人走了跟前，約略一看，便掉轉頭，像很失望的樣子，走到別處去。

人真是神祕的動物。在某一個時期，喜歡找一點強烈的刺激，來麻醉自己。到屍身陳列所來參觀，固然是這樣，有人喜歡每天夜晚上戲院聽戲，又何嘗不是這樣呢？

另一個夜晚。

我們到郊外一家最有名的舞廳去觀光。那一家舞廳開設在一個別墅裏，是法國高等人士娛樂的場所。因為要看一看巴黎的社交生活情形，所以教嚮導領我們去。嚮導代我們買好二等火車票，走入車廂裏面坐着許多紳士和名門閨秀，扳着面孔，不交頭接耳的談話，也沒有聲音，完全是上等氣派，但抽煙的很多，男女都有，將整個的車廂薰的煙霧瀰漫。

三十分鐘之內，到達目的地。舞廳外邊是大花園，有數不清的花牀和整潔的草地。路邊搭蓋了幾家臨時小店，販賣紙煙和冰淇淋，櫃台前擠了許多顧客，生意像很不錯的。

樣子。舞廳門口，立着幾個穿制服的僕役，見有遊客進內，便趕到接帽子和大衣，慇懃周到，你出來的時候，不讓你不多給他們小賬。我們坐下的時候，舞女正跳着吉格舞，看去非常活潑輕快，逗得紳士們拍掌喊好，幾乎將喉嚨震破。大概跳這種舞，只要年紀輕，大腿抬得高，便算精采了；不過醜態百出，在我不感覺興趣的。坐不到半個鐘點，我就離開舞廳。

第二天，我們決心到盧維宮去——當然沒有買綢內衣。盧維宮的風景很不容易描寫，大概富麗兩個字勉強可以包括。但印象給我最深的却是保爾東尼公園，規模的大，在世界很難找到跟牠彷彿的花園。因為保爾東尼好像一個集體花園，一大串的花園連接在一起，大花園內有小花園，跑了一個又是一個；裏面道路又寬又平，有森林，有湖泊，又有瀑布，在美麗的大自然間加上人工的修飾，越發覺得動人。有一棵古樹，據嚮導說，那上面有手槍子彈嵌着，是暴徒狙擊俄羅斯沙皇遺留下來的。倘若這棵樹長在美國，出事之後不到五年，早就給人斫掉，丟在腦後了。但在巴黎却當着寶物看待，保存到幾百年之後，這樹枯死了，一定會在原地方，再栽一棵樹，留做永久的紀念的。

### 一三三 法蘭西國葬區域

法國的名勝最使我們不容易忘記的是彼爾·拉·采士。

拉·采士是國葬區域，埋葬在內的，不一定全是貴族，凡於國家社會有特殊貢獻的人物，都可永久的葬在那裏。

又是一個有名的城市，沒有都市的喧囂，却有山林幽靜恬逸的特色。城內有四通八達的公路，鮮豔的花草，乳白大理石築成的廟宇。宮殿雖不多，但材料名貴，隨處表現着藝術氣味非常濃厚，富麗而不惡俗，其他國家的宮殿建築都比不上牠們。

我們立在聖·丹尼斯教堂的墳場上，對着法國歷代帝后的墳墓，表示無限的敬仰——葬在聖·丹尼斯墳墓的帝后共計三十代，有許多紀念品，例如盔甲畫像，都陳列在禮拜堂內。我們看到這些珍貴稀奇的古物，不由不懷想到悠遠的古代。他們曾在歷史的舞台上扮演過重要的角色，現在却長眠在這裏；一切的恩怨是非都留給後人憑吊了。

國葬區域無形中是公民教育的絕好幫助。牠鼓勵人民爲國家社會服務。第一個提倡聾啞教育的西卡便埋葬在這裏。發明瓦斯燈的科學家，介紹馬鈴薯來救濟幾千萬快要餓死的同胞的種植家和王子馬希雷諾長眠在一處。許多化學家，天文家，名醫以及小說家如莫利哀，巴爾札克，也都在這裏。法國的名人，凡是在世界有相當地位的，差不多全在聖·丹尼斯墳場。

哀比和海洛茜兩人的墳墓，最能引起遊客注意。無論是誰，走到他倆墳墓前面，總得在那裏停一停仔細看看。但他倆的歷史知道的人很少。我現在借這一個機會，介紹在下面：

海洛茜在七百六十六年前誕生。幼年跟着叔父過活。叔父教她認拉丁字。到了十七八歲的時候，哀比恰巧到巴黎來教書，無意中兩人相遇，發生了愛情。哀比寫信向海洛茜求愛，海洛茜很客氣的答覆了。哀比又寫，海洛茜又答覆了。因此哀比很想和她當面談談。哀比教書的學校距離她叔父的家很近。她叔父的姪兒正要跟哀比唸書，見他自己

跑上門來，高興不過，連忙答應，並且請他教姪男姪女的書；不過教書是有條件的，老師應當盡義務。

他認為有機可乘，便天天去教書，心內非常得意，寫信給他的一位朋友說：

『我對於她叔父的忠厚老實，覺得又奇怪，又感激；他將一隻羔羊放在餓虎的掌握之中，我更表示萬分的奇怪。換句話說，完全出於我的意料。海洛茜和我，在教書的烟幕彈下面，儘量的談情說愛。書攤在我們面前，然而我們談愛情的時間，多於講解的時間。我們的嘴唇不是用來讀書，而是用來接吻的啊。』

後來他倆，一個做了僧人，一個做了尼姑。哀比死於一一四四年，二十年之後，海洛茜也死了，一八一七年合葬到采士來。他倆的情書是有名的文學作品，喜歡讀的人很多。

我從采士回來之後，有人從巴黎往英國去，預備隔幾個星期，到那不勒斯仍搭原船；我却約了幾個同伴，打算從凡爾賽，熱那亞，經過意大利，仍舊回到馬賽。

## 一四 凡爾賽離宮

凡爾賽是皇室離宮的所在，又是一個美麗古怪的地方。你到了那裏，你得驚異讚嘆，以爲那不是在人的世界裏，而是天上的樂園，你的頭腦會得感覺暈眩，環繞在四周的美景使你幾乎以爲是在夢中。它像音樂一般的教人陶醉！一座一座的宮殿延伸在你面前，彷彿無窮無盡；每座宮殿之前總有廣場，可以容納幾萬軍隊；空場四周有彩虹般的鮮花，排列成行；花中間有數不清的銅像似夏夜的繁星；空場盡頭都有石級，通到下面，跑下去便是一座宮殿，宮殿前面也有空場，也是同樣的有花草，有銅像——有許多銅像是噴泉，噴出如烟如霧的水珠，交錯參差，在空中織成各式各樣的珠簾，光芒四射；路上鋪滿了綠草，踏上去沒有聲音，而且四通八達，兩邊盡是高低一律的樹木，像屏風也像甬道，有幾條路便在這些甬道中通過；到處可以看見碧綠的湖水；湖上有遊艇，你遊倦了，不妨躺在裏面休息一下。偌大的凡爾賽竟沒有一處沒有宮殿，沒有一處不擠滿了遊客。男男女女，老

老少，都挽着手臂，拉拉扯扯，有跳舞的，也有歌唱的；他們忘記了憂愁，也忘記了不幸的人生。

凡爾賽很值得遊玩。沒有那一樣不偉大，你找不着渺小的東西，更找不着不名貴的東西。銅像是大的，空殿是大的；一切的距離和體積都是大的。

我已往以爲文學家和畫家描寫凡爾賽的風景，未免過於誇張，世界上那裏會有這樣的所在；現在我才明白，文學家和畫家筆端的凡爾賽遠不及實地的偉大美麗；他們只不過描寫了百分之一，其他的百分之九十九，他們是無法來形容的。

我已往曾經埋怨路易十四，他不應該化了幾萬的代價，來造窮極奢侈的凡爾賽離宮，而讓老百姓挨餓，連黑麵包都吃不着？但在現在我是原諒他了。

他圈了六十哩的地，建築這凡爾賽離宮，又從巴黎造了一條公路，通到這裏來。他每天派三六〇〇〇人來工作；因工作太苦，而死了的工人，多在黑夜用牛車拖了出去，據說死的工人很多。

當時有一位貴族婦人，對路易十四曾經說過一句老實話，認為「不很經濟」；而我們現在能夠享受而認為萬分滿意的便是這「不很經濟」的離宮。

我平時痛恨用人工來裝飾園林或者庭院，覺得那是惡俗愚蠢的行爲。我們在小院子內，栽了幾棵樹木，將這幾棵樹木攀成一兩種式樣，自以爲新奇別緻，其實是難看得要命。

凡爾賽也用人工裝飾，但並不討厭。他們栽了二十萬棵樹木，列成雙行；每一棵樹，在距離地面六呎之內，不讓他有岔枝和葉子；六呎以上才有枝幹出去，這一排的枝幹恰巧跟那一排的枝幹相交，糾結起來，便形成一條枝葉的甬道。他們事前有精密的計算，所以甬道的高低闊狹，完全相同。樹木的式樣有五十多種，所以不覺得單調，而只覺得美觀。每一條甬道的樹木，各有一種特殊式樣，——在複雜中求單純，變化中求統一，這才合美的條件，也才是真正的新奇別緻。

路易十四在凡爾賽離宮工程完竣的時候，告訴他的情婦說，他爲她造了一座人間



的伊甸樂園。情婦說；她不希罕甚麼偉麗的宮殿，只希望宮內有一兩條甬道，兩旁栽滿樹木，夏天時候，兩人坐在馬車內，可以享受樹木的濃蔭。結果便是這綿亙數十里的甬道。

我們參觀了一百五十座畫廊，看過無數著名的雕刻，覺得這許多藝術傑作，沒有一年半載工夫來欣賞，真是辜負了牠們，圖畫多以法國歷史做背景，活潑生動，一幅有一幅的精彩，像我這樣的一個門外漢，是不配來讚美的。

我們又看過皇帝和皇后的寢室；有一張牀，拿破崙曾經睡過的。有一張桌子，路易十四和他的情婦曾經在上面用過膳；桌子放在一個機關上，菜快完時，揪一下機關，桌子便沈下去，換上一道菜。寢室中以路易十四的寢室最爲奢侈，大革命的時候，暴動的民衆將他和皇后從那寢室內拉了出來，押到巴黎去，以後永遠沒有回來。

法國皇帝所坐的馬車也都保存得很好；車身全鍍過金，沒有別樣顏色，沒有國家大事，或者參加盛典，皇帝是不坐的。每一輛車子有一個特別式樣——車身有的像老虎，有的像獅子，又有的像天鵝——精巧玲瓏，一定是名手的心血結晶。

在凡爾賽沒有多耽擱，別了所有的宮殿花園彫刻和噴泉，仍舊回到巴黎去。半途曾在聖·安多尼勾留了兩小時之久。那裏的街道狹小彎曲；兒童衣服襤褸，滿臉是污泥；店舖貨物雜陳，彷彿垃圾堆。聖·安多尼最大的買賣是估業，陳列的貨品大部份是舊得不能再舊的衣服；定價很貴，當地的人要舖子打上倒五折，才肯買下來。社會治安也時常發生問題。有七塊錢，就可以買動流氓，在僻靜的街道上將人殺死，把屍身丟在塞茵河內了。不過聖·安多尼雖然窮苦，貧困，流滿了罪惡，却是法國大革命的發源地。人民愛好自由，不願受專制政體的宰割，沒有方法忍耐下去，於是發動革命。現在那裏的市政很有進步，狹小彎曲的街道已難得看見，謀殺的事不及從前盛行，人民的生活也逐漸改善了。

## 一五 熱那亞

我們又在海上了。

但有三夜工夫，我們的甲板上，却在戰爭狀態之下。第一夜，英國船上的水手喝醉了酒，向我們船上的水手挑戰。他們答應下來，把英國水手打的落花流水，雙方頭破血流，都有受傷的人，幾個傷得輕的，被關在船主室內，次日早晨才釋放。第二天那幾個英國寶貝又來了。他們要重決雌雄。船主不答應，不准水手打架，將昨夜打得最兇的關在艙內，不放出來。英國水手找不着人，以為怕他們，所以不敢露面；在船上嘻嘻哈哈叫了一陣，像一窠蜂似的走了。第三夜，英國水手又來，在甲板上亂叫亂跳，百端辱罵，使我們的水手沒法再忍耐下去，血戰於是重新開始，打的比第一夜更精采。英國水手這才死心塌地，不再來招惹是非，我們的耳根才得清靜。

我們在船上，本來和在家差不多。性情相投的人時常在一起，吃飯的時候又總有幾

雙熟面孔可以看見。自從到馬賽之後，各人遊歷的路線不一樣，所以這一次有許多熟人不在船上。慕爾在英格蘭，賈克在瑞士，查禮在西班牙。白先生也沒有回來，而且沒有人知道他的行蹤。我在船上雖然跟從前一樣的有說有笑，也一樣的喝酒抽煙，但心內老是記掛着這幾個可愛的朋友。

一個夏天的早晨，我們的船航近意大利海岸，不久便看見熱那亞了。牠聳出海面，大建築反射出來的光彩，像幾十面小鏡子，在海岸上搖擺。

我打算在這裏多耽擱幾天——因為過去我一登陸，便東奔西走，難得在一個地方停留兩夜以上的時間；熱那亞是地中海沿岸風景最佳的地方，有許多美景值得留戀，借此機會，我很可以休息一下了。

我在熱那亞耽擱下去了。熱那亞有一二〇〇〇人口，至少有三分之二是女性，我想。女性當中三分之二是漂亮的。她們穿的衣服，又富麗，又時髦，可說是儀態萬方，或許只有安琪兒才可以比得上她們那樣的美麗姣好。不過嚴格說起來，安琪兒還不及她們；因為

安琪兒是不穿衣服的——至少在畫上是如此。而她們從頭到腳蒙上一層雪白的輕紗；多數頭上罩的白網巾，從腦後一直垂下來，像是薄薄的霧。她們都是很美麗，有蔚藍的眼睛，但眼睛黑似點漆的似乎更多。

在市中心的山頂上有一座公園，是當地青年男女集會的場所。每天晚上七點到九點是他們在那裏會面的時間，吃幾杯冰淇淋，將夜晚快樂的消磨過去。我們在一個星期日的晚上到那公園裏去。園內足有二千人，大半是青年男女。男的穿了巴黎最新式的晚禮服，女的披上白色的絲外衣，在樹林中來往走動，彷彿是許多白蝴蝶。等到音樂隊奏起樂來的時候，他們便擁抱着跳舞，月光和瓦斯燈的光輝融成一片，園內的景象顯出格外的熱鬧。但這種熱鬧和一般都市不同，鬧中有靜，充滿了詩意，並不覺得惡俗討厭。有少數沒有參加跳舞的少女，很悠閒的在園中散步，我看總很美麗。在熱那亞選擇愛人真是爲難的事，因爲好看的女孩子實在太多了。

在熱那亞抽不得香煙。你的煙頭剛丟在地面，立刻就有人檢了去。那許多自由職業

家眼明手快。你的香煙才拿出來，他們餓虎般的眼睛便釘牢香煙，估量什麼時候可以抽完，叫你不意思抽下去。你的香煙丟了下來，他們便搶上幾步，將煙頭檢起，捏熄，藏入口袋。那天晚上有一位檢煙頭的專家，跟了我們在公園內跑了一夜。我們走到那裏，他跟到那裏，逼得我們將還有大半枝沒有抽的香煙，忍痛摔在地上。另有幾個專家想插上來，然而經他囁咕幾句，便無條件的屈服，悄悄的走開——他首先發現我們，所以我們做了他的俘虜，別人不得分肥；這大概是不成文法的規定。

那夜檢煙頭的人收獲很不錯，我們離開公園，他或許也立刻走了，將煙頭賣給煙草公司，因此我也掉轉筆尖改換一個題目。

熱那亞古有「宮殿的城市」之稱。城內到處有古代的宮殿，內容雖還華美，外表却頹敗不堪，在形態上已經失去藝術價值。所以歷史家喜歡用美麗的字眼來形容熱那亞，我想還不如用那些字眼來形容熱那亞的女性較為妥當。

我們曾經看過許多宮殿——由巨塊石頭砌成，扶梯也是石頭的，地板都是大理石

的房間內挂滿名家的繪畫，牆壁上挂着許多古代盔甲和貴族婦女的服裝，死氣沈沈，我們彷彿在古羅馬遊歷，又彷彿在幽靈的窟穴裏活動。我們的愉快的精神漸漸消失，興緻也漸漸的淡薄。所以看了幾處之外，便沒有勇氣到別的宮殿裏去。我們平時不相信有鬼，但在這個時候，却好像有鬼在前面走。他在你走進那一個房間之前，會得告訴你那房間內有多少繪畫，多少古物；你的背脊會得漸漸發涼。我希望這許多霉爛的宮殿趕快倒塌，即使全部古物都犧牲了，也沒有什麼可惜，因為給人的印象太荒涼慘厲了。

我們和在巴黎一樣，也僱了一個嚮導。世界上所有的嚮導都不可救藥，都有饑病，熱那亞當然也不例外。將來我在另外一章裏，要鄭重介紹一下，這裏暫時少說一點。

據他說，熱那亞能夠說英語的，除他之外，只有兩個人。他告訴我們哥倫布誕生的地方，但過了一會，又說是哥倫布的祖母誕生在那裏了。我們叫他講哥倫布的故事，他便東拉西扯，說上一大套意大利語。他只能說一兩句勉強聽得懂的英語，說多了便會露出馬脚來。

我因爲忙於遊歷，有幾星期沒有踏進禮拜堂一步。然而熱那亞的人民對於宗教似乎特別熱心。市內每隔兩三百碼便有一座禮拜堂。街上到處可以看見黑衣的僧人，禮拜堂的鐘，整天敲個不住。倘若立在街頭，每隔兩三分鐘，定能看見一個胖得要命的僧人，括光了鬚鬚，穿了玄色長袍，腰間束着帶，挂着十字架，穿了拖鞋，或者赤腳。他們好像除了傳教，只有吃飯，所以才養得這樣胖的。

熱那亞禮拜堂是當地有名的古建築；石柱，壁畫，祭壇，都很偉大莊嚴。我却不感到興趣。據說大部分建築——從門口一直到祭壇——在耶穌沒有誕生之前，猶太人已經造好，沒有動過，所以現在的規模，仍舊是二千年前的老樣子。我以爲這是牽強附會的傳說，因爲有許多地方，充分表現出是後人修補過的。

在這許多大禮拜堂之間，能使我感到興趣的倒是聖約翰禮拜堂。那一個小禮拜堂每年只有一天允許女人進去。裏面有一隻小石盒，據他們告訴我，藏着約翰的骨灰；石盒四周繞着一根鐵鏈，又據他們說，便是鎖他用的鐵鏈。我們不希望人家反對他們的說法，



但也不能斷定他們的說法是對的。——第一，我們在另一禮堂內，見過約翰全部的骨灰；一個人的骨灰決不能放在兩處地方。第二，那個鐵鏈又瘦又細，我們可以將牠扭彎，拉斷；我想約翰將牠扭彎，拉斷，也並不十分困難。

此外還有許多宗教古物，因為沒有什麼特殊趣味，所以不再敘述下去。

熱那亞好像是一個石頭建築的都市。宮殿是石頭的，房屋是石頭，街頭也是石頭的。一切都是石頭的。普通建築有一百呎寬，一百呎高。牆壁厚約四五呎。街道闊約四呎至八呎，多數彎曲。在街上散步，兩旁盡是又大又高的房屋，抬起頭來，只能看到像帶子一般的天空，人好像在深谷中行走；倘若沒有指南針，東彎西曲，一定會像瞎子般的迷失方向，不知道那一條是出路。因為氣候太熱，這一種彎曲的街道和臃腫的石頭房屋實有避暑的作用，倒不能不佩服當地人民的聰明。

幾百年以前，熱那亞也有過黃金時代，這許多大建築都是那時候遺留下來的。那時候熱那亞在地中海擁有雄厚的海軍，商業很有些潛勢力，人民富庶，所以才有餘力經營

這許多大建築，大建築外貌固然大部分已經頹廢，色彩黯淡；然而裏面的壁畫仍舊小部保存得很好。多出當時名畫家的手筆，畫上的人物也很生動。爲什麼將這許多傑作埋沒在破舊的石頭建築內，實在教人不明白。我在歐洲，到過許多城市，凡是著名的壁畫，都設法保存在外觀整潔管理嚴密的大廈裏面，從沒有像他們這樣隨隨便便滿不在乎的現象。

不過房屋究竟是石頭的，比一般建築材料要來得耐久，或許在一兩百年之內是不會全部倒坍的。

熱那亞在中世紀是歐洲列強之一。船舶佈滿地中海，裝載貨物，來往君士坦丁堡和敘利亞之間。現在這許多石頭房屋當中，有許多在當時是貨棧，商人從東方運來的珍貴貨品堆存在那裏，經過相當時期，才裝船運往歐洲其他城鎮。熱那亞當時是一個很小的國家，人民嗜好戰爭。九百年前和比薩同受鄰邦侵略，抬不起頭，後來他們發奮圖強，努力軍備，終於將鄰邦打敗，和比薩瓜分所奪來的土地。強盛時期的勳貴大臣，現在他們的後

裔仍舊據着祖遺的石頭邸宅，度着優閒的生活。旅客走到那裏，他會指着壁上挂的畫像，告訴你誰是他們最光榮的祖先。他們對於過去是異常自負的，雖然畫像上已積滿了灰塵，祖先已經成爲歷史上的人物。他們崇拜過去，忽略現在，或者也是他們一天一天沒落下去的原因吧。

我們住的旅館，就是十字軍東征時一個武士的舊邸。門前有兩座碉堡，是衛兵站崗的地方，現在已經改做儲藏室，但現在看看那些走廊和大廳，還可以想見當時豪闊的氣派。

熱那亞以銀器著名，據說歐洲每一個大城市，總有他們的特產；那麼銀器便是熱那亞的特產了。那裏的銀匠將銀錠冶成各種美麗的式樣；又能將銀絲銀皮造成一束動人的花朵，花鬚，花瓣，花冠，花蕊，應有盡有。我們看過一座銀的廟宇，屋頂，柱子，鐘樓，雕像，和裏面的陳設，無一不是銀的；體積很小，不到兩吋，然而造得那麼的精緻，和真廟宇沒有兩樣。我們幾乎不相信我們的眼睛，更不相信那是人手創造出來的。

我們走遍熱那亞，凡是值得一看的地方都看過了，覺得沒有再呆下去的必要，所以乘沒有厭倦的時候，買了幾包雪茄和一些日用品，坐上火車，趕倒米蘭去。

## 一六 米蘭的大禮拜堂

我們的火車全日在山間風馳電掣的奔跑。

山頂有耀眼的太陽，山邊散佈着有花園和樹木的別墅。下面是萬丈深的峽谷，望不見底，只有清澈冰涼的潭水，照着天空的飛鳥，也照着從旁邊掠過去的我們的火車的影子。

我們走過許多隧道，又長又涼快，我們身上的汗被一逼，就暫時不再望外流了。我們曾經計算了一下時間。有一個山洞，費了二十分鐘的工夫才穿過，那時火車的速率是每小時三十五哩。

我們走過古代有名的戰場馬雷古。

天快亮的時候，我們到了和米蘭相距不遠的地方，看到米蘭後邊青色的山嶺。我們並不注意那山嶺，因為比牠們更美麗的已看過不少，我們注意的是遠聞全世界的米蘭

的大禮拜堂。我們的視線向各方移動，大家都在搜尋大禮拜堂的所在。我們的精神像生了熱病一般的興奮。

後來，看見極遠的地方，在地平線上有一叢針狀的東西，從微弱的早晨的太陽裏，浮了起來，閃閃發光，——我們立刻認出來，那就是大禮拜堂。

一個白天和半個夜晚我沒有離開大禮拜堂一步。

牠是多麼的莊嚴，偉大，優美，牠又像海市蜃樓，太精緻了，也許一陣狂風，可以將牠吹掉。塔是那麼的多，塔頂是那麼的尖細，彷彿要把天戳破的樣子，影子落在附近雪白的屋頂上，形成光怪陸離的圖案。這是一個奇蹟，一首刻在大理石上的詩，教你只有歡喜讚歎，回味無窮，却沒有恰當的字句，能夠加以批評。

隨便什麼時候看大禮拜堂，你總覺得牠崇高美麗。立在米蘭，或在距離米蘭十哩之內的地方，總可以看見牠，除牠之外，沒有再能引起你注意的東西。你偶然將眼光從牠身上收回，但不到幾分鐘，你的眼睛便不由自主的仍舊注視着牠。早晨你起來第一件事是

看牠，晚上你的視線離得最遲的也是牠。

早晨九點鐘的時候，我們跑到那裏，先看一看牠的外貌。禮拜堂共有五個門，當中一個門最爲富麗，邊上鑲滿大理石浮雕，刻着人物禽鳥花卉，和各種果實，像真的一般，而且又多又複雜，一個人可以單獨在那裏研究這許多浮雕，經過一兩星期的時間，毫不覺得厭倦。在火車上看見的針狀的東西原來是塔尖。每一座塔從底到頂，完全用大理石堆砌而成，上面刻着花紋；塔頂都有一座雕像，有的是拉斐拉刻的，有的是他們弟子刻的，像的面部表情各有不同，態度神情，沒一處不優美，每一座塔的四周，有許多小塔。小塔雖然比較矮一點，但面上，邊上，角上，都有極細緻極美觀的花紋，越發襯託出大塔的偉大來。

我們要到塔上去，看門的人跑來指點我們，那一隻扶梯是通到塔上去的——扶梯當然是最白最純淨的大理石，因爲禮拜堂內的建築材料，除大理石外，沒有別種石頭，也不用磚瓦。他又告訴我們，往上跑一百八十二步就到頂。跑到頂上，已經很累，大家都喘氣。看四周的塔尖，實在偉大得很；塔尖的雕像一共約有四五十座。在街上看的時候像小孩

的玩具，現在才知道，原來比平常的人還高大到好幾倍。

我們從塔上跑下來，走入禮拜堂。幾長排石柱將禮拜堂隔成若干部份。我知道禮拜堂內部很大，但究竟有多大，却不容易估計。我看到成年人立在祭壇上面，渺小得像三四歲的孩童。人在禮拜堂內行走，好像螞蟻在樹葉上爬。窗戶一律用顏色玻璃，鑲成種種圖案，上面有耶穌和聖徒的事蹟，活潑生動，圖畫不及牠的逼真，我們數過一扇窗戶，上面有六十格，每一格有一幅玻璃圖案。創造這些圖案的藝術家，不但要有天才，還要有恆心，才有這樣驚人的成績。

看門的人又拿出了一座咖啡色小型雕像來，據他說是菲達的作品，我們覺得他的說法有相當根據，因為除了菲達，無論那一個時代，很不容易再有這樣的傑作。那雕像是個被剝了皮的犯人的樣子；身體各部都很清晰的刻出來，肌肉，靜脈，動脈，皮下締結組織，沒有絲毫闕漏；每一個小孔裏好像有血冒出來，各部好像都在戰抖，充分表現出疼痛緊張的狀態。教人看了非常難過，但這便是那雕像迷人的地方。我很懊悔，不應當看這殘



忍淒慘的東西。我看了之後，腦海內時常有這雕像的影子；那犯人好像拚命要掙脫被網縛的手臂，睜大了悲憤的眼睛，對我望着；又好像那冰冷的沒有皮的腿，鮮血淋淋的，老是對準了我，慢慢的伸過來。

越是可怕的形象，越不容易使人忘記，我在過去已經有這樣的經驗了。

我記得十歲左右的時候，在外邊闖了禍，恐回去挨打，溜到父親的診所裏去，那時夜已經很深，我從窗戶內爬了進去，躺在一張沙發上休息了一會。一個人在那裏，寂寞得很，又不敢點燈，只好在黑暗裏東張西望。彷彿有一堆黑的東西，放在地板上，但不敢走上去看。那時月亮從窗子外面射進來，月光照到的地方雪白如銀，沒有照到的地方仍舊是黑的。我希望月亮快點移到那東西上面去。我的眼光跟了月光走，不過越是心急，月光移動得越慢。後來月光裏居然露出一條灰白的人的手臂來，我嚇得幾乎哭了出來，我閉緊了眼睛，不敢再看。隔了許多時候，睜開眼睛，月光照在那人的臉上，張着嘴，閉了眼睛，原來是一個死人。這時我的胆漸漸的大了，索性看下去，月光——一分一分的——一寸一寸的

移動，從裸露的胸膛經過乳尖，及至移開了屍身，我沒有一秒鐘不看。我到後來並不害怕，但在精神方面却是很激動緊張。

那時候的情形正和看雕像一樣。

看門的人將我們領進一個地窖，那是收藏大主教保羅米屍骨的所在。

保羅米不但是宗教家，還是一個慈善家。他的一生，隨時隨地幫助窮人。米蘭大饑荒的時候，社會秩序大亂，父子女各不相顧。他每日立在街頭，向人民說教，提倡博愛，又奔走各地，向富人捐募食糧，舉行賑濟。本來對於饑荒覺得沒有辦法的人，經他一番勸告，心漸漸的熱起來，也都來參加賑災運動了。米蘭倘若沒有他，十幾萬市民，一定會眼睜睜的餓死，無怪米蘭人將他當神聖的看待了。

我們腦海裏先有了這一段故事，所以到地窖的時候，也含着無限的敬意。

牆上掛滿白銀的浮雕，刻的是他一生的事蹟。地窖中央，放着一口石棺，看門的人一手擎着燭台，一手在胸口，劃着十字，很恭敬的向石棺鞠躬，輕輕揭開石棺的蓋子。石棺口

上有一層極薄的水晶，屍身便躺在下面。屍身穿的繡着金花的袍子，蓋着綴滿紅綠寶石的被單；因為年代久遠，頭已經快要爛掉，皮膚是乾癟的，緊纏着骨頭，面頰上有一個洞，嘴唇上還有皮，上下裂開，好像弩着嘴對人笑。頭上載的黃金冠冕，胸部放了一個金十字架，也嵌滿了寶石，在微弱的燭光裏熠熠發光。

我們從地窖起來，有一位牧師走出來，自告奮勇，要領我們去看古物。這真出乎我們的意料，我們想不到還有古物可看。我們剛纔看的地窖，雖然是變相的坟墓，已經夠闊氣了。那裏面的金銀寶石，估計下來，足值六百萬法郎，工匠的工錢還不計算在內。難道除此之外，還有更貴重的寶物嗎？

我正在胡思亂想的時候，他將我們領進了一個大房間，裏面有幾隻像壁櫥一般的木龕。他一隻一隻的打開，裏面都是主教和貞女的雕像，和真人大小彷彿，全由純銀製成。每一座雕像除去工錢，可值二百萬法郎，手內捧的書籍，上面所有的寶石可值八萬法郎。此外有主教的杖，十字架，杯子，燭台，瓶等類的儀仗法器，都是用純銀製成的，上面鑲嵌了

鑽石和珠寶，我們好像進了天方夜談阿拉丁的寶庫，眼光繚亂，到後來不知看那一件好，更不知怎樣估計了。

牧師又將聖·保羅和聖·彼得的手指給我們看，猶太（骨頭是黑的）和其他幾個聖徒的遺骸我們都見過；又見到耶穌的一方手帕，還隱隱約約有面部的輪廓印在上面。許多古物裏面最名貴的是耶穌受刑的十字架和當時所帶的荆棘的王冠，以及穿的一件長袍。陸克畫的聖母像這裏也有。每年，這許多東西當米蘭舉行賽會的時候，總得拿出來公開展覽一次。

現在我將大禮拜堂概括的敘述一下吧。

大禮拜堂的建築長五百呎，寬一百八十呎，高四百呎，大理石雕像七一四八個，尙未完工的三千多個。塔一百六十六座，尙有二十多座正在建築。每一座塔頂上，有一個六呎半高的雕像。禮拜堂上下一律用大理石造成，總值一萬萬元，全部竣工的時期要在一百二十年之後。我們親眼看見一座新的雕像豎立起來，據說旁邊的一座還是四百年前就

立在那裏的。當中一座塔最高，有四百八十座雕像，四架石梯通到頂上去。主持這建築工程的是馬可·康必尼。他在五百多年以前，便有建築這教堂的志願，單是繪圖打樣，就化了他四十六年的時間。他死了之後，建築仍舊依照他的圖樣進行下去。大概我們的第三代兒孫，才能看到牠的舉行落成典禮呢。

在月光皎潔的時候，看這禮拜堂最是合式；因為有許多部分，是後來添補上去的，白天看起來，新舊的區別太明顯，覺得不大調和，月光照在上面，把這些缺陷彌補了，所以格外動人。

有人說米蘭大禮拜堂是宗教建築中的巨擘，祇是次於羅馬的聖彼得禮拜堂而已。但是我總不大相信，我不相信世界上還有再比牠精美的藝術品。

我們離開了米蘭大禮拜堂，也可以說永久的離開了。

將來牠在我們的記憶裏，經過若干年之後，自然會慢慢的模糊以至於消滅。到了那個時候，我們一定以為是在夢中看見，而不會得真有這樣美麗莊嚴的建築的。

## 一七 最後的晚餐

『你要跑上去看看嗎？』

當我們立在米蘭和平門前的時候，嚮導這樣的問我們。

嚮導對於我們是一個很大的累贅。他說的那麼的嘮叨，急促，任何人聽了都覺得頭疼。我以為標準的嚮導，在向旅客徵求意見的時候，應當停頓幾分鐘，讓旅客考慮一下，以後再繼續說下去。不料這位嚮導不開口便罷，開了口便像堤岸有了缺口，滔滔不絕，教我們遊覽的興味無從提起。

『我們不要跑上去，我們要往恩博塞圖書館。』

我們走到恩博塞圖書館，看過名女伶露克里茜親筆信件和她的一縷黃金頭髮。我很崇拜露克里茜，她的優越的演技，生前不知傾倒了多少觀眾。又看過名畫家恩琪羅達·凡齊的畫稿，各有精彩獨到的地方。另一陳列室內，有一幅壁畫，描繪希臘神話雄獅

拖車的傳說。那車子的精巧別緻，是不必說，雄獅的壯偉猙獰，也在意料之中，最不可及的。那位畫家在雄獅背上，渲染了一層薄薄的灰土，充分表現出奔馳時的情景，所以立在壁畫前面的時候，雄獅便好像從對方撲了過來。我佩服那畫家懂得怎樣欺騙別人眼睛的方法。

我們又在別的地方，看過一座圓形劇場。全部用石頭築成，座位也是石頭的。保存得很好，頗有幾分莊嚴肅穆的氣象，已不是從前表演野獸的吃人慘劇的時候可比了。現在米蘭人利用這個地方，做賽跑的運動場，夏天池子裏灌滿了水，舉行賽船的遊戲；面積的龐大，根據這一點是不難想像的。

距離劇場不遠，我們看見一座夏季避暑的涼亭。涼亭那一邊，有花園，樹林，和草地。我們看那裏風景很好，便想跑去欣賞一番，不料又是假的——原來又是一幅壁畫。因為色調鮮明，配合得宜，很少的人會看出是假的。我們在沒有靠近的時候，似乎有一陣香味從那邊吹送過來。這雖然是一種錯覺，然而繪畫能引起我們的錯覺，已經是一件不容易的。

事了。

訪問了許多名勝之後，我們漸漸感覺厭倦。有的時候，天才亮便跨上馬車，揀那樹蔭濃密的所在任意奔馳，並沒有固定目的。下午便走餐館，喝一點酒，或是吃一點冰淇淋，把整個的下午就這樣的消磨過去了。

米蘭餐館裏的酒真不錯，音樂也好；座上多數是上等人物，無論男女。衣服都極考究，輕輕的講話，輕輕的談笑，十足表現出紳士丰度來——巴黎那種熱鬧的氣氛是看不見的。

我們在美國的生活是緊張的。每天從早到晚，拚命工作，很少喘一口氣的閒空。甚至於忙到深夜，還要帶着憂慮和煩悶，同入睡鄉。沒有那一刻時間，不受功利成敗的支配。第二天一大早，種種念頭一樣一樣的擠到腦子裏來，工作一大堆放在我們的前面，我們不得不像牛馬一般的工作。我們的一生便在這緊張的生活中度過。

到了米蘭，我們才看到米蘭人的社會，才知道他們的生活完全和我們兩樣。他們一



天工作完畢，便將工作忘掉。他們攜妻帶子，鑽進餐館，或是酒店，喝喝啤酒，聽聽音樂；也有人在街上蹺蹺；也有人坐了車子兜風；也有人到公園裏去看花——多數約了知己朋友露天的坐在酒店外面，叫幾客冰淇淋，或是喝幾杯啤酒——米蘭的啤酒淡得古怪，小孩子也可以拿出來當茶喝，決不會有醉倒的危險。我在米蘭從來沒有見過一個醉漢。

他們的生活是寧靜的，愉快的，而且有規律，睡得比美國人早，也睡得很熟。

時間長久下來，我們也漸漸受了同化。然而決不是懶惰。我們對於生活仍舊充滿了希望，只不過將許多無謂的煩惱丟在腦後，不再作無益的憂慮和煩悶罷了。

我們的生活雖然舒服，但麻煩的事並不是沒有。

我們在旅館內洗浴。我們三個人只有一個自來水龍頭。我們不答應，交涉好久，才每人有一個自來水龍頭。我將龍頭開了，冷水斷斷續續的淋下來，洗了五分鐘，找遍洗澡間，沒有一塊肥皂。我大聲喊叫起來。回答我的是一個婦人的聲音。我窘得要命，沒有別的辦法，只好使勁用手揪住門，嚷道：

「不要進來，我沒有穿衣服啊！」

這兩句話很有效。一陣脚步聲——那婦人逃走了。

醫生也在嚷：

「快拿肥皂來！」

問答他的是一個說意大利話的茶房，幾幾咕咕，不知說些什麼。後來醫生急中生智，逼出幾句意大利話來。那茶房才像明白了，停了二十分鐘，果然將肥皂送給我們。沒有想到在美國旅館內多如牛毛的肥皂，到了法國和意大利，竟像黃金一般的寶貴。

不過米蘭的繪畫却好像美國旅館內的肥皂，只要有時間，隨處可以看到名貴的作品。

我們在一個古舊的禮拜堂裏面，看到達·梵西的「最後的晚餐。」我們對於繪畫實在是十足的門外漢；但這幅畫名氣很大，許多藝術大師都認為是空前的傑作，專門研究這幅畫的著作，就夠使人吃驚。牠已經是藝界的一座偶像了。因此我們懷了拜訪偶像

的心境，去看「最後的晚餐」。

借這機會，將這幅畫敘述一下。

「最後的晚餐」畫在一面快要倒塌的牆壁上，有許多地方的顏色已經剝落，沒有剝落的地方也已經比原來淡了不少。六七十年之前，拿破崙的馬隊駐紮在那裏，所以畫內的聖徒，下半截身子被馬腳踢爛，格外覺得黯淡。

耶穌在圖的中央，同時也是在長方桌子的當中，低垂着頭，桌上擺滿水果和盤子，兩旁坐了聖徒，每邊六個，都在互相談論——畫「最後的晚餐」的藝術家，都是這樣畫法，位置和背景，從來沒有改變過。畫家對於達·梵西的作品，當做經典看待，誰也沒有膽量敢加以改變。

這幅畫前面有十幾座畫架，每一座畫架總有一個藝術家在那裏照樣模倣，據我這門外漢看來，他們模倣的作品沒有那一件不比原來的作品好。我在意大利看過無數的藝術家在模倣古人的傑作，但我總以為模倣的作品比原來的作品高明。或許那許多傑

作在剛畫好的時候的確不錯，然而現在却不見得怎樣特別精采。

這幅畫大約有三十呎長，十二呎高，上面的人像大概和原來的樣子相彷彿。在歐洲是一幅最大的壁畫。

不但顏色已經淡了，而且穿的什麼衣服也不很清楚，人物面部的表情也可算完全消滅；頭髮又看出一塊一塊的藍色塗在牆壁上；眼睛沒有一點神氣。

崇拜達·芬西的藝術家却從世界各處跑了來，以萬分的虔敬，欣賞這一幅圖畫。他們立在畫前面，仰着頭，目不斜視，好像透不出氣來的樣子；他們沒有時間說話。偶然說一兩句，也不過是：

『好極了！』

『表情多麼逼真！』

『態度多麼優美！』

『真偉大！』

『這幅畫是找不出什麼缺點來的！』

『着色多麼動人！』

『這幅畫充分表現出耶穌當日救世和犧牲自己的精神。即使沒有宗教信仰的人，看了牠，自然也會有熱烈的信仰。』

我真佩服這些藝術家；佩服他們對於古畫崇拜的虔誠態度。他們對於這樣模糊破舊的壁畫，居然看出美麗可愛的地方，我覺得萬分奇怪。

他們對於舊東西有特殊鑑別能力，一般人沒有發現到的，他們會發現出來。當我立在「最後的晚餐」前面的時候，我見他們那種歡笑讚美的樣子，心內不免生出這個感想。承認一個中年婦人，可以根據她的面部的輪廓和丰度，追尋出她處女時代的美來；我也承認一個藝術家有了相當修養，他的眼光當然比平常人敏銳，無論看那一幅畫，只要畫面不完全毀壞，顏色沒有完全剝落，總可以看出原來的精彩所在，已淡的顏色在藝術家的想像中可以加濃，模糊的表情也可以變為明朗清楚。但是模糊破舊到了極點的「

最後的晚餐，」我却不能承認牠有什麼美。

或許「最後的晚餐」的確是一幅傑作，然而是在三百年以前的事情——那時這幅畫距完成不久，還是簇新的，沒有遭過劫！

因為這一幅畫，我不由聯想到一切的宗教畫。宗教畫內的肖像，最難解決的是國籍問題。例如意大利畫家畫的耶穌是意大利人，荷蘭畫家畫的耶穌是荷蘭人，法國畫家畫的耶穌是法國人——嚴格說來，沒有一個相同，也沒有一個是不折不扣的猶太人面目。所以我對於宗教畫始終是懷疑的。

此後我們在米蘭沒有再看什麼名畫。

嚮導領我們走到距離城市二哩的郊外，去看以回聲著名的一個小鎮。

公路很平坦，兩旁有樹木，田莊和草地，微風內充滿了花的香味。時常遇見成羣結隊的鄉下姑娘，我們大家都感覺得輕鬆愉快，忘記了沿途的疲倦。

走到鎮上，跑進一家舖子，裏面沒有什麼人，一個美貌女子上來招呼我們。她把我們

領到二層樓，打開窗戶，拿了一隻傳聲筒，望着對面的一座小山叫了起來。

『喂！』

『喂！——喂！——喂！喂！』對面也叫了起來。聲音又高又響，後來許多聲音連綴起

來，分別不出究竟回了多少次。

她又拿出一管手槍，對着小山開去。我們預備了一本小冊子，打算把回過來的聲音記錄在上面。槍聲一響，我使用速記的方法，在小冊子上用鉛筆點下點子。每一次回聲點一個點子。

我在小冊子上點了五十二點，再往下，因為太快，點不下去了。醫生比我靈活，點了六十四點，再往下，他也以為太快，點不清楚了。到最後像是一大串爆竹，回聲當中夾了回聲，這裏響，那裏應，我們的耳朵不知聽那一處好。我在別處沒有聽過這樣奇怪的回聲。

醫去素來是滑稽的；他偶然和她談起，願意出一法郎的代價，跟她接吻。不料她比醫生不但更滑稽，而且很精明。她說接吻算得了什麼呢，她跟人不知接了幾千幾萬次的吻，

一鎊一次和一法郎一次根本沒有兩樣，一法郎一次只要次數多，還不是跟一鎊差不多。他們倆的談判成功，雙方依照原來的條件履行。都沒有吃虧，我對於這位姑娘算法的精明，只有欽佩，然而和她接吻的勇氣是沒有的，因為我不想佔便宜。



## 一八 白加麥的鐵鈎故事

我們坐火車離了米蘭。大禮拜堂聳起乳白色的屋頂，像歡送我們，表示惜別的樣子。車外有望不斷的青山和田野。

我們的火車在亂山當中奔馳，隨處可以看見頹廢的古堡和戴着闊邊帽子的牧羊人。

車停在科摩，吃了一點東西，坐上小汽船，到白拉齊奧去。船到白拉齊奧，才靠好岸，我們上了車，可是一隊穿了漂亮制服的警察，將我們趕下車來。領到一座小石頭房子裏面，隨手將門鎖牢，頭也不回的走了。房子裏面沒有燈火，沒有窗戶，悶得要命。小小的房間，關了三四十個人，熱的喘不出氣。一陣黑烟從我們脚下冒了上來，那股又髒又臭的氣味幾乎逼得我們將剛才吃下去的東西吐了出來。

我們足足受了五分鐘的罪，才能脫離牢籠，初出來時涼風迎面吹來，那種爽快的感

覺是不能用言語來形容的。

這在意大利名叫「燻炙消毒」據說是預防霍亂的唯一妙法。當時據警察說，要我們施行消毒手續，我們再三申明是從沒有霍亂的米蘭來的，然而沒有用。我看那地方的低級社會，憐得不能再憐，大概是死怕洗澡的緣故。政府當局不注意本地人的清潔，多發給他們幾塊肥皂，而先從我們這一羣旅客方面下手，用着便宜幾倍的臭氣來燻我們，實在不合於基督教徒做人的道理。

我們的旅館在湖邊上。

清晨我們在樹林裏散步，看看阿爾卑斯山積雪；我們跑下石磴，在湖內游泳；夜晚我們坐了尖頭的小划船，在湖上任意飄盪，水內映着天空的星斗；有時船泊在樹蔭裏，遠處傳來一陣陣的笑語和七弦琴的聲音；等到遊興既盡的時候，大家走進房間，抽上一枝雪茄，囑到牀上去，但腦子裏却充滿了當天的印象，樹林，湖水，划船老是在腦子裏打轉，攪動一番之後，印象漸漸模糊，才能安然入睡。——一天的遊程是結束了。

湖中最深的地方有五百二十五呎，闊約一哩。四面都是亂山，山頂積着銀色的白雪，亮得像明鏡一般。但奇怪得很，湖面卻不見一片薄冰。湖因為地位低，氣候溫暖，偶然從山上溜下冰塊，隔不多時便融化了。

這湖給我們很大的安慰，本想在那裏多停留幾天，但迫於船期，只好仍舊坐上汽船，繼續我們的行程。

到了臘可。

臘可可是個小鎮；據那裏的人說，相距不遠的地方有一座古鎮，名叫白加麥，風景頗好，是一個道地的意大利鎮市，很值得去看看。我們於是雇了一輛敞蓬馬車，向目的地駛去。馬車雖舊，走的却快，路又平滑，所以大家都有得意揚揚的樣子；天空偶然飄下幾點細雨，更加助長了我們的遊興。

但有一件事，却值得追敘一下：

我們的馬車剛要開行的時候，那馬車夫從街上拾起一隻不到一吋的雪茄烟頭，放

在嘴裏抽了不住。抽了一小時左右，烟頭熄了，我覺得我的雪茄是剛燃着的，本着基督敎徒做人的道理，似乎不好意思不遞給他一個火。我的雪茄遞過去，他接了向口袋裏一塞，自己的雪茄早已放進口袋，不再拿出來；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老實不客氣的人。從此我學了一個乖，在意大利對任何馬車夫，再也不表演什甚基督精神了。

在這次遊程裏，我看到意大利內層社會的生活情形。沿途石頭建築極多，七歪八斜，毫不整齊。農民很懶惰。人和牲畜生活在一起，起坐室和臥室很少的人家加以區別，結果是起坐室兼了臥室的用途，人和鷄鴨驢馬共同休息在一個房間裏。我們在路上碰見好幾輛裝載貨物的車子，慢得可憐，車夫在上面打瞌睡。

每隔三四百碼遠，路旁邊總有一座耶穌受難的像，鮮血直流，面部表現出十足恐怖憂愁的情緒。小孩子看見了，準會嚇暈了過去，我想許多小店門前，也有同樣的石像。我不懂他們爲什麼用這許多宗教方面的東西來做裝飾品！

白加麥街道彎曲，房屋破舊，古色古香，名不虛傳，人民保守的氣味很重，他們生活在

極小的圈子裏，完全和外面隔絕，好像不知道有世界，又好像不知道地球在旋轉。地球是在旋轉，還在懸掛在天空中不動，完全和他們無關。他們整天不做事，只不過吃了睡，睡醒了再吃，有時也稍微勞動一下，做一點點輕微的工作——那時一定有人在旁邊將他們喚醒的，否則一定繼續睡下去。他們不肯用腦筋，不肯注意人生和各方面微妙的關係。他們愛好的是和平，沒有和環境奮鬥的勇氣。他們唯一的希望是將自己的生命延長，不知不覺的活下去。老實說，我對於他們着實有些不敬的感覺。

不過我所觀察到的或許是只是陰暗面，有許多優點沒有被我發現，也未可知，而且有些缺點的人民也不限於白加麥一個地方罷。

馬車走完了一條街道，來到一座古堡前面。那古堡是中世紀的建築，爬滿了青翠的長春藤。堡內有許多碉樓，一半已經傾圮了，然而是有過光榮歷史的，十字軍曾經在上面豎立過鮮明的旗幟。馬車夫指着一坐碉樓說：

『你們看見那邊一座碉樓，窗戶上不是有一隻鐵鈎麼？』

我們說距離太遠，看不清楚，大概是有的。

馬車夫說：

「我們這裏有一個傳說，和這鐵鈎發生關係呢。這古堡的主人是一個伯爵，名叫陸其奇耐羅古多亞爾方朔得熱那加——」

「他另外還有名字嗎？」醫生問。

「沒有。我說的是他的全副名詞，一個字不漏。他的父親名叫——」

「別說他父親的名字罷，字眼太多，教人聽了頭痛，反正他總有一個父親。你直截了當的說下去罷。」

十字軍東征的時候，整個歐洲的諸侯和地主，典質田產，招募勇士，參加聯軍去攻打耶路撒冷。陸其伯爵當然也不能例外，他典質了一部份的財產，購置若干盔甲兵器，帶領人馬，雜在十字軍的隊伍裏出征去了。他的妻和女兒含着眼淚，站在礮樓上送他，直到看不見他的背影，才回轉寢室，大哭一場。

陸其伯爵夾在大軍裏面，着實立了一番功績。他剿滅了無數異教徒的村莊，許多地主死在他的利斧之下；每過一個地方，房屋必定給他燒得乾乾淨淨，被兵士蹂躪而死的婦女，更是不計其數。

他的名譽在耶路撒冷漸漸大了起來。他身經百戰，遇到許多危險，幸虧利斧將他救了出來。他的臉受不住敘利亞太陽的炙晒，變做棕黑色；他也做過俘虜，受盡飢渴的煎熬，和敵人的鞭笞；千辛萬苦，才能逃出自己的性命。他曾經想到他的故鄉，很想回去探望妻子和女兒，無奈戰事越來越緊張，總不容易抽出空閒，回到意大利去；繼而想到家裏有他的弟弟照顧，總不至有什麼變故，因此急於回故鄉的念頭便逐漸淡了。

四十二個年頭在流血中過去了。

十字軍佔領耶路撒冷，十字旗在聖地的旗桿上飄動，基督教是勝利了。

某一天黎明，五十個衣服襤褸的異鄉人走到這古堡附近，身上堆滿了塵土，像走過遠路的樣子，遇見一個農人，便向他探聽古堡裏面的情形，並且想進去求一點布施。

那農人說：

『從前我們這裏的陸其伯爵，待我們很好，從不欺壓窮人，沒有苛捐雜稅，大家總還能夠過點舒服日子。異鄉人投奔他的，一律歡迎，有吃有喝，在那裏住上幾個月，他也不覺得厭煩，不過那是四十二年以前的情形。』

『現在呢？』

『現在跟從前大不相同了。自從他的弟弟陸納做了伯爵之後，捐稅一天重似一天，窮人被壓迫得喘不出氣來，牧師死在他手裏的很多。他早上出外打劫，晚上殺人放火，鬧得地方上雞犬不寧，不但沒有投奔他的異鄉人，連經過這裏的客商也沒有了。他的酷刑很多，剝皮和炮烙是最常用的兩種。我們這裏的小孩子聽到他的名字也怕。據人說，他的嫂嫂因爲不肯改嫁給他，已經關在黑牢裏三十幾年了；他的姪女兒現在也跟她母親住在一起了。你們趕快投奔別處去，不要闖到那裏惹火燒身。』

『謝謝你，再見！』



五十個人向他道謝，一直往古堡走去，農人要阻攔他們，已經來不及了。他們向守衛的兵士說明來意。

『他們來得正好，我現在需要他們呢！』陸納說：『今天捉到多少牧師？』

『伯爵，今天只捉到一個牧師，十二個僧人，』手下人回答。

『你們真是飯桶！』陸納說：『好，將這五十人個領進來，把他們和僧人在一起烤死！』

五十個人進來了；陸納坐在上面，兩傍站立了一百個武裝的隨從。他對這五十個人說：

『我歡迎你們到我這裏來。今天是我和我嫂嫂結婚的日子，要辦五十桌酒席，廚子來不及預備烤豬，正用得着你們了。』

五十個人立在階下不動，沒有恐怖的樣子，也不說話。忽然裏面走出了一個美麗的中年婦人來，兩手被鐵鍊縛住。她大聲的哭：

『我願意死，不願意跟你結婚。你是人面獸心的東西，霸佔了我丈夫的產業，殘害人

民，又要來掠奪我的身體了。我有什麼罪，你將我關在黑牢裏三十多年！

她倒在地上痛哭。陸納發怒了。

『你不願意，我不勉強你。大概你在黑牢裏活的不耐煩，也要做烤豬。但是我要再問你一聲，你究竟打算怎麼樣？』

『我打算死。』

陸納從座位上跳了起來，正要教人將她拖出去處死，不料五十個人也跳了起來，比閃電還快幾倍，——他們不再是衣服襤褸的異鄉人，而是甲冑鮮明的武士；原來他們破衣服的下面，就是鮮明的甲冑。一把利斧向陸納斫去，拿利斧的便是陸其伯爵。

陸其伯爵將受了傷的陸納網縛起來，一百武裝的隨從全部殺死。陸其伯爵又打了一次光榮的勝仗。伯爵夫人的鐵鍊縛到陸納的身上去。四十九個人當中有一個和伯爵的女兒結了婚。

『後來陸納怎樣了？』

「陸納用鐵鉤穿了嘴吧，吊在那裏的窗戶上。」

「吊在那裏就算了嗎？」

「吊在那裏當然就算了。據說過了兩年才死的。」

「這傳說很動聽。——時候不早了，趕快走路罷。」

我們在鎮上耽擱不到半小時，便搭火車往威尼斯去。鎮市很大，有四萬五千人，是歐洲許多名伶的故鄉，十字軍中的英雄也有不少是本鎮人，所以很有相當的名氣，我們腦海內印着馬車夫告訴我們的傳說，在鎮上遊玩的時候覺得格外有意思。

匆匆地吃了幾塊麵包，趕到火車站，買好了票，火車便到了。我們坐在車廂內，很快樂，也很滿意。晚上六點鐘大家談鋒都已感覺鈍了的時候，心內正在疑問車子走到什麼地方，一個同伴立起來叫道：

「威尼斯！」

威尼斯真的到了。在我們前面不到一哩的地方，號稱水上宮殿的威尼斯的屋頂和

塔尖已經呈顯在黃金色的夕陽中了。

## 一九 威尼斯的月夜

威尼斯在一千多年以前，是一個強盛的共和國家；擁有龐大的軍隊，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在海上也有極大的勢力，白帆的商船佈滿地中海上面，船艙裏面堆積着世界各處的貨物——後來慢慢的衰弱下來，永沒有復興的機會，六百年以前，威尼斯是商業戰場上的鐵軍，稱霸歐洲，也是地中海沿海的巨埠，遠東商人跑到這裏來的很多。現在巨大的商船沒有了，堆貨的棧房空了，強大的海陸軍也已成爲歷史的名詞了，只不過在風景方面還佔有很高的位置罷了。

七點鐘左右我們鑽進旅館派來接客的小艇，——在別處叫小划子。威尼斯的小艇以華美玲瓏著名，許多詩人將牠寫做天上有地下無的東西。我記得有一位詩家寫一個武士坐了這一種小艇，在一個月色很好的夜晚，去會見他的情婦；這一位詩家先描寫小艇怎樣美麗，然後描寫那位勇士，怎樣抱了六弦琵琶，唱出動聽悅耳的歌來。那首詩真做

得好，因此我對於我們的小艇也有很大的希望，希望牠漂亮，也希望聽到悅耳的歌聲，但是仔細一看，我們的小艇又大又笨，也不漂亮，牠在水面上慢慢的移動，兩旁盡是高大的房屋，看不出有一點點好的風景。我真氣悶，把先前的希望完全打消。然而那船夫却拉直了喉嚨，唱起粗鄙不堪入耳的情歌。我慌忙止住他說：

『請你不要唱，我們剛從火車上下來，頭昏的，需要靜靜的休息一會。』

那船夫倒懂我說的話，他不唱了。我開始覺得威尼斯的風景也和光榮的歷史一樣，不會再看見了。過了一兩刻鐘，我們的小艇划進大運河，我便覺得我的結論下得太快，因為威尼斯的真面目這時才露出來，——好風景也像美人一樣，輕易是不肯露出真面目的。

這時月光傾瀉在水面上，分不出那是月，那是水。水的邊緣矗立着成行的大理石巨廈；小艇往來如織，從河面上滑過，輕快得像春天的燕子，一會兒從對面駛來，一會兒轉一個彎，便不見了。音樂從各方面傳送過來。穹門似的橋洞覆蓋着河身，將水光遮沒，陰沈沈

的，使人對於過去發生無限的依戀和回味。這樣的環境是再適合於談情說愛沒有的了。我們到威尼斯的那一夜，當地恰巧舉行賽會。這賽會是紀念一位聖徒的。三百年之前，威尼斯霍亂流行，死了不少人，平均每一天總有一兩百個人傳染而死，幸虧這位聖徒大施法力，救活無數病人，霍亂也逐漸消滅了。這傳說是否可靠，我不敢斷定，然而每年總在這一天舉行賽會，却是事實。

這一夜全體的威尼斯人好像都在水上出現了。月亮好像比往常光明。小艇上點滿燈火，遠遠望去，像是花園內數不清的小鮮花，所不同的只不過是花不能動，而燈火却是活的，上下左右會得改變方向。燈火多得不計其數，千百成羣，有時併在一起，有時散開。從我們旁邊掠過的小艇，各式各樣的都有，艇上高的掛滿燈籠，有紅的，有紫的，也有淡青的，微弱的燈光映着艇內的青年男女，美得像一幅圖畫；燈火照在水裏的影子，加上波浪的顛動，錯綜變化，更加好看，更加熱鬧。

許多青年紳士和小姐，他們自備小艇，將艙內打扮得花團錦簇，我以爲有許多東西

是從起坐室和寢室內移來的，例如絲織的幃幔和球形的紗燈等等，式樣的別緻和工細，都是在別處船上找不出的。他們又帶了鋼琴和六弦琵琶，一面談笑，一面演奏，引得其他小艇上的遊客也笑了起來。

到處有音樂——笛子，喇叭，銅鼓，世界上的樂器這裏都有。我們包圍在美妙的音樂裏，素來對於音樂不發濃厚興趣的我，這時也信口哼了起來。要不是船夫說別的小艇都走了，我們實在捨不得開船，我的毫不精采的獨唱，大概是不會停止的。

賽會舉行了一整夜，我們也看了一整夜，大家一致公認牠的熱鬧和繁華。

威尼斯是一個水的城市。城內密佈着蛛網般的河道，有的是歷史悠久的大理石宮殿和水上建築，找不出一點陸地；出門便是水，你若是要上禮拜堂，上戲院，上餐館，總得叫一隻小艇。所以威尼斯也是跛者的樂園，因為在這裏有腿也沒有用途。

白天看威尼斯似乎也沒有什麼可愛，更談不到詩意；等到月亮上昇，全城浸在如銀的月光裏，將許多建築的殘破剝落的部份掩飾起來，威尼斯又回到五百年前的繁榮時



代——沙氏比亞戲劇內若干有名的人物，彷彿已經復活，仍舊在靜寂的運河上活動；歌洛克（威尼斯的商人一劇中的猶太人）好像仍舊背了錢袋，鬼鬼祟祟的放債過活；奧西羅率了戰船，從國外凱旋歸來。在太陽的底下，威尼斯好像一個衰老的病人，滿身是創痕，處處有倒敗的房屋和殘破的宮殿，顯出異常的貧困老大，在月光裏才恢復往日的青春。

威尼斯名勝很多，我們打算看什麼地方呢。

我們本想先去看嘆氣橋，然後再順次序去看聖·馬克大廣場，聖·馬克的獅子，和若干著名銅像。

但是船夫因為順路的緣故，將我們先帶到一個公爵的別墅裏。這別墅在一千多年以前，又是共和政府所在地。在辦公室內，陳列着許多元老的畫像，多數是老頭子，胸前飄着白鬚鬚，樣子十分莊嚴。（那時政府是三百參議員組織起來的，年紀最大的才有資格當選做元老，才能掌握軍政大權。）附了一段墓誌銘的東西，說他因為有叛國的陰謀，而

受到斬首的處分。我覺得這一段文章是多餘的，他人已經死了，何必把這五百年前的一場悲劇，又重新提出來，教人看了生不快的感覺呢！

辦公室外面有寬闊的石扶梯。扶梯旁邊是元老宣告就職的地方，馬利諾在那裏被人家割去頭顱。牆上有一個小洞，上面本來刻着一隻獅子，法國人佔領威尼斯的時候，將獅子的頭斫下來，帶到巴黎去當紀念品了，現在只剩了兩個小洞，像獅子的嘴巴，張着要想吃人。倘若從小洞內爬進去，下面便是地牢，從前死在裏面的政治犯和俘虜不知有多少，掉進去之後便沒有重見天日的時候了。

那時在名義上號稱共和，到了後期却是黑暗不堪。普通市民沒有選舉權，而且有選舉權的貴族也只有五百人。從五百人當中選出三百個參議員，從三百個參議員當中選出一個元老和十個閣員；十個閣員用秘密投票的方法，推出三個特務閣員。這三個特務閣員是共和國的偵探；他們每夜在祕密的地方開會，臉上戴了黑面具，從頭到脚用大紅的長袍裹着，他們只有用聲音來辨別他們自己。他們唯一的責任是檢舉叛逆，法庭根據

他們的報告，便可宣佈某一個人的死刑，有的時候，只需向劊子手點一點頭，用不着法官裁判，也可以將人處死。他們認爲某一個人有嫌疑，但沒有充分的證據，那麼，就將那一個入捉來。那人來的時候，必定經過嘆氣橋，到了那座橋上，除了嘆氣之外，不會再有什麼希望的；因爲嘆氣橋一過，便到我們剛纔進去的辦公室，辦公室外面獅子的嘴巴正張開了等着他呢。

所以當時威尼斯市民對付仇人的聰明辦法，便是向特務閣員報告，某一個人有叛逆的嫌疑，仇人便立刻被捉了去，倘若那一個人實在沒有證據，特務閣員就以爲那一個入更可惡，因爲他的計劃太精密了，所以一時不容易發覺。那一個人的結局一定是被領到嘆氣橋去。

在很古的時候已經有這樣殘忍不人道的審判方法了。

我們走過閣員會議廳，來到特務閣員每晚集議的祕密小房間內。

他們會議的桌子仍舊立在那裏，除了三張椅子以外，還有劊子手站立的地氈，也鋪

在地上——劊子手立在上面的時候，一定恭恭敬敬的聽候這三個閣員的吩咐，只要一抬手，或是點一點頭，他們便拖了犯人去殺頭了。他們真是最厲害的殺人機器。牆上的壁畫還很完整。在宮內其他的地方，壁上有的是華麗莊嚴的油畫，所有的題材無非是歷史上有名的人物或光榮的戰爭，然而在這部份暴露的是殘殺，暴刑——沒有一幅上面沒有鮮血淋漓的死屍，沒有一幅沒有鞭子，烙鐵等類的刑具。我們的毛髮不禁悚然起來。

我們從嘆氣橋上經過。這橋建築在一條小河上面，和威尼斯別的橋沒有兩樣，橋上有房子，看不見下面的水，若不是嚮導告訴我們，一定不知道就是赫赫有名的古蹟。橋旁邊有幾個小洞，是通到地牢去的門戶，地牢的面積很大，有幾十個蜂巢般的小室，所以通到裏面的門戶，也不止扶梯旁邊一個刻着獅子的小洞，我們燃着火把，往下看時，只見裏面又深又高，沒有一絲太陽光，無怪在裏面的犯人時間一久，便成了瞎子。那些犯人進來之後，終年不洗浴，全身裸露着，每一個月總得提出去痛打一次；他們的舌頭失去效用，用不着說話，也沒有人敢談心，即使低聲私語也是有罪的，何況犯人中間接觸的機會很少。

晚沒有白天也沒有黑夜，一直是過不完的黑暗；他們和人的聲音隔絕，像埋葬在墓內一般；後來自己記憶力也消失了，不知道自己是怎樣的一個人，也不知道從什麼地方來的；偶然從上面丟進一點飲料和食物，然而看不見丟東西的人，並且那一點東西，也不是天有的。倘若地牢會說話，牠可以告訴你許多傷心的故事。

在一個走廊的盡頭，有一個小房間，據說是絞殺嫌疑犯的地方；犯人絞殺之後，縫在一個麻袋裏，那時候自然有船夫搖着小划子，將屍身丟到沒有人烟的地方去。

看守人把許多祕密刑具拿給我們看。有一種機器，專門將人的手指骨壓扁；有一張凳，把犯人用旋釘逐漸將圈擠小，把頭顱壓碎。這許多刑具上面都沾着斑斑的血漬，但在刑具室內，有一張舒適的椅子，行刑的人坐在上面，可以很安穩的聽那犯人的呻吟！

聖·馬克大禮拜堂全部用東方運來的大理石築成，因為歷史太久的緣故，石頭上面雕刻的花紋，風吹雨打，已經剝蝕不堪，有許多地方，凡是人能夠碰到的，都被無聊的信徒摩撫得光而且滑；形式和結構，也沒有什麼出奇；但威尼斯人却當做神聖的宮殿，不

容人家批評，倘若你稍有一點不大滿意的表示，他們準會跟你拚命。

大禮拜堂祭壇下藏着聖·馬克的骨灰。四百年來聖·馬克成爲威尼斯崇奉的唯一的神。據他們說，聖·馬克有一頭馴獅，時常在一起旅行——他走到什麼地方，獅子一定跟到什麼地方。所以在從前，威尼斯有一種最有價值的旗幟，上面繡着聖·馬克和馴獅的圖像。馴獅背上長了翅膀，一本打開的聖經，在牠的腳掌底下。享有自由權的市民才能在屋頂上挂這面旗。那時獅子旗在那裏異常流行。換句話說，獅子旗在什麼地方，幸福也在什麼地方，外來的邪禍，很不容易加以侵犯。

聖·馬克是死在埃及的。我記得他彷彿是一個以身殉教的苦行宗教家，不過是否可靠，現在不能斷定了。

在威尼斯街道初築成的時候，（耶穌誕生後四百五十年——威尼斯不及意大利其他城市的歷史悠久，）有一個牧師，夜裏夢見一位天使告訴他，聖·馬克的骨灰倘若不找到威尼斯來，這城永久不會造好，也不會有出人頭地的日子，將來要永久受鄰國的

欺凌骨灰應當訪求得來，在骨灰上面造一座富麗偉大的禮拜堂。威尼斯才有繁榮的希望；日後找到骨灰，倘若不好好儲藏，被人家偷掉，威尼斯便立刻有沉入海底的危險。

這個牧師，第二天將這夢傳播出去，威尼斯的人民大為震動。從此之後，大家分頭尋訪骨灰，一直經過四百年之久，毫無頭緒。

又過四百年工夫，骨灰方纔運到威尼斯。

原來威尼斯有一個人，探聽到聖·馬克的屍骨落在亞歷山大利亞回教徒手內。這人以為向異教徒懇求是沒有用的，他只好改扮當地人的服裝，走到藏屍骨的地方，偷偷的將屍骨分開，燒成了灰，分裝在豬油罐子裏面。城門口官吏檢查很嚴緊，但他們是回教徒，平時盤查最注意的是錢包，銀箱一類貴重的東西，至於不潔淨的豬油他們只掩住鼻尖，約略一看就放過去了。這人用了這個妙計，將骨灰偷運出來，送到威尼斯。

那時大禮拜堂早已完工，只有祭壇一部分沒有建築，專等骨灰放了進去。骨灰果然來了，威尼斯也漸漸繁榮起來了。到現在還有人相信，倘若骨灰遭人偷竊，威尼斯立刻會

沈到海底去的。



## 二〇 多如牛毛的聖像

威尼斯的小艇大約有二三十呎長，又狹又深，有一點像美洲的獨木船。船頭和船梢，向上翹起，像新月的像子；不過彎曲部分，約略有些變化罷了。行走起來，輕快靈活，彷彿一條蛇。

船夫的駕駛技術特別好。在運河上行船的時候，速度極快，來往船隻又多，但他總能指揮自如，不露絲毫手忙腳亂的態度。在極快的時候，他能夠拐灣，在擁擠的時候，他能夠走進走出。我們看是極險極窄的地方，小艇却能穿了過去，而且速度非常的快。坐在船上，兩邊的建築飛一般往後倒退，我們的眼睛忙極了，不知看那一處好。

船夫穿的衣服並不考究，沒有緞馬甲，沒有軟邊帽子，也沒有絲織的緊身衣。但是舉動很是文雅，不慌不忙，動作彷彿都有音樂的拍子。他立在船梢，上面有傍晚的青天做他的背景，我們這樣的外國人看起來，覺得十足的浪漫的情調。

我們在船艙裏，坐着皮墊子，軟軟的像沙發一般，在裏面看看書，或是打開窗簾，望望來往的船隻以及橋樑，怪有意思的。這種趣味在生活緊張萬分的美國是享受不到的。

小艇在威尼斯等於街頭的汽車，我們看見商人挾了一大包貨物，跑到門口，便走下小艇（不是汽車，也沒有汽車）匆匆的去做生意。

我們看見年青的婦女立在碼頭上，互相談笑，接吻。

『早一點來看我們，媽等着你呢！』

『你爲什麼到今天才來。』

威尼斯的婦女足以代表一般溫柔賢淑而又善於治家的女性。中等階級的主婦，從不僱用僕人，買日用品都是自己出門。她們從這一條街到那一條街，從這家舖子到那一家舖子，買上許多東西；有的時候，店員將一大堆貨物搬到櫃台上來，結果只買了一角錢的花邊。世界上的婦女都是自以爲精明的，她們從不肯用冤枉錢，尤其是一兩分錢。天下烏鴉一般黑，威尼斯的婦女當然也不能例外。我不禁想到故鄉的婦女，她們也很精明；她

們坐了漂亮的汽車，走到很遠的地方，去買便宜一兩分錢的東西，雖然汽油的費用已經不止一兩塊錢。這種似乎精明而實在愚笨的心理，說起來固然可笑，但「人性」的可愛就在這些地方。

我們還看見許多小孩子和姑娘也坐在小艇裏，有保姆伴同着，到郊外去呼吸新鮮空氣。我們又看見莊嚴的老人，帶了全家，挾了聖經，唸珠，僱小艇上禮拜堂做禱告。我們看見半夜的時候，戲院散戲，一大羣青年男女，手挽手的擠了出來，走到僱定的小艇內去；那許多船原來是簇擁在一個地方，不久便散開，消失在灣曲的街道內了。遠處我們聽見嘩笑的聲音，告別的聲音，這時候水面上漸漸沈寂，我們只看見月亮的影子在水內搖擺——大建築立在前面——斷落殘破的橋樑橫在水上——船都泊着不動。神祕的靜寂籠罩着威尼斯。古老的威尼斯又沈沈的入睡了。

小艇帶我們到過不少的地方。我們曾經坐了牠到處亂走，上鋪子買照片，上聖·馬克廣場買臘燭。提到聖·馬克廣場我便回憶到那天熱鬧的狀況。

我們去的時候是傍晚，地方很寬大，人却多得出乎意料，因為當地多數人是每天晚上去的。音樂隊在廣場中央奏起樂來。青年男女成羣結隊跑到這裏來，興高采烈的時候，便跳起舞來。年齡較大的人圍坐在廣場四周的小桌子上，或是閒談，或是吃冰淇淋。廣場東西南三面，店鋪林立，燈點得很亮，充滿了音樂和笑語的聲音。我們看了也覺得十分快樂。婦女有許多都很美麗，衣服的式樣也好，一點不俗氣。我們也漸漸的學會了威尼斯人的習慣，每一個婦女走過，我們都加以注視——我們並不喜歡這種不文明的態度，但據他們說威尼斯的婦女是歡迎人家去注視她們的。我們遊歷目的，本來是想學會一點外國脾氣，所以我們不能不這樣做。倘若我們回國之後，有人反對我們學來的脾氣，應當請他們原諒。

在我們訪問過的許多禮拜堂畫廊一類的名勝當中，我現在只想單獨提出一個瑪利亞禮拜堂來說一說。

瑪利亞禮拜堂有五百年歷史，裏面有伏十加里的墳墓。那墳墓有八十呎高，像一

坐小小的廟宇。四周立四個石人，面孔漆黑，腿裸露着，也是黑的。雕刻也刻得奇怪，兩條龍託住伏士加里的石棺。石棺前面有兩具石骷髏，樣子很可怕。石棺上面是伏士加里的坐像。他在威尼斯是歷史上有名人物，所以藝術家將他的埋葬的所在地裝飾得這樣古怪。在世界別的地方很不容易找到第二個同樣的殯宮。

在威尼斯有一個最神祕的建築，可惜我們沒有去。據說那裏藏了無數的祕密文件，分置在三百多個房間裏面，幾百年來威尼斯對於國際間的陰謀詭計，完全搜集無遺。我們對於政治沒有興趣，所以不高興去看。

總之，我們看過全部的威尼斯。我們曾經在古舊的禮拜堂內，看過極精美的雕刻和裝飾品，以前我們從來沒有夢見過。我們曾經立在破爛頹廢的古建築前，在黯淡的太陽光底下，懷着吊古的情緒，欣賞過莊嚴蒼古的建築，我們似乎回到幾百年前的威尼斯去，左右前後彷彿有無數的幽靈在移動，在接談。我們的精神自始至終就在這樣半清醒的狀態中。我們好像站在時代的邊沿上，一半是現代，一半是古代。

我們接觸的名畫太多了，後來任何圖畫，在眼睛裏都不發生興趣。我們看過一幅大得古怪的畫，足有四十七呎長，高度我却沒有留心。我們看見天使聖徒的像多得不可計其數。我對於繪畫是十足的門外漢，也不想在歐洲研究幾星期的美術，便搖搖擺擺回到美國去充什麼畫家；但我覺得這裏的畫像，無論是天使，無論是聖徒，好像總差不多，面孔一樣，衣服一樣，穿上僧袍僧鞋，精光着頭，姿態也有一定格式，大半是頭仰着朝天——據說這是極崇高莊嚴的表情。

我以為爲威尼斯畫家保守氣太重，他們畫的人像很少變化。我想，即使這裏第一流的藝術大師，倘若英國人請他去替莎士比亞畫年青時代的像，大概也是不折不扣的僧人相，也脫不了仰頭看天的表情；再過幾百年，這畫像一定會被威尼斯人買去，當作一幅聖徒畫像，藏到禮拜堂內當寶物看待的。

雖然我們不想充什麼畫家，但名畫見的多了，經過相當時期之後，總還略有心得。比方說，我們看見一個僧人仰頭對天望着，旁邊有獅子的，我們便斷定是聖·馬克；看見一

個僧人仰頭對天望着，前面放了一本書，手上拿了一枝筆，我便斷定是聖·馬太；看見僧人仰頭對天望着，有一個人骷髏放在旁邊，便斷定是聖·羅哲姆；看見一個僧人仰頭對天望着，身上有許多箭從身上穿過，絲毫沒有痛苦的表示，便斷定是聖·瑟巴士梯安；我們倘若看見一個僧人的畫像，呆呆的對天望着，然而沒有上述的特別「商標」，只要將這四個聖徒的名字提出來，問一問人，總有一個是對的。

我們共計看過一萬三千幅聖·羅哲姆，二萬二千幅聖·馬克，一萬六千幅聖·馬太，六萬幅聖·瑟羅士梯安，四萬幅宗教畫。我相信在威尼斯耽擱的時候倘若長一點，在繪畫上的造詣，一定不在美國一般畫家之下。

丟開繪畫不談，借這個機會，不妨將我們在威尼斯找到的一個嚮導介紹一下。

這一個嚮導總算是例外的例外，他有知識，也不討厭。他本是美國的黑人，父母都是黑奴，住在南加羅林那。他生長在那裏，受過很好的教育。他能談能寫，能說英國，法國，西班牙，意大利四國語言；他崇拜藝術，所以沒有一點俗氣，對於威尼斯的掌故也很熟悉，每到

一個地方，他會很詳細的告訴你，而且有條不紊。倘若他是文學家，一定很會寫小說，因為他說到一個人物，總是描摹得像活的一般，有聲有色，毫不呆板。我看他穿的衣服又比我們漂亮，怪有禮貌的，說起話來不快不慢，聲調也不刺耳。威尼斯待遇黑人和白種人完全一樣，所以他告訴我們，他是不打算回到美國去的了。他的話很對，我希望永遠放棄回到故鄉去的念頭。

我們明天便要離開威尼斯了，關於威尼斯的素描就此結束，這在我和讀者雙方都覺得是適當的——我想。



## 一一一 弗羅侖斯

我們在威尼斯的時候，同船的旅客有許多剛從瑞士跑得來。他們在瑞士遊歷得很暢快，也沒有發生什麼不測的事情，健康很好，也沒有生病，大家覺得幸慰。

我們，風景看夠了，所以一同坐在火車上的時候，火車儘管停，沒有一個想跑下去看着。我曾經做了一日筆記，將沿途的情形約略記了下來，但沒有提到波侖亞那個地方。現在彷彿記得到波侖亞的時候，那一天是晴天，碰巧才舉行過輕氣球昇空演習，沒有能夠飽一下眼福，實在是可惜的。

我們在弗羅侖斯住了幾天。

弗羅侖斯起初很使我們有趣。我們看過紀念大衛的廣場，銅像雕刻得莊嚴生動，也走過幾哩長的畫廊，所有繪畫都是歷史上享着大名的。不過我們在歐洲已經欣賞過不少名畫，所以對那許多繪畫不怎樣感覺興趣。我們在別處見過不少極優美的風景，所以

弗羅倫斯的風景失去了牠的誘惑性了。

我們在城外訪問過伽里略的葬地。這位大物理學家倒霉一世，受盡社會的攻擊和虐待，教堂裏的人罵他是異端，是人妖；現在我們都知道他在物理學上的發明是不朽的，是偉大的，對他表示萬分的欽佩和崇拜，弗倫羅斯的人因為有了這一位物理學家，也覺得很光榮，時常將他的姓名放在嘴裏，認為是體面不過的事情。但他的骨頭仍舊埋在這荒涼寂寞的地方，沒有遷移，而且坟前面長滿了草，不像有人管理照料，我們看了之後，不禁替伽里略叫冤。

神曲的作家但丁也是住在弗羅倫斯的，在一個禮拜堂內看到他的坟墓，但那是衣冠塚，沒有棺木。我們覺得毫不奇怪。因為他和伽里略一樣，生活世上的時候，受盡當地人殘酷的待遇，在流亡中度了一生。

弗羅倫斯是以珠寶業著名的。市場上充滿了珠寶一類的裝飾品，鑲嵌非常細緻。那些範圍較大的裝飾品商店，都請了固定的技師，專門製造這一類東西；因為銷路不錯，他

們的待遇也很好，到了六十歲的時候，即使不工作，也可以拿到養老金。不過這些技師，用腦過度，多數是近視眼，活到六十歲的極少；幸而活到六十歲，餘剩的日子已經不很多，拿不了幾年養老金，就會得死去而自動放棄這優特的權利的。

本領最好的技師能夠將芥子大小的寶石，嵌到一隻普通鈕扣上去；他們將寶石鑲成一朵極細的玫瑰；枝、梗、刺、花、式式齊備，顏色又鮮豔，看起來幾乎和天然的差不了多少。

我曾經在弗羅倫斯迷過二次路。

那時是夜裏九點鐘。我在外邊跑了一段路，忽然抬起頭來，向周圍一看，兩邊的房屋樣子都差不多，走來走去，都是彎彎曲曲的街道，認不得那是回到旅館去的路。東轉西轉，一直跑到早上三點鐘。初迷路的時候，路上行人很多，很熱鬧，燈火輝煌，鋪子裏生意也不錯，所以我懷了愉快的情緒，在街頭隨意散步，心裏一點也不慌；後來夜深了，走的人少，鋪子關了門，街上冷清清的，我才開始焦急起來。要想找一個人問路偏偏找不着，警察也沒有一個。我口渴得很，煩燥異常。走到早上三點鐘一直沒有停過。後來無意走到城門口。兩

個守衛的兵士從旁邊跳了出來，手內平拿着槍，擋住我的去路，我嚇了一跳，忙用意大利話對他們說：

『我是從歐洲旅館來的。』

說來慚愧，這句是我在意大利學得僅有的一句意大利話。既不像意大利話，又不像法國話，無怪兩個兵士不懂了。他們對我注視了一會，搖搖頭，表示不懂，將我帶到司令部去。他們檢查我身上，沒有犯禁品。他們從衣袋內找出了一塊肥皂（我們身上都有一塊肥皂，免得在旅館需要的時候，找牠不着），覺得奇怪，我便送給他們，他們當做稀奇的東西，歡天喜地的收了下來。我繼續的說我是從歐洲旅館來的，他們繼續的搖搖頭。後來一個年輕的兵士走了過來，說他認識我所住的地方，他自告奮勇，送我回去。但走了許久，仍舊找不到我住的旅館，他表示失望，向我告別，對我說他現在也記不起來了，他自己還要化幾點鐘工夫，才摸到城門口去哩！我詫異得很，也懶得問他什麼原因，只好硬着頭皮自己摸索，正要向走路的人查問的時候，旅館就在自己面前！

起初我不明白什麼原因，後來向本地人打聽，才明白的。原來守衛兵時常調動，這一個月是他們，下一個月便換上另一批兵士。弗羅倫斯的軍隊時時刻刻調動，一會兒在城裏，一會兒在鄉下，所以他們不認得路。據說這樣來往調動，可以防止他們和人民接近，執行職務的時候，才可以破除情面。但根據我這一次的經歷，倘若我將來也帶兵，我一定將這辦法取消。

在比薩我們曾經登過歷史上著名的建築——斜塔。因為是有名建築，所以對於物理學稍有研究的人，都知道牠高一百八十呎左右——但我要請讀者注意，不要看輕這高度，一百八十呎已經和普通三層樓的高度差不多了；牠矗立在你面前時候，已經不很矮，何況是斜的，突出垂線有十三呎之遠呢！牠從建築完工到現在，恰巧七百年，建築的時候是否故意把牠造得這個樣子，現在無從考據。全部用大理石建造，共計八層，四面有雕刻精緻的石柱。本來是一座掛鐘的塔，頂上有一隻古鐘。有盤梯可上下，暗得很，但方向是錯不了的，因為你只要記好塔朝那一方向傾斜，你在盤梯上，覺得腳底下的石級翹了起來。

來的時候，那便是到了傾斜的那一方向了。盤梯中間有一根粗繩，從底下一直通到塔頂上的鐘。站在塔頂上，一定要在斜的一面，胸部靠緊了欄干，才能看到地面。這時候你還要伸長了頭頸，心驚胆戰的往下面看，才能勉強看幾分鐘；因為塔太高了，又是斜的，人站在上面，彷彿要從欄干上翻出來——這時候，你除害怕之外，決不會有閒心思來想到什麼科學原理的。

杜麥禮拜堂就在距離比薩不遠的地方。那是歐洲最早的禮拜堂，距離現在已有八九百年的歷史。建築富麗，處處表示出當時的弗羅倫斯的富庶和繁盛來。因為弗羅倫斯在當時有絕大的經濟力量，才有餘力來經營這一座偉大的禮拜堂。不過現在杜麥禮拜堂已經變做貧民窟，給我的印象是貧困骯髒，而不是富庶繁盛了。

裏面的洗禮堂歷史比斜塔相差無幾，建築也相當富麗，伽里略便在那裏看到燈的搖擺，而發明鐘擺等速度的原理的。

洗禮堂內的回聲很動人。舉行禱告奏鋼琴的時候，鋼琴的聲音從牆壁上回過來，音

調非常柔和，我以為比在米蘭聽到的還要好；米蘭的回聲從山石上回過來，除了響亮重複以外，沒有其他優點，這裏的回聲却充滿了神祕的意味，聲音不高，却教人聽了有說不出的感動，教你不能不對宗教發生熱烈的信仰——倘使有人說我誇張，我並不反對，但責任應當由我的耳朵來負，和我現在手裏拿的筆是沒有關係的。

古代的人有一種奇怪的迷信。他們不能夠使心裏不生惡念，也不能夠使自己不做好事，却特別注意形式。他們覺得建築偉大的禮拜堂，還不足以表示懺悔，特從耶路撒冷用船裝來大量泥土，預備替自己建造坟墓；他們以為將自己的骨頭埋在「聖地」的泥土當中，罪孽便可以消去。我們在比薩看到這類坟墓很多，便是這個道理。

我們離開比薩，到勒格澤的時候，已經傍晚，正要關城門了。隨後便上船。

這船將我們從紐約帶到歐洲，現在重新坐在上面，彷彿一個遠遊的旅客回到故鄉，有說不出的快樂。據說這船從勒格澤開出，到了那不拉斯，乘客要經過檢疫的手續。有許多人，不願意經過這種麻煩，所以也拉了我加入他們的一夥，改搭法國船到米克奇，繞道

羅馬，坐火車到那不拉斯。因爲坐火車的乘客，不論到那不拉斯什麼地方去，都可以免除檢查的。



## 二二一 羅馬的名勝

米克奇的天氣熱得可怕。街道窄狹，建築高大臃腫，似乎含有避熱的作用。全城找不到一個禮拜堂，這在意大利是很少見的。沒有值得一看的東西，我們沒有耽擱，便到羅馬去。

羅馬的建築雖以偉大富麗著名，但普通民間住所並不如我們理想中的堅固美觀。有許多房屋既不是石頭的，也不是磚造的，而是將木板一塊一塊的釘在柱子上，便叫做住宅。因此時常有失火的事件發生，每隔一兩個月，總要發生一次火警，一燒便是十幾幢；救火機整天準備着，隨時可以出動，不問日夜，祇要救火鐘一敲，馬上有救火機抬了來。單是羅馬有救火機，意大利凡是大一點的城鎮，救火機的數目總在一百架以上。而且每架救火機僱有救火員，他們除救火之外，不做別的工作。担任救火的人等於開設保火險的公司，倘若你出了救火費，而房子燒掉的話，他們可以賠你錢。

我們到過聖·彼得禮拜堂。

這一座禮拜堂闊三百六十呎，高四百三十八呎，外觀不及美國白宮的美觀。我們剛進去的時候，並不覺如何偉大，因為裏面的東西雖然比一般大到五六倍，但建築太大了，所以顯不出偉大來。屋頂圖案異常美麗，用千千萬萬手指大小的顏色玻璃，鑲成各種聖經故事，勻淨光滑，彷彿名畫家的作品，看不出一些人工的痕跡。支撐屋頂的圓柱周圍有六十呎大，比普通三層樓還要高，但有屋頂壓在上面，便不覺得怎樣大。柱子上的圖畫是用六呎長的畫筆繪成，不過立在下面看時，仍舊感覺纖巧有餘，剛勁不足，這是因為周圍的東西太大，比起來不相稱的緣故。

最近由政府發起，曾經將內部修理過一次。牆壁上和圓柱上黯淡了的金紙，換了下來，還沒有完工。最高的地方沒有這樣高的梯子可以爬上去，只好將工人懸在空中，盪盪盪去，做這一類的事情。盤旋在屋頂下的閣樓距地面二百四十呎。遊客要看禮拜堂整個的內容時，都喜歡爬到閣樓上去。我站在閣樓裏面，看掛在繩子上的工人盪到圓柱四周

去工作，那工人簡直像一個蜘蛛。他渺小得可憐，繩子小得像蜘蛛網。這時正有五萬個人在這裏做禮拜，但一點不感覺擁擠，禮拜堂內還是好像沒有人一般，冷清清的。

禮拜堂內有十二根柱子，又藏着耶穌帶過的荆棘的王冠，和耶穌在上面受難的十字架。

我們又爬上屋頂，那裏本來只站得下十個人，我們却去了十二個，所以擠在上面，便熱得像躡在火爐上一般，難受得很。立在上面，全城的建築物，都呈顯在我們的眼前。我們欣賞多時，方纔跑了下來。

聖·彼得大禮拜堂在宗教方面，佔有極崇高的位置，除了耶路撒冷，便要數着牠了。不但藏着耶穌的紀念品，同時又是聖徒彼得顯示靈跡的所在。我們瞻仰過拘禁彼得的地牢。他在裏面宣揚教義，將看守他的兵士說服；據說他曾經使得空中流下聖水，讓兵士們受洗禮。禮拜堂的管理人在地牢的石壁上，指着一塊石頭，說上面印着彼得而魔的輪廓，那輪廓雖然很清楚，但我們覺得懷疑。我們在羅馬城外，曾經遇到一個牧師，指着一塊

石頭，上面有兩個人腳跡，說是彼得留下的，我們也覺得懷疑。據那牧師告訴我們，天使將彼得從地牢內救了出來，走到城外，遇到耶穌，叫他回去，因此仍舊回到地牢內去。彼得留下腳跡的地方，便是遇到耶穌的所在。但地牢牆壁上的輪廓和普通一樣大小，留下的腳跡却比平常人大兩倍。爲什麼先後大小的比例不一樣，而且深夜留下的腳跡，是誰看到的呢。因爲這樣，我對這兩個傳說，都保留着懷疑態度。

後來我們去憑吊全世界聞名的圓形劇場。

我們平時在書本上或者圖畫內看到圓形劇場，對於這偉大的建築已經有很深刻的印象。這劇場有一千六百呎長，七百五十呎寬，一百六十五呎高，可容觀衆座八萬席，站着的觀衆二萬人——根據這個數目我不難估計羅馬當時需要娛樂的公民是多了。看到這偉大的圓形劇場，不由我想到美國懲治罪犯的方法了。

在美國，一個人犯了罪，最重的處死刑，其次把他拘禁起來，或者逼着他做苦工，爲國家服務，施以感化教育，希望他將來做一個好人。不但美國如此，世界上一切文明國家都

是這樣古代羅馬懲治罪犯的方法很特別；當時最普通的罪犯是耶穌教徒，因為信仰的不同，羅馬人非將他處死不可。但他們聰明得很，利用已經宣告死刑的罪人做娛樂的資料，羅馬人將許多死囚關在這一箇劇場裏面，叫他們決鬥，互相火併，或是放出一隻野獸來，叫他們和野獸相搏。據可靠統計，犧牲在這圓形劇場內的耶穌教徒前後達七萬人在。耶穌教徒的眼光裏，這劇場是信徒們殺身成仁的聖地。這也有相當理由，因為彼得留下的面影和足印算是聖蹟，許多人爲了忠實的信仰而犧牲生命的所在地，當然也可算聖地了。

一千八百年以前，圓形劇場是羅馬最大的戲院，又是舉行賽會的地方。那時國力強盛，人民富庶，每逢休假日，上自政府當局，下至平民，都集合到這裏來。世界各處的角力家都趕到羅馬，參加決鬥。一個人倘若沒有來過這裏，便不能算是時髦人物。開衣鋪子的老闆，倘若生意清淡，便到圓形劇場買一張價格最高的票子，穿上鋪子裏的存貨，坐在前面，逗引人家注意，隨後他的存貨就可賣掉，因為他穿的衣服已經成爲羅馬流行的式樣了，

倘若小職員自甘墮落的話，不用自殺，只要約了他的年青的女友，到圓形劇場來看看表演，吃吃冰淇淋，多跑幾趟，他的錢準會用光，不到幾個月工夫，便可以宣告破產——這是消極的自殺。

當時男性在嘴上留着兩撇翹起來的鬍子，穿上一件大氅式的外衣，每星期六能夠到這裏（因為票價極貴，）坐上一兩點鐘，便可稱為標準的男子，很容易得到女性的愛慕。

我很幸運的在劇場的壁縫內，找到一張說明書。這一張說明書已經破爛了，上面有牙齒咬過的痕跡，背後有兩行小字，寫的拉丁字很娟秀，像是女性的手筆。現在譯在下面：

明天夜晚七點鐘，到太平岩來和我相會，不可太早，也不可太遲。因為那時候我媽也和朋友約定去會面哩。

### 克拉都麗

讀過這別緻的情書的幸運兒在那裏呢？寫這娟秀字蹟的少女又在什麼地方呢？當

時那可愛的纖手，寫這情書的時候，心一定跳的很厲害吧！美人已變做黃土，自然的法則實在太殘酷了！

更幸運的我還檢到一張當時的報紙，刊着表演的情形，雖然失去時効，但能幫助我們了解當時的情形，所以將牠翻譯出來。我的拉丁文知識不大高明，即使有什麼小錯誤，也得請讀者原諒。大意是這樣：

（上略）這幾天氣候熱得教人難受，但圓形劇場的生意仍舊很好；觀衆約有六萬。街上擠滿了到戲院去的人，車馬幾乎不能夠通過。奧理立皇帝坐在御用的包廂內，大爲全場觀衆所注目。全城貴族和軍界領袖來的很多，最使人興奮的是最近戰場立功的「虎威」將軍，帶了桂冠，精神煥發，進院的時候，觀衆對他發出熱烈的歡呼。

戲院內修理一新，壁畫已重加彩色，金碧輝煌，十分悅目。我們平時坐在石頭的座位上，又硬又熱，非常討厭；現在已加上柔軟的皮墊，舒適美觀，不愧是羅馬最大的戲院。

最初表演是比劍。兩個業餘角力家，年紀很青，體格也很結壯，和一個犯人比賽。這犯

人本來是一個有名的角力家。他們三個人可說是棋逢敵手。青年當中年紀較大的一個，持劍的姿勢非常優美，對於劍術一望而知是有極深的功夫的。而用聲東擊西的方法，戳了犯人一劍，全場喝起采來；不過抽劍的技術較差，所以結局難免一輸。據他的朋友說，業餘角力家能有這樣的演出，已經難能可貴，倘若再練幾年，一定可以殺死那犯人的。

當時他的妹妹也在場，顯出相當沮喪懊恨的表情。

年紀較小的青年接在後面比賽，很有幾手是精采的，不過後來也被刺死。他的母親像瘋了一般，在場內大哭大叫，被警察攆走。那婦人在這種情況之下，因感情衝動，或許是可以原諒的，但有皇帝在座，而且表演還剛剛開始，這一種妨害秩序的行爲，戲院當局須加以糾正，不應當將他趕走便算了事。

那犯人比賽的時候，動作敏捷，也很勇敢。因爲他若是能夠保持勝利，便有赦免死罪，恢復自由的希望。他的妻子和兒女都是從鄉下跑來，對他是一個很大的鼓勵，同時也暗示他倘若獲勝，便可回到渴望已久的故鄉去。所以當第二個青年倒在地上的時候，他的



妻子將女兒擁抱在懷內，歡喜的笑了出來。可惜這歡喜是暫時的；那青年雖然受了致命傷，乘他不備的時候，掙扎着從地上爬了起來，用最後的力量將手內的利劍，刺入他的腹部。他慘叫了一聲，也倒下來死了。

第一場很滿意結束了。戲院經理立到幕前來，向觀衆道謝，幽默的口吻，博得不少喝采的聲音。

第二場是史密士和罪犯比劍。史密士是有名的劍客，出場時觀衆席上六萬塊手帕在飛舞，觀衆對他素有好感，所以歡迎的特別起勁。最緊張的時候，只見他的劍閃電一般在耶穌教徒的頭上旋轉，那許多萬惡的罪犯碰到他的劍鋒，便倒了下來。聲音響得像打雷。但一不留心，他的頭略轉動了一下，犯人的劍已刺入他的胸口，這名聞世界的劍客竟然傷重而死。史密士這次的慘敗，實在是戲院方面很大的損失。他不該將頭任意轉動——大概他是在注視某一個女觀客——以致給對手一個報復的機會，這雖是題外的話，但很可貢獻一般年輕的角力家和劍術家，做一個參考。

最後一場是神童和小老虎決鬥。那孩子不愧是神童，他接連打敗四隻小老虎，除了頭上破了一大塊皮之外，沒有受別的傷。

總之，昨夜的表演相當精采，皇帝親臨參觀，更足以增加戲院的光榮。但我們覺得戲院需要改進的地方很多。最使人難堪的是小販兜賣食物的叫聲，嘈雜刺耳，應叫警察將他們趕走。昨夜場內屍身拖出的時候，觀眾有人怪叫，也應當禁止。

我們需要娛樂，但也當嚴守秩序，何況有皇帝陛下在座呢？

今夜更有精采的演出，最後一場是人獸決鬥，比昨夜還要緊張。總有幾個耶穌教徒要被老虎吃掉的吧。（下略）

我譯完這幾節又像記事，又像批評的報紙文章，覺得除了歎息之外，實在沒有什麼可說的話了。

## 一三三 離奇的墓穴

我素常是崇拜恩琪羅的。

這一位藝術大師有絕大的天才，對於繪畫雕刻建築詩歌，無所不精。但是在現在很有一點不敬的意思，老實說，我討厭他，我需要換一換口味。在熱那亞，他包辦了一切；在米蘭他的學生包辦了一切；在威尼斯等地，凡是和藝術有關的東西，嚮導總是抬出他的名字來，在弗羅倫斯，他繪畫一切，設計一切。在比薩除了斜塔之外，沒有一件不經過他計劃。而羅馬尤其厲害，聖·彼得大禮拜堂是他計劃，他又是教皇的藝術顧問，上自教廷建築，下至衛士服裝，他都會經貢獻過意見。羅馬到處有恩琪羅的作品。所以後來我們遇見藝術品，用着嚮導說明，不等他開口便說：『這又是恩琪羅的作品了。』

有一天，我們走過羅馬法庭前面，空場上兀立着一座精美的銅像，我問嚮導：

『這是恩琪羅的傑作嗎？』

嚮導說：

『不知道。』

我們覺得奇怪，怎麼竟然會有例外呢？

我們指着法庭的大建築對嚮導說：

『這一定是他設計的了！』

嚮導睜大眼睛，停了一會，說：

『設計的藝術家比他早一千年。』

我們覺得更奇怪，但同時又感到輕鬆。這一種心理實在微妙得<sub>得</sub>。普通人都是喜新厭舊的，所以恩琪羅儘管是偉大到萬分的藝術大師，但因為作品太多了，風格筆調自然前後一致，我們只感到單調乏味，而他的藝術價值是沒有關係的。

我已往曾經說過，做嚮導的人都有壞脾氣；要找一個稱心滿意的嚮導，比找一隻白羽毛的烏鴉還要難——希臘神話裏是有白烏鴉的。

我們這位嚮導的壞脾氣是歡喜誇張，性急如火，跟在他後面走路，十次有九次是累得滿身是汗。

有一次，他帶我們上市中心在一個營業性質的古物陳列所內，一邊奔跑，一邊說：

『先生們快跟我來見哥倫布的手蹟。是他親手寫的，也是世界上最精美的書法！』

他找着管理人，叫他打開一隻木頭箱子，很費了一番手續，單開鎖找鑰匙，便忙了十分鐘，管理人將一幅羊皮紙拿在手內，紙上面積滿了塵垢，已經發黃。他用手指彈着羊皮紙，眼睛燦亮，連說帶做，彷彿在跳舞。他說：

『先生們！這是哥倫布寫的。他從美洲回來了之後寫的。你們看，這筆路是多麼好看啊！』

我們看看沒有什麼出奇的地方。醫生懂得一點意大利文，仔細看了一會，也感覺不到什麼興趣，祇是搖搖頭，說：

『真是哥倫布寫的嗎？』

「怎麼不是他親手寫的，不然怎麼會這樣的漂亮。」

醫生將羊皮紙攤在桌上，看了又看，帶着堅決的語氣說：

「我在這一幅字內，看不出絲毫哥倫布寫的證據；而且這樣庸俗的筆調，我們美國十四歲的孩子也還寫得出的。」

「這是哥倫布寫的啊！」

「無論是誰寫的，寫得這樣糟便沒有看的價值。這裏倘若有真蹟，拿出給我們看，倘若沒有，不必拿假古董出來騙人。美國人不一定全是瞎子。走吧！」

走到羅馬特有的墓穴裏。這墓穴很別緻，是一個變相的地窖，容積很大；又像一個無底的洞，左盤右曲，兩旁凹進去的地方，每隔幾步，總有一首死屍。死屍附近的岩石上，刻着宗教文字，有禱告，也有讚美詩。從前這些地方，本是基督教徒逃難的所在，白天就蟄伏在這幽深的洞穴內，夜晚才爬出來找東西吃。管理墓穴的牧師告訴我們，有一個聖徒，夜晚出來的時候，不幸被巡邏的兵士發現了，立刻射死，屍首後才設法偷運到這裏來藏着。他

又說初期的幾個教皇，也曾經躲在這裏過，白天也是不在地面上活動的，十七年中——從二二五年到二五二年——教皇都是度的地下生活。地下生活當然極不衛生。有一教皇就職以後，做了兩三年就死在裏面。另一位被敵人暗殺，死在寶座上。那個時期的教皇不容易做，危險太多了。

這樣的墓穴羅馬一共有二百六十處，據精密統計，裏面的地道連接起來，有九百哩長，所藏死屍計七萬具。我們限於時間，不能夠都去，只看過一兩處，便沒有再繼續了。但描寫墓穴的妙文不是沒有。美國有一位作家，到過這樣的墓穴。他說埋藏在那地穴內的牧師，曾經見過聖·瑪利亞，又說：

『這牧師死了一百年之後，封做聖徒，屍身發掘出來的時候，舌頭和心臟，仍舊沒有毀壞，現在保存在玻璃匣子內，供人瞻仰。法國軍隊攻入羅馬，將教皇庇護三世擄往巴黎，這心臟突然流出血來。』

讀到這樣的妙文，我不禁生出無數感想來。倘若這種文章是出自中世紀僧侶之手，

絲毫沒有什麼奇怪，徧徧作者是十九世紀受過科學洗禮的學士先生，怎不令人奇怪呢！我對於這位大作家虔誠的宗教信仰，真是佩服之至！



## 二四 用人骨做裝飾的修道院

羅馬有一個修道院，裏面陳列着幾千具枯骨，慘厲奇特，在世界上不容易找到第二個同樣的地方。

我們走進修道院大門的時候，一個僧人前來迎接。我們的來竟是看人骨，所以在小禮拜堂內不多耽擱，瞻仰一會，便走進一個很大的房間。那房間隔做六段，每段的佈置和裝飾品各有不同——裝飾品一律是人骨造成的。有圓的穹門，由大腿骨拚成；有小塔，完全用髑髏堆起來的；此外各式各樣的小型建築，彷彿是小擺設，陳列在房間裏面，原料既不是石塊，也不是泥土，而是人身上的腳脛骨和手臂骨；牆壁上的圖案，有葡萄藤，也有樹木，都是一點點的脊骨連綴起來的。葡萄藤上的鬚是乾癯的腳筋，樹上的花朵是膝蓋骨和腳趾甲。我想做這一種東西，不但需要時間，還要耐性。倘若像我這樣沒耐性的人，一輩子也做不了一件東西；而且人骨拿在手裏的時候，萬萬不能把牠當做人體的一部份看。

待，應當像泥水匠拿着石塊或者磚頭一樣，眉毛皺也不皺，把工作做完就算。我問陪伴我們的僧人說：『這許多東西是誰做的？』

『我們自己做的。』他說！

『這些人骨那裏來的？』我又問。

『都是和我一樣的僧人。』他回答。

『這樣大的房間，要多少人骨，才能佈置得好？』

『四千副人骨。』

『要多少時間？』

『幾百年。』

隨後他又說，『我們做的時候，先要把人骨拆開，比方說，髑髏在一處，臂骨在一處，然而主要的骨頭，我們都加上標記，到現在我們還能夠認識，決不會弄錯。標記全靠口傳，而且，是暗號，你們是認不出的，是嗎？』

他捧着一顆黃而發黑的髑髏說：『這是安希摩——三百年以前死的——是一個好人。』

接着他捧起另一顆髑髏，呆呆的望着，眼睛發出神祕的色彩，樣子像掘墓的小偷，又像古董店的老闆。

『這是湯姆斯。他是羅馬的王子，愛了一個財產比他少的姑娘，他的父親將他放逐出來，那姑娘也被逐出羅馬。他到處尋訪那姑娘的下落，竟絲毫沒有結果；他又秘密回到羅馬，在這裏加入了我們的組織。他厭倦了流浪的生活，所以將餘剩的生命，交給上帝，替上帝服務。後來他的父母相繼死了，那姑娘也回來了，心裏很高興，以爲他的父母一死，兩人便可結婚，組織一個美滿快樂的家庭。有一天，兩人在街上遇見了，還彷彿認識，但是太遲了。他已經做了僧人，怎樣能背叛神聖的宗教呢？他悲痛極了，沒有跟那姑娘說一句話，便暈倒在街上。廟內的人將他抬回來。此後他沒有說過一句話，不到一星期便死了。你們看（說時拿起一根腳脛骨）這就是他的骨頭。天花板上樹葉裏面的脈絡，是他的手

指骨，距離現在已經有一百五十年了。」

我們聽完了這一個故事，覺得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心內有說不出的難過，而那僧人的態度，比外科醫生還要冷靜十倍。我問他廟內的僧人，願意不願意照樣在死了之後，將骨頭拆開，放在這房間內。

『照規矩我們死了之後，應當將骨頭放在這裏，誰也不能例外。』他很鎮靜的說。

我看他的神氣，好像將人骨當做鐘錶內的機器，應當拆開或是拚攏。他又好像很願意將自己的骨頭放在這裏，他的眼睛注視着一幅圖案，大概心裏在想，將來總有一天，會將自己的肋骨裝上去，修補，修補好了的吧。

房間裏面放滿了人骨。壁角內有幾具骨頭沒有拆開的屍首。

穿了黑色的僧衣，骨瘦如柴的手緊握着，放在胸前；頭髮亂蓬蓬的覆着前額；皮膚已經變為棕色，陷落下去；眼睛沒有了，眶內只有兩個洞，黑沈沈的看不清楚；鼻子歪着，尖頭也沒有了；嘴唇場在半邊，兩排黃的牙齒露了出來，像裂開了嘴對我們寧笑。

我們的背脊漸漸發涼，手慢慢的往下沈覺得這樣死氣瀰漫的氛圍裏實在不能再支持一刻鐘。我們祇得匆匆辭別了怪和氣的僧人，走了出來，心上好似幾千斤重的石頭才落了地！

我們又到羅馬教廷所在地的梵諦崗去。

梵諦崗是天主教的聖地，十字軍東征的時候，教皇的威權超過歐洲一般帝王之上。不但宗教方面的寶物收藏很多，即使藝術方面傑出的作品，教廷收藏的也不在少數。古代僧侶對於世界文化有過極大的貢獻，他們將若干有價值的書籍，或是手抄，或是口傳，才得流傳到現在；而教廷對於古物的保存，更爲認真。美國政府遇到科學上的發明，特別注意，政府當局負着獎勵科學和保障發明人利益的責任。梵諦崗教廷遇到古物，不惜鉅大代價，立刻收買下來，對於藝術尤其注重。這是民主政府和宗教機關的不同之點，誰優誰劣，誰對於人類利益較大，很難加以判斷。我在梵諦崗看了許多藝術傑作，心內發生上面所說的一點感想，至於看到的是些什麼東西，教廷內的風景怎樣，我因爲某種原因，不

想寫出來。好在讚歎教廷的大詩人和專寫描寫一類文章的作家很多，即使偷一點懶，也是沒有什麼妨害的。

關於整個的羅馬城，我本來想寫一本正正經經的「指南」或「一覽」的書籍，但並沒有成功。因為羅馬太偉大，太迷人了，歷史又那麼的悠久，不知道從那裏寫起。我彷彿是一個頑童，走進糖果店，覺得樣樣都好，樣樣都可愛，不知拿那一樣好。我換了一百張稿紙，寫了又塗，塗了又寫，但總找不着適當的開始的句子，結果只好長噓一聲，擱下了我的筆。

我們的通行證驗過了，還是丟下鋼筆，往那不勒斯去吧。

## 二五 上維蘇威火山

帶我們到歐洲來的船果然停在那不勒斯港內驗疫。我們坐火車來的幾個人，幸而沒有坐船，否則也難免被關禁在上面的危險。船比我們早到，但因為驗疫的緣故，船上的人既不准登岸，閒雜人也不准上船。因此船上的旅客等於受了十天的監禁處分。他們唯一的權利只有伏在欄干上，眺望那不勒斯和維蘇威火山的遠景，能看不能去，那種焦急無聊的滋味夠他們受的！我們這幾個人，每天僱一隻船，去問他們什麼時候可以上岸。我們在相隔十步的水面上，提高了喉嚨，和他們問答；告訴他們這裏的旅館在歐洲是最便宜的，冰淇淋的味道特別中吃；附近有許多風景好的地方等待他們同去遊玩。他們聽了十分高興，才漸漸忘記目前行動不能自由的痛苦。

等到驗疫的手續辦妥，船已經被扣了十天了。我們結伴到維蘇威去。

我對於維蘇威的印象非常深刻——固然由於風景的新穎奇特，但使我念念不忘

的却是沿途所受的種種麻煩，這種經驗在到處是領略不到的。

我們同去的一共八個人，半夜裏就離開了那不勒斯，一點半鐘走到阿南雪，——是維蘇威附近的一個小鎮。

阿南雪鎮上的居民和到處的意大利人不同，一般意大利的下層社會對付外來的遊客，時常露出傲慢的態度，譬如旅館裏的茶房，你不先付錢給他，他決不肯動。阿南雪的苦力遇見我們的時候，慇懃得厲害，他們從不向你討錢，而是用包圍的方式，卑賤的態度逼住你化錢。我們的車子剛停，便有人趕來開車門，——你跑出來，他才向你要錢；他替你刷衣服——兩分錢；向你微笑——兩分錢；鞠一次躬——兩分錢；他們拿了錢便走開。你沒有錢給他們，他們一定跟牢你走到東，走到西，只要能夠賺錢，無論什麼事都情願做。他們慇懃的第一個目的是錢，第二個目的還是錢。這種行爲是變相的乞討，但他們穿着相當富麗，並不褻褻。

最使人頭疼的是亂討虛價。要出來的價格一定要比實在的數目多到四倍以上。倘



若你太老實，接收了他們的討價，他們又會得懊悔討的太少，立刻想出別種花樣來反悔，重提出一個新價格出來。因此我們買兩三分錢的東西，也會發生爭執；僱一頭驢子，爲着酒錢問題，也會得面紅耳赤。

我沒有機會和阿南雪的上層社會接觸，所以我便略去不寫，不過我所敘述的下層社會的情形，担保是千真萬實，決沒有說一句謊話。

在阿南雪雖然感到種種麻煩，但風景却不壞。

有一天夜裏，我們立在一座小山頂上，遠遠的望見那不勒斯的燈光，閃爍絢爛，像一副金鋼鑽綴成的項圈——不及上面星光的明亮，但比星光更美麗，更柔和——項圈裏而有無數似斷似續的發光的直線和弧線，那便是那不勒斯城內的街道。我們是騎驢上山的，這時那慣爭酒錢的驢夫，跟在後面，不知怎樣，忽然被驢子踢了一下，仰面跌倒，滾到兩丈以外的石頭上去。前面呈顯着美麗的夜景，同時驢夫又得了應受的責罰，我心內感覺痛快。

從阿南雪再往前走，地勢漸高。距維蘇威二哩的時候，已經走到離海一千八百呎高的地方了。沿途全是崎嶇的山路，忽高忽低。路兩旁是深谷，谷內充滿了火山的溶液和成塊的岩石，有似樹榦的，有似葡萄籐的，五色繽紛，熱氣從下面蒸發上來，我們渾身流着汗。

後來路愈走愈陡，祇得下了驢子，運用自己的手和腳，拚命爬上去。本來這裏有抬轎夫，專抬旅客上山，但山勢太陡，難保沒有危險，我們沒有冒險的勇氣，認為還是自己爬上去最妥當。平均起來，爬上兩三步，總要退後一步，幸而沒有滾翻下來，還算運氣好。每次爬五六十步，就要休息一會。我們整整爬了一個早晨，——共計一小時十五分鐘。

我們終於到了火山口上。山口像一個大坑，大概有二百呎深，四五百呎闊。山口裏面兀立着一座硫黃遮蓋着的小島，四周圍着沸動的火山溶液，紅、墨、黃、紫、各種顏色混和在一起，迴旋激盪，沒有一刻是靜止的，早晨的陽光照在上面異常好看。

一個人立在火山口上看一兩星期，也不感覺厭倦；因為火山裏面的溶液，形成各種圖案，有時像鮮花，有時像人物，刻刻變換，不容你有轉動眼睛的機會。

我們在火山山上沒有看到火，但硫黃的氣味從無數的石頭縫中穿出來，鑽進鼻孔，非常難受。我們因為在上面時間久了，不得不用手帕掩住鼻孔，否則據說有窒息的危險的。我們看見幾個孩子，用紙捻伸到石頭縫裏去，不久便燃着了。我們採用他們的方法，取火吸烟，覺得很有趣。有人將雞蛋放在石頭縫上面，不久也便熟了。

可惜早晨的太陽光不強烈，霧氣很濃，所以火山口內的情形，看得還不十分暢快。

據說維蘇威火山在六十年前，曾經大爆發過一次，那天有幾萬噸石頭被衝到天空去，灰塵曾經落到七百五十哩外的海船上去。不過這樣驚心動魄的場面，現在是不容易遇到的。

但無論如何，維蘇威是可愛的，不會到過的人是不會了解牠的可愛的！

## 二六 被火山埋藏過的古城邦貝

邦貝又稱龐培，一千八百年以前，維蘇威火山爆發；火山的溶液和灰土，將牠埋藏在地下，到最近才發掘出來的。

我們從邦貝一座面對地中海的城門走了進去，上面有一座神像，孤零零的立着。我們經過一條很長的街道，打掃得很清淨，兩旁有許多建築，沒有屋頂，石柱還兀立着，雕刻的花紋十分精緻悅目。街頭有一座監獄，這城發掘出來的時候，有兩個犯人，屍體縛了鐵鍊，死在這裏面。

我們看過許多達官貴人的邸宅，格式和佈置，都差不多。在一千八百年之前，像我們是沒有資格跑進去的。門口照例有一塊石頭，刻着歡迎來賓的拉丁文；沒有拉丁文的石頭上，便刻着一隻狗，含有一「內有惡犬，行人止步」的意思。門內是走廊。走廊盡頭有大理石噴泉。噴泉兩旁是會客室，後面是寢室，再往後是膳廳花園。地上一律鋪着大理石，有

各種顏色鑲成巧妙的圖案；牆壁都曾經粉刷過，也有不用粉刷而用繪畫來代替了的。住宅裏面到處有大大小小的雕像，噴泉也不少。噴泉四周完全栽着花木。從很遠的地方引來清涼的泉水，一方面灌溉花木，一方面點綴庭院，使得空氣的熱度減低一點。

從邦貝人的住宅看來，他們對於藝術一定很有研究。繪畫和雕刻的優美，不在後來歐洲若干藝術大師之下。

邦貝在從前是著名的奴隸市場，每年有幾萬男女奴隸，在這裏買賣成交。

邦貝又是一個生活緊張的城市。我們看那街上回進去的地方，平均有兩呎那麼寬，都是人腳走得這樣子的。通到學校去的路上都有這種回進去的痕跡，通到鐵院去的幾乎有五六吋深。

街上賣酒的鋪子很多，但老闆不見了，顧客也沒有，碎的瓶子散布在壁角落裏，和一千多年熱鬧的情形相比，真有天淵之別了。

在一個麵包店內我們看見磨麵粉的磨，也看見烘麵包的爐子。據說爐子被掘出來

時，裏面還有幾塊沒有烘好的麵包——大概麵包司務在火山爆發的那一夜，看到情形不好，逃命要緊，所以來不及將麵包拿了出來。

有一座建築（那是邦貝謝絕女賓參觀的唯一建築）是當時妓寮，小房間和牀鋪很多，壁上繪了許多猥褻的圖畫，可算是世界上最古怪的圖畫了。

大街上有一個石盆，上面裝了水管。天熱的時候，幾千幾萬的工人到這裏洗手漱口，讓自己涼快一下。現在我們仍舊可以看到盆上的手跡，凹進幾吋深。

邦貝有一個公共招貼的地方——選舉，決鬥，召租，廣告都在這裏公佈——不過他們不用紙寫，而是用石頭刻。所以直到現在，我們看了這些石頭廣告，還可以想像當時人民生活的概況。有一個貴族婦人，年齡很輕，自稱很美麗；她在廣告上說，要徵求一所住宅，必須有浴室才合格，租金從優。又有一個商人，他有一座房子，希望人來承租，但有附帶的條件，房客不得利用他的房屋，做不正當的營業。這種用石頭來做招貼的方法，或許有人認為太笨拙。其實幸虧用這笨拙的方法，我們才有眼福看到古代的廣告。倘若美國紐約

有火山，倘若火山也爆發，我相信什麼東西都毀滅，後代的人民是沒有方法看到一點遺跡的。

我一個客廳裏，看到陳列着的一具骷髏，左手捏了幾塊金幣，右手拿了一串鑰匙。他曾經搶了這幾塊金子，向門外奔逃，竟被火山的灰土埋掉——倘若他不要金子，我想總還有時間可以逃出性命的。此外我們又見到許多骷髏。一個婦人兩臂張開，大概恐怖到了極點，才會變成這個樣子的。一個女孩子和一個男子摟抱在一起，彷彿相依爲命的樣子。在一個房間裏，曾經掘出八具死屍，本來都靠牆坐的，現在壁上仍有他們的影子存在。內中有一個婦人，帶了金練條在頭頸裏，上面刻着自己的名字——裘麗。

最難能可貴的是一個兵士，全身武裝，屍身兀立在城門口——他應當首先看到火山爆發，但是他沒有逃走，他負了守衛邦貝的責任。

我以為爲這種負責任不怕死的精神，是值得我們佩服的。但我們要記牢他是一個兵士，不是一個警察。倘若他是警察，即使不逃走，也不是站在那裏，而是熟睡在自己的崗位

上。因爲根據我個人經驗，警察是世界上最貪睡的動物。

邦貝兩層的房屋極少，或許是意大利人不喜歡住在樓上的緣故。

我們在邦貝遊玩的那一天，天氣晴朗，太陽又很好，誰都覺得愉快；但和當時一個逃出性命來的青年相比，便覺得同樣是人類，同樣在一個地方，因爲時間不同，苦樂也就懸殊。我們在邦貝得到一份說明書，書內附了那一個青年的作品。他寫逃出來的經過情形說：他的母親犧牲自己的性命，叫兒子趕快出城，不可顧戀老病的母親。他寫完了母子分別時的一段沈痛回憶，接着又寫出城市的情形：

這時候，天空昏暗，沒有一些亮光，街上的燈火都熄滅了。到處聽見兒童婦女哭喊的聲音。尋妻覓子的人不計其數，看不出面貌，只有用聲音來辨別，有許多人在萬分失望的當中，希望死神早一點降臨。

有人相信上帝會得拯救他們；有人相信這是邦貝最後的一夜，永久的黑暗不久就要統治整個的城市了。



世界正向毀滅的路上走去！

我看完了這青年的作品，心漸漸沈重起來。匆匆騎上馬背，不想在這發生過悲劇的古城停留了。

## 二七 月夜偷遊雅典

我們離開了那不勒斯。

船客又全體回到了船上，大家相別已好幾個星期，這時大家懷了久別的心境，握手談笑。我們中間沒有一個人生過病，也沒有一個人失跡，誰都覺得高興。開晚飯的時候，全體出席，樂隊奏起從前的音樂來，艙面上的月亮跟從前一樣的可愛。

船行幾天，到了拜里厄斯。拜里厄斯是雅典附近的一個小村落。我們在村外半哩的地方停船，登陸的心思很急。因為我們平時對於希臘文明已經有了深刻的印象，而雅典更是我們理想中的古典城市；以前我們的船每次走到一個地方，有的人感覺興趣，有的人不感覺興趣，意見總不一致，這一次全體乘客却沒有一個不表示興奮，可算是很難得的了。

但是惡消息傳來了。拜里厄斯地方當局派了小船，來通知我們，不准登陸，否則將船

開到港口外面，經過嚴格的驗疫手續，全體乘客在船上關禁十二天，才能到雅典去。我們看看跟他們沒有商量餘地，只得拔起錨來，開到港口外邊去，準備停十二小時，補充一點食糧，然後開往君士坦丁堡。這是我們從來沒有感覺過的痛苦的失望。我們在港口外邊停了一整天，看見雅典，然而環境壓迫我們，不讓我們去欣賞一下古城的風光。這種失望的痛苦是沒有恰當的字能夠來形容的。

我們遇見來往船隻，向船上的人探聽——拜里厄斯有沒有駐防的軍隊，能不能偷偷的登陸，倘若上了岸被他們捉住，會得到怎樣的處置。答覆也夠令人失望的——拜里厄斯有駐防軍隊，警察盤查很認真，地方又小，倘若偷上岸去，不會不被發現，處置是很「嚴厲」的。——我們所能探聽到的只是這一點點罷了。

夜裏七點鐘的時候，船上的人大部睡了。我們四個人輕輕的坐了一隻小船，偷偷的登陸。我心裏很怕。幾天之前，船長曾經告訴我，從前有一個人，游泳偷登陸地，被人捉住了，判了六個月的監禁。我擔心也要遭遇同樣的命運。

我們在鎮上轉了一個大圈子，只遇到一個人。他驚奇的對我們望着，一句話不說便走了。又遇到八九個人，當門睡着，我們從他們跟前走過時，並沒有醒。十幾隻狗却跟牢我們汪汪的吠，老是不肯停止。月亮有雲遮蓋着，這對於我們很有利。我們口渴起來了。走到一口井旁邊，用吊桶打水喝，井的主人看我們喝好了水，轉過身，跑進他的家，關起門睡覺，也一句話不說。

路上鋪滿了石子，在上面走，怪不舒服的，脚有些痛。

一直跑到清晨一點鐘，還沒有到目的地。口又渴了，却找不到一口井。正在焦急的時候，醫生忽然喊叫起來：『前面不是葡萄園嗎？』我們很高興，不久果然走到一個葡萄園裏，結着成串的白葡萄，肥大可愛，採了幾串吃了，勉強將口渴止住。園外走進一個人，看見我們採葡萄，他向我們呼喝禁止。我們便走開。

十分鐘以後，我們踏上一條廣闊的大路。我們的胆變大了，索性硬着頭皮，向前面走。路旁葡萄園特別多，我們走進去偷第二次葡萄。這一次沒有人喝止我們了。據我們估計，

這一帶大概是出產葡萄最多的地方了。

我們越過一道石頭築成的水溝，跑了幾十步，雅典的衛城便兀立在我們面前。我們急於趕路，來不及估計城有多高，牆有多厚，只想摸進城門，那城門好像鐵路上的墜道，似乎很長。我們預定的目的，是要通過衛城，好到雅典城裏去看一看古今聞名的廟宇。不料跑到衛城門口，却有鎖擋住了去路。我於是坐了下來，商量通過的辦法。商量結果是這門已經壞了，又是木頭的——應當將牠推倒。但我們跑了很遠的路，腹中又饑餓，將兩扇柵門推倒，也不是容易的事，而且驚動附近防衛的兵士，恐怕在天亮以前，不能回到船上。

於是我們重新討論。討論沒有結果，祇好退出城門，沿着城牆跑，跑了不到半哩，看見一個缺口，只有六七呎高。我們打算爬了過去。醫生才爬上去，上面的磚頭鬆了，嘩啦嘩啦落了一大堆，同時人也翻滾了下來。防衛的兵士果然來了，我們看情勢不妙，慌忙躲在黑影裏。兵士看不見人，又走了。

我們以爲呆在城外，不能達到目的地，心裏總覺不甘，後來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冒一

下險——走到兵士住的地方，請他們開門，讓我們進去。兵士略微盤問了我們幾句，竟接受了我們的要求。

我們穿過廣場，走進一座大門，地上全是大理石鋪成的，月光照在上面，整齊平滑，像塗了奶油一般。我們急於欣賞的廟宇終於立在面前了。全部建築都是大理石造成，雖然有殘缺剝落的部分，但莊嚴美麗的姿態，並沒有受絲毫影響。赫克爾廟的大殿，由六個大理石雕成的神女支撐着——女神穿着很長的袍子，衣褶雕的很生動，好像在飄動的樣子——其他的廊柱都很完好，並不因為年代悠久，而歪斜殘缺。

這廟的主要建築本來長二百六十六呎，七十呎高，有兩排柱子，每排八根。是世界上唯一優美的巨廈。現在這許多柱子，大部分還立着，屋頂却沒有了。據說二百五十年以前，屋頂是完整的，後來為什麼倒塌，却無從查考。

巨廈附近雕像極多，男女都有——有的沒有手臂，有的沒有腳——在月光下帶着哀怨的樣子注視着我們。有一個女神，低着頭，伸着失去手的臂膊，指着遙遠的西方，那種

崇高莊嚴的神感，覺得任何言語或是文詞來描寫，都是多餘的，雕像的影子散布在乳白色的大理石地上，參差零亂，殘缺的雕像格外顯出淒涼寂寞，彷彿有無數心事要向我們訴說。

根據希臘歷史的記載，這座古廟在從前是藝術的集中場所，和現在的梵諦崗一樣。那麼，這許多殘缺的雕像一定是當時雕刻家的傑作了。

我們走出赫克爾廟，跑到一段長滿亂草的空地上，草叢當中時常有面孔雪白的石像，睜着失神的眼睛，在我們面前出現。這荒地原來是雅典國葬區域，這些石像都是歷史上的英雄人物，生前受人崇拜，所向無敵；現在躺在亂草下面，骨頭或許已經朽爛了，但我們似乎覺得他們的幽靈，在我們四周活動，叫我們感到威脅。

這時天空沒有一點雲彩，月亮比先前更光明。平原躺在我們的脚下，比先前更美麗，更富有詩意。

後來我們想到在天亮以前要趕到船上，不得不離開了。在歸途中，跑了兩三哩路，再

回頭看赫克爾廟的時候，這古建築沈浸在月光裏，更顯得動人。

我們這時候胆漸漸壯了起來，不怕遇到什麼人來阻擋我們。路邊竄出一條野狗，我撿起一塊石子，向牠打去。牠挾着尾巴走了。我們越發高興，看見前面有一個茂盛的葡萄園，便跑了進去。正要上去採葡萄，這一次從園外跑進來的人，不但向我們呼喝，手內還拿了一枝槍。我們嚇得要命，轉身就從籬笆空隙中逃了出來。那個人跟我們跑了幾百碼，便回去了。我們又恢復了先前的高興！

天快亮的時候我們已經平安的回到船上，結束了夜間十三哩的遊程。

在我們回到船上兩小時之前，有幾個人也像我們一樣的要到雅典去；但登岸不到五分鐘，便被警察發覺，而且追得很緊。他們沒有辦法，祇好自動取消原來的計劃，匆匆的逃回船上，沒有被捉住，總算僥幸得很。

我們的船開往君士坦丁了。

君士坦丁在耶蘇誕生前一千六百年已經是一個著名的城市，據說有特殊的風景



可以看到。沒有能夠到雅典去的旅客，起初覺得很希望，等到船開了之後，對君士坦丁懷着熱烈的希望，想到那裏去玩一個痛快，因此船上又彌漫着快樂的空氣了。

## 二八 君士坦丁

我們的船在天剛亮的時候，駛近黃金角，停靠下來。船客中只有我們極少的三四個人，先上岸，往君士坦丁堡去，因為他們這時還在睡鄉中呢。

君士坦丁堡在當時是土耳其的首都，人口一百萬，街道窄狹，房屋太擠，面積和紐約相比不及一半。從停船的地方遠遠的看，風景異常動人。房屋一行的排列着，樹木濃密的地方，偶然露出廟宇的塔尖來，充分表現着東方都市特有的美麗。

窄狹的街上擠滿了人，像蜜蜂一般。服裝奇特，顏色不是紅便是綠，加上難看的頭巾，彷彿成了天方夜談中的人物。女性一律套上面幕，只露了黑的眼珠，在偷偷的看路上所遇到的人。

店鋪子裏面放滿了粗笨的木器，很少現代化的日用品。商人交叉着兩腿，坐在地上工作，談笑，或者抽烟，絲毫沒有緊張的態度，街道擠滿了乞丐，一天到晚向人乞討，但是所

得的東西似乎不多；缺腿爛手的乞丐收入似乎較好，但也僅限於極少數罷了；馱着貨物的驢子來往走動，後面跟着驢夫，步伐老是不快不慢的，既不像趕路，又不像蹣跚；小販挑了雜貨担子，葡萄，糖果，以及女人用的胭脂鏡箱，什麼都有，拉直了喉嚨在叫賣！狗當路睡着，睡得很香甜，沒有人來吵醒牠們，大概是世界上最幸福氣的狗了。

販鵝的人尤其特別。他趕了幾百隻鵝，在街上東走西撞，有人照顧他生意的時候，便停下來。他手上拿了一根十呎長的竹竿，一頭有勾子。倘若有鵝不守規矩，自由行動，伸長了頭頸，拍着翅膀，逃出正在進行中的行列。販鵝的人會得着急嗎？不。他慢慢的在鵝後面追，伸出竹竿，勾子恰巧套在鵝的頸上，「呀」的一聲，重新拉回到行列中去。他運用竹竿像水手撥弄駕駛機器一樣，鎮靜純熟，永遠不會感覺到慌張。

我們看見一個販鵝的人，躺在街石上睡着了，太陽照在臉上，幾百隻鵝在他四周叫個不停；驢子從對面走過來，鵝讓出一條路，讓牠走過，偶然有幾隻鵝來不及讓開，牠自會停止前進。鵝不怕驢子；驢子也不欺負鵝。隔了一個鐘點，我們走回原處，販鵝的人醒了。他

站在一座牆壁的前面，中間空了五六呎的地方，叫鵝排成單行，從當中通過；他一手舉着竹竿，一手點算鵝的隻數，看有沒有幾隻被人家偷去，或是逃掉，我們也站在那裏看他計算。結果並沒有損失。據他自己說，他每天要睡三次中覺，點算三次，從來沒有意外發生；這樣點算，不過是表示謹慎的意思罷了。

聖·蘇維亞是君士坦丁唯一的大廟，本來是耶蘇教禮拜堂，後來改做回教的廟宇。進廟的人照例要脫去鞋子，才准進去。我因脫掉鞋子進去，却着了涼，患了傷風病，過了幾個星期才痊愈。

這廟有一千五六百年的歷史。據說裏面的建築比聖·彼得禮拜堂偉大，是否可靠，我雖然親眼看見過，但是不敢武斷！我看倒是裏面的污穢骯髒，勝過聖·彼得禮拜堂百倍，廟內有一百七十七根大理石柱子，原料是從歐亞各洲運來的，雕刻細膩精緻，完全歐洲作風。屋頂上面寫滿金字，全是土耳其文字，下面掛了無數的繩，密如蛛網，繩上吊着油燈，發出黯淡的光輝。許多衣服襤褸的土耳其人跪在地上，捧着一本經書在高聲朗誦，一

會兒又立起來，一會兒跪下去，跟地面接吻，口內喃喃的祈禱着。我替這許多土耳其人感覺吃力，但是他們並不覺得。

廟內沒有一處沒有灰塵，彌漫着陳舊的氣息，然而沒有一樣東西夠得上說是美麗。屋頂上雖有奇特的繪畫和圖案，油燈的數目雖多得難以計算，但都結滿了蜘蛛網，不能引起人的美感來。

我們去看一個名叫千零一根柱子的建築。我不知道這建築原來的目的是什麼。說營造的目的是做蓄水池用的。這傳說中的蓄水池位於君士坦丁的中心區，凹入地面，池的中央是一根最大的大理石柱子。你站在蓄水池的任何部分向四邊看時，只有一根根的石柱，彷彿迷路在樹林中間一般，（雖然這樹林裏的樹木是

知道你究竟在池的那一部分——你或許已經距離蓄水池的

池的中央。我們在池內跑了三十分鐘，才找到出路，可見

四十呎

見你的四周全是

石頭，（嚴格的說，你決不

邊樣不遠，但你總以為你是站在

得這建築的巧妙了。

我們曾經脫去

的地方了，沒有

白銀的

棺

子，參謁過蘇丹馬穆的寢陵。這是我在君士坦丁所到過的最乾淨  
蜘蛛網，也沒有灰塵。馬穆的棺上蓋了一層黑天鵝絨的棺衣；棺衣上繡滿  
紋四邊圍着白銀欄干；欄干四角有銀燭台，約有一百多磅重，燭籤有人腿粗細；  
頂上放了一頂王冠，上面綴了一顆很大很美的紅寶石，據說這顆寶石值一萬磅。

馬穆的子孫住在寢陵四周，負保管守衛的責任，境遇像是很不錯的樣子。

君士坦丁的市場上最流行的風氣是欺騙，賣空買空變為商人特有的技能。父親將  
兒子介紹給朋友的時候，不說兒子怎樣正直，怎樣會做生意，而說他怎樣會說謊，因為會  
說謊便會做生意。雖然也有人提倡信用，提倡道德，但終敵不過惡勢力的把持。這種風氣  
不革除，君士坦丁是沒有希望的。

人民抱消極態度的很多，好靜不好動。這一點可以把狗來證明。

城內到處有狗的蹤跡。你走到任何那一條街上，沒有狗的真是例外的例外。在一條  
極窄的街上接連看到三隻狗，相隔不到兩呎，恰巧將街道塞住。有人趕了幾十隻羊跑過

來。前面的羊從狗身上跨過去，後面的羊擠上來，羊羣便起了很大的騷動。狗懶懶的抬起頭來，看了一看，隨後又躺下去，覺得這是平凡不過的事情，仍舊繼續牠的甜蜜的夢。偶然有幾隻羊踏在牠們身上，牠們也只扭動一下身子，但是沒有移動一吋；灰塵儘管像雲霧一般的環繞着牠們左右前後，然而牠們依舊鎮定得很，不屑得勞動。我是一個懶惰出名的人，但比起君士坦丁的狗來，我却是一架一萬匹馬力的蒸汽機。

幾年之前，曾經有剿滅野狗的計劃。正要實行的時候，而人民發生激烈的反對。於是便下令將全城的狗，運到海島上去。不料後來忽然有人傳說狗沒有能到島上，是半途被丟在海內淹死的。人民又反對了。此後運狗的政治就永遠停止，無條件的讓狗在街上睡覺，繁殖。這雖是一件小事，但也可見人民的假仁假義，和政府的沒有決心，也就是國家不振作的表現。

我們理想中的土耳其浴室，本來非常舒適新鮮，但實際領略的時候，大為失望。又熱又悶，沒有洗好，便逃了出來。

在君士坦丁停留了三四天，便又回到船上。



## 二九 以弗斯

我們到了以弗斯。

牠在一座峻陡的山上，一邊濱海，現在只有一堆堆的斷爛的大理石城垣，躺在如火的太陽裏，供前來的旅客憑弔罷了。從前這裏有一個狄安娜廟，以建築偉麗，裝飾精緻著名，稱爲世界大勝蹟之一。一千八百年之前，據說聖·保羅曾經在這裏度過幽禁的生活。所以一直到現在，以弗斯雖然圯毀，但關心世界歷史和名勝的人仍舊沒有忘記這個地方。

大海在我們後面，前面是一望沒有邊際的平原，右面是阿式陸大禮拜堂，也佔着一個小山，左面是聖·約翰的墓址，曾經在坟上建築了一座禮拜堂，現在已經改爲回教徒的廟宇。風景很好，但是未免太荒涼了。因爲此地沒有人烟，沒有人能夠居住。滿眼都是破牆壁，爛拱門，沒有人能夠相信這樣荒涼寂寞的地方曾經在歷史上出過風頭。

我們在希臘神話內聽熟了的神——愛普盧和狄安娜誕生在這裏希臘的英雄故事也時常提到這個地方；大詩人荷馬傳說中的誕生地之一便是以弗斯；莎士比亞有幾場戲都是將以弗斯做背景；保羅和約翰都在此地宣傳過教義，七百年以前這裏街上充滿了臉上裝了鐵面具的十字軍。將過去的熱鬧和現在的冷靜相比，誰也會得感覺到一陣幻滅的悲哀。

以弗斯真是一個奇怪的城市。在廣闊的平原上無論走到什麼地方，總可以從野草或泥土裏面，找到許多大理石雕刻的碎片！躺在古建築的下面，隨時可以看到鏤滿花紋的石柱；向前跑幾步，立刻可以發現脚下有大理石的石板平鋪着，石板上又是古代希臘的雕刻。君士坦丁，比薩以及歐洲各大禮拜堂的石柱，大都是從以弗斯古建築內移過去的。這許多剩餘的雕刻，倘若全部搬到別的地方去，一定要當做稀世的寶物看待，然而在以弗斯，像垃圾一般的隨意棄置，任牠們受風雨的侵蝕，太陽的熏灼。我不禁爲藝術抱冤。

我在一個舊戲院內看見一個無頭的彫像，全身鎧甲，胸前綴了一個蛇頭，雖然沒有

看到面部的表情，但那種莊嚴雄壯的姿態，實在是空前絕後的傑作。

以弗斯現在固然是荒涼，比不上從前的繁華，但三千年以來，經過無數的兵災地震，還有許多殘缺的藝術品供我們欣賞，使我們感覺到古文明的偉大，未嘗不是一樁微幸的事情。完美的藝術品固然有不朽的價值，但殘缺的藝術品能給我們更大的刺激，回味和憧憬。

在以弗斯流行着一個傳說，是當地一個嚮導告訴我的。這傳說可以幫助我了解以弗斯，增加我們對於以弗斯的興趣。

以弗斯有一座山，名叫潘恩。山上有一個洞，名叫醉漢洞。

大概在一千五百年以前的時候，有七個年青的人，住在以弗斯；他們相信耶蘇教。當時的國王最討厭基督教徒，他們在以弗斯覺得危險得很，便商量一同出外，避一下風頭。他們不向父母辭別，只祕密的在家內取了一點錢，立刻動身。動身的時候，鄰居跑來一隻狗，因為趕路要緊，來不及送還，將狗帶在身邊做伴；擔心路上沒有東西吃，在鄰居鷄窠內

偷來幾隻肥得難看的小雞，準備做路糧；雜貨店裏的老闆，平時待他們太吝嗇，因此他們趁店內沒有人，順手拿來幾瓶美酒，往外就跑。一切準備妥當，他們才正式動身，離開了以弗斯。

出城走不了多少路，來到潘恩山的一個山洞裏面，將小雞吃下肚去，繼續趕路。但忘記那幾瓶美酒，放在洞角落裏，沒有喝。

他們在外流浪了五年，走過許多地方，冒了無數的危險。這時以弗斯的國王對耶穌教已經改變態度，若干逃出去的教徒仍舊回來了。他們帶着鄰居的狗也從異鄉跑了回來。

他們走到潘恩山，又進了那一個洞，看見幾隻酒瓶滿滿的放在那裏。大家高興得很，將那幾瓶酒完全喝了下去。過了一會，都醉倒了。

他們醒來的時候，渾身衣服沒有了，狗也不見了，只有狗的銅頸圈丟在亂草裏。他們十分詫異，用樹葉將身體遮了，跑到以弗斯去買衣服。舖子裏的商人接了錢，放在口內咬

了幾咬，向他們看看，將衣服拿給他們。他們穿好衣服，跑到自己的屋子前面，敲門要進去。開門的却是陌生的面孔，不認識他們。他們查問父母在那裏，陌生面孔搖搖頭說：『你們不要開玩笑了。我們的祖先住在這屋子裏已經有六代，你們說的名字全是第一代的祖宗啊！』

這七個青年人呆住了，知道再問下去也沒有用，只好走出屋子。街上跑的都是不認識的人。問人國王是誰；原來他們逃出以弗斯時的國王已經死了二百年了。他們曉得不該喝那幾杯酒，變成醉漢，將二百年時間在昏睡中度過；現在的家不是屬於自己的了，朋友都死掉，勉強活下去，沒有什麼趣味。他們就在那一天，七個人並排躺在那一個山洞裏面，同時死了。

這傳說大概是真的，因為我們曾經看到他們的坟墓，也是並排七座，坟上都有墓碑，碑上刻着他們的名字。

這傳說在以弗斯很流行，相信的人很多。過去四五百年當中，還有許多文學家拿醉

漢當作做文章的資料。有一個著名的文學家說，他到醉漢洞去過，但不敢睡在洞裏面，因為怕做第八個醉漢，再醉二百年。現在還有不少沒有智識的旅客，連餅乾一類的東西也不敢在裏面吃呢！

### 三〇 耶路撒冷的聖墓

我們從士麥那出發，向耶路撒冷前進。

我們七八個人採取的是一條最長的路線，經過敘利亞，病馬士革，巴力斯坦許多地方，沿途氣候酷熱，又多沙漠，往往走幾天的路程，遇不到一個人。我們在歐洲遊歷，不覺得怎樣不方便，不料到了小亞細亞，所受的痛苦都是從前所沒有經歷過的。我們這一個小的團體，從前只有快樂，只有歡笑，現在却多了埋怨嘆氣的聲音，同時又懊悔不跟了他們大隊人馬，挑選近一點的路跑，以至弄得這般的狼狽不堪。

等到耶路撒冷呈顯在我們面前的時候，我們不覺歡喜得流下淚來。過去的種種不快的情緒，都忘記得乾乾淨淨。我們被耶路撒冷所喚起的情緒是崇高度誠。這種情緒每一個人都蘊藏在心頭，但沒有崇高環境不會激動起來，也沒有適當的語句可以比擬。若干宗教家是癡人說夢，崇高度誠的意味他們並沒有發揮得一絲一毫。

耶路撒冷是宗教聖地，也是我們這次遊歷的唯一目標。因為我們的日常生活，直接間接沒有那一點不受宗教影響，所以我們抱了極大的決心，來訪問這宗教上的聖地。

耶路撒冷城很小，一個鐘點之內可以在城外繞一轉。城內房屋多數刷成白色，每一座建築不論大小，都有一個圓的屋頂；兩層的房多，每一個窗戶前面有隻木籠——據說是養雞的，我也看見裏面有雞，但雞籠爲什麼不放在地上，而掛在窗口，陌生人看來實在莫明其妙。

街道上鋪了不整齊的石塊，彎曲的厲害，兩邊的房子把街道挾得像一條縫，貓可以從這邊屋上跳到對面去，馬車當然走不過去。居民的血統和言語很複雜，各色人種都有，總數不到兩萬。耶路撒冷在歷史上是至高無上的地方，現在已經大非昔比，市容既然不整潔，治安也有許多需要改進之處。倘若叫我長期居在耶路撒冷，我是不願意的。

聖墓是耶路撒冷聖蹟中的聖蹟，我們一進城便去觀光。

聖墓靠近西門，上面有一座大禮拜堂。我們一進門，看見許多乞丐一般的男女信徒



聚在院落裏面，旁邊站着幾個武裝兵士——因為信徒雖同樣信仰上帝，然而派別很多，倘若沒有兵士在旁邊，他們即使在那種神聖的場所，不但可以發生爭執，還可以爭鬥起來的。墓前有一塊大理石，下面是放過耶穌屍首的那塊石頭，這樣，那塊石頭才能保全到現在。因為從前來瞻禮的信徒，喜歡敲一點石頭帶回去做紀念，倘若不是保存得法，或許早已化爲烏有了。距離石頭不遠，有一道圓欄干，那是聖母瑪利亞看着耶穌的屍身塗油的地方。

走進圓廳，便是耶穌的坟墓，在禮拜堂的中央，大屋頂的底下。墓上是一座小廟，用黃白兩種石頭築成。我們低下頭來走了進去——這時已經到了坟墓裏面——只有七呎長，六呎寬，耶穌放過屍身的石牀佔去了一半的地方。石牀經過無數信徒的接吻，光滑異常，現在已經改造祭壇。祭壇上掛着五十盞金燈和銀燈，終年不熄，增長了墓內不少的莊麗氣象。

聖墓禮拜堂內附設各派小禮拜堂，任人頂禮，各不相犯。從這一點看來，我們可以斷

定各派互相水火，他們永遠不會停止他們的爭執，心平氣和的同時到聖墓前做祈禱和懺悔的工作了。小禮拜堂的建築，大都曲徧簡陋，看上去十分刺目，不能引起我們的好感。

我們看見許多意大利僧侶，穿了黑色的長袍，手內拿着蠟燭，口誦拉丁文的經咒，在一塊圓石板四周來往旋轉。那石板是耶蘇顯靈，化做園丁模樣，遇見馬利馬格達林的所在。附近又有一塊相似的石板，是當馬利馬格達林立過的，也有僧侶在那裏舉行宗教儀式，也是同樣的旋轉。這一座禮拜堂內，到處有僧侶旋轉，到處有熾火一般的燭光，在這古舊陰沈的建築內閃爍着來往移動，沒有一刻的工夫停頓。

我們又看見過耶蘇復活以後，向聖母瑪利亞顯靈的地方。

最使我們注意的是一塊形狀奇突的石片——赫勒拿曾經在那裏發現十字架。赫勒拿是君士坦丁王的母親，耶蘇昇天之後三百年，她在那裏發現了十字架。當時全世界的信徒與高采烈，得意非常，不過得意是暫時的。因為同時發現的有三個十字架，究竟那一個是耶蘇的，當時沒有方法來辨別。於是高興的人都垂頭喪氣，變做不高興了。恰巧那

時候耶路撒冷有一個貴婦生了狂病；牧師便將這三個十字架送給她辨別，她看到第一個十字架的時候，高聲叫了起來——據說立在橄欖山上的人也聽得見——隨後便暈了過去。她看到第二個十字架的時候，不高聲喊叫了，而是手舞足蹈，六七個壯漢竟拉她不住。牧師們開始憂慮起來，倘若第三個十字架給她看到，還是這樣瘋瘋顛顛的，真十字架便不會在這三架當中了。但她看見第三架十字架的時候，她從牀上跳了起來，先是微笑，後來是大笑，瘋狂的毛病也沒有了。大家都相信第三個十字架能夠治病，有靈驗，一定是耶穌的。真十字架就這樣的辨別出來了。

可惜真十字架現在已經不在耶路撒冷。據說十字架本來藏在這禮拜堂內的，至今還有一個壁龕，原來是藏十字架用的，後來不知怎樣被一個信徒偷到歐洲去了。我們在意大利和法國都會親眼看見所謂真十字架，不在三個以上，至於真的程度怎麼樣，或是出於偽造，那只有他們自己曉得，我們不是生狂病的貴婦，當然沒有方法來辨別的。

聖墓現存的古物，差不多每一樣有一個動人的傳說。例如高弗梨的劍，據說有精靈

護着，高弗梨上陣殺敵的時候，祇須拔出劍鞘，這柄劍會得自動的把敵人殺死；倘若行刺的走進高弗梨的蓬帳，這柄劍也會從鞘內跳出，撞擊盾牌，將高弗梨驚醒。我看那柄劍和平常古劍沒有兩樣，不過花紋比較細緻一點，上面的銹積得厚一點罷了，但我對於劍的主人，英勇的事蹟，十分欽佩，所以看到劍便發生許多聯想，自己彷彿看到這位十字軍領袖拿着這柄劍，在戰場上東西馳，衝鋒殺敵，勇不可當，十字軍幸虧有他領導，才能抗戰到底，挽回失敗的局勢。我以為這劍即使沒有奇異的傳說，也應當好好保存，給懦弱的人做一個榜樣。

我們看了古劍，走進一個小禮拜堂，據說耶穌未上十字架的時候，曾經關禁在裏面。祭壇底下有兩塊石墩，是扣罪犯用的，耶穌便是扣過在那上面的。

小禮拜堂中，希臘禮拜堂勉強夠得上說富麗兩個字。裏面有繡花的幃幔，掛的燈也很考究，非金卽銀，擦的灼亮，足以耀花人的眼睛，價值相當距大。

這小禮拜堂的大理石走道中央，有一個小石柱，據說是標明「大地的中心點」的，

耶蘇未到耶路撒冷以前，便已有這傳說，耶蘇到了耶路撒冷之後，又親口加以證實，從此便成爲鐵案，永遠沒有人敢於懷疑了。倘若「大地的中心點」有移動的時候，這石柱也跟着移動。據說這石柱已經自動的移了三次了。宗教家說，大地發生激烈變動的時候，不但山會移，海會倒，而且大地的某一部分會得脫離本體，向茫茫的空間飛去；因此「大地的中心點」也有了變動，這變動可以從這一個小石柱的位置和方向看出來。宗教家的說法固然是玄祕難測，但相信這一種說法的人，至少對於地理方面可以省却許多麻煩，用不着去通解天文學和地理學的研究了。

距石柱不遠是人類始祖亞當當埋葬的所在。亞當的墳墓這是一個多麼教人仰慕和留戀的地方！亞當是我們的始祖。我們這許多子孫，從遙遠的美國，千山萬水，跑到耶路撒冷，不期走到他的坟前，那時的感觉說是像探望父親或者祖父的坟墓，似乎夠不上那樣親切哀痛，說是探望遠房親戚的坟墓，又不是那樣的疏遠和漠然。我们的感觉便介於這親切和疏遠的中間，每一個人眼睛裏面充滿了眼淚。

後來我們跑進一個洞穴——等於地下室——那是紀念赫勒拿的小禮拜堂，有五十呎長，四十三呎寬。裏面有一張石頭坐椅，赫勒拿曾經坐在上面，監督工人發掘和尋找真十字架的下落，她不愧是一個女信徒。聖經所載和耶蘇發生關係的東西，她不惜時間和精力，多方尋找，一定要到手之後，她才心滿意足；而且絕望的時候，夜裏會得有奇怪的幻夢來指示她，教她如何繼續尋找，結果總是很滿意的。所以有許多紀念物都是她努力的收獲，她可算是耶蘇教的一大功臣。

從赫勒拿小禮拜堂再往下走幾十步，到一個石頭築成的房間，裏面空洞洞的，沒有什麼陳設，名叫「墮淚堂」，是各派信徒追念耶蘇的地點。小禮拜堂是各派所有，他派不能進去，唯有這一個地方，任何派別的信徒都可以跑進來禱告，用眼淚和痛哭來追念他們的救主。不過兩派不能同時在裏面，因為倘若同時在內，還是要相打起來的。

我們遍歷各小禮拜堂之後，仍舊回到大禮拜堂。

在一個祭壇下面，引導的人告訴我們，藏着耶蘇坐過的一塊石頭的碎片。耶蘇坐在

那石頭上，兵士嘲弄他，替他帶上荊棘的冠冕，叫他拿着蘆葦的御杖，稱他做「王」，因此這祭壇便叫嘲弄祭壇。耶穌坐在這塊石頭上，受盡那班流氓的侮辱，但等到他自己上十字架的時候，還是寬宏大度祈求天父饒恕這些無知的匪類——教祖的精神是偉大的。

來瞻仰聖墓的人急於要看的是耶穌受刑的地方，但我們到最後才看見。

我們爬上大禮拜堂的屋頂，那裏放着一塊又大又平的石頭，上面有三個洞，這洞便是豎十字架的地方。我不相信那樣小的洞，能夠豎得起十字架。但我相信真正豎十字架的地方，一定距離不遠。這石頭或許出於信徒們的仿造，來鞏固普通人對於宗教的信仰，也未可知。然而這種做造是必需的。因為普通人未必能夠了解博愛的精義，有了真實的東西，放在前面，再加一些似神話非神話的傳說，他們便不能不相信了。我了解信徒們的苦心。

我們離開聖墓的時候，天快要暗了，匆匆跑進旅館，吃了一點東西，上牀就睡。因為第二天還要訪問耶路撒冷其他的聖蹟，所以不得不早一點休息了。

### 三一 亞力山大利亞

我們離開耶路撒冷的時候，天氣很熱，直到穿過地中海，距離埃及不遠，氣候還是那麼酷熱，溫度不但沒有降低，並且還在逐漸增高。船才靠攏亞力山大利亞的碼頭，熱風便一陣陣的吹到臉上來，使人異樣的難受。

醫生和我兩人僱了一隻小船，搖到岸上。這時月色黯淡，夜已經很深，其他旅客留在船上過夜，打算第二天吃過早餐才來訪問這古舊的國度。他們在君士坦丁也是如此。他們學生時代的那種不安靜和暴躁的孩子氣已經沒有了，所以他們儘管喜歡看看陌生的地方，但在可能範圍之內，總是要舒服一些——要留在船上吃早餐。

我們本來想步行，但四邊兜生意的埃及孩子圍牢我們，他們的年齡大概只有六七歲，每人牽了一頭驢子——比他們大不了多少——向我們兜攬生意。我們走到什麼地方，他們也跟到甚麼地方，迫得沒有辦法，只好跨上驢子。驢子跑得很快，沒有怪脾氣，倘



若騎得疲倦的時候，向趕驢的孩子招呼一聲，拉住韁繩，牠自會伏下來，讓你站到地上。根據我的經驗，埃及的驢子可算是最馴良肯聽命令的了。

找到一家旅館，定好房間之後，便往街上去看看，街道整潔寬闊，店鋪的建築都十分考究，燈光燦爛，頗有些巴黎風味，醫生無意中找到一家冷食店。他喜出望外，因為有好久，他沒嘗到冰淇淋的滋味了。這夜我們在那裏坐到鋪子關門才回到旅館睡覺。

第二天大早，船上的旅客都到了，在一起吃了點東西，同到開羅去。

開羅十足表演出熱帶的景象。路旁長滿着翁翁鬱鬱的棕欖樹，將暴烈的太陽隔住，不讓牠直射下來。我們在篩滿陰涼的路上走過，清風吹拂，使我們忘記了沿途所受酷熱的苦楚，捨不得跑快，更捨不得離開。

最難得的是醇厚的風俗，埃及人不像自稱文明人的那麼愛掩飾，慣做虛偽的君子。在路上看見一個大約十五六歲的女孩，裸露着身體，體態窈窕，從樹蔭下慢慢走來，態度是那麼的大方，絲毫沒有羞怯的意思。這樣的女孩子在美國我們猜她是十六歲，不過熱

帶女子成熟得較早，發育很快，說不定只有八九歲。醫生稱她是伊甸樂園中的伊娃，不是沒有理由的。走了不遠的路，我們又看見路旁屋子裏面，有幾個全身裸露的男子在洗澡。起初我們看不慣，覺得很刺目。但一個鐘點以後，這種現象看的多了，便沒有什麼特殊的感觸，反以東方人這種態度是自然的了。

尼羅河躺在我們腳下，混濁湍急，我們從堤岸上走過的時候，牠並不如理想中的偉大浩翰。但遠處的金字塔漸漸從棕欖樹林上面呈顯出來，又莊嚴，又樸素，好像一個壯碩的主人，在向我們招呼，我們前進的熱心因此增加不少。

我們渡過尼羅河的一條小支流，跨上撒哈拉沙礫遮蓋着的堤岸，陡峭得很，像是一座極長的石壁。好容易在烈日下走了幾里路，才到契奧勃大金塔的腳下。這金字塔和小山彷彿，每邊有一條走道。每一個人有幾個土人，在前的拉，在後的拉。我們從這走道一層一層的爬了上去，不敢往下面看，就心會得心慌手亂，稍不當心，從上面掉了下來。每塊石頭，比人還要高，爬了一點，大家已經喘得透不過氣來。但土人因為要趕別的生意，希望將

我拉到頂上，然後再去招呼第二個主顧，所以不讓我有喘息的機會。我的兩條臂膊幾乎被他們拉斷，酸痛的要命。我三番兩次叫他們停一停，他們好像西風吹牛耳，毫不理睬，我急得快罵了出來。他們不該存着自私的念頭，只圖自己趕生意，把別人的利害置之度外。這班該死的傢伙！我們這些從美國遠迢迢的來的傻子，沒有那一個不上他們的當，我們除了心內的怨恨和口內的呻吟以外，還有什麼辦法呢？

這樣的刑罰一直挨到金字塔頂上，才算終結。我坐下來的時候，摸摸臂膊，伸伸腰，那種舒服的感覺是沒有方法來形容的。

休息了一會，精神慢慢的恢復，我便開始欣賞這一帶的風景。

大海躺在我們的東面，一望無際，只偶然有一兩片白色的帆影，浮在蔚藍的海面上，除了水和天以外，看不到其他的東西。西面是綠色的大平原，河流縱橫，散佈着稀疏的村落。棕欖樹林裏時常升起一兩陣濃黑的炊烟，但沒有聲音，沒有活動，一切好像沈浸在熟睡中。地平線外兀立着十幾座圪額的金字塔，我們的脚下蹲伏着人首獅身的司芬克斯。

的雕刻——雖然鼻子已經塌掉了一大塊，然而那副猜啞迷的神氣，和五千年前沒有什麼兩樣的地方。

我們從金字塔頂下來，一羣土人引我們去看裏面的陵寢。入口便在這金字塔的基部，裏面很窄，像陰溝一般，不過這陰溝不是往下，而是傾傾的往上延伸；沒有光線，雖然土人燃了幾根火把，在左右前後照着，但不能驅除裏面的黑暗，反而增加了熱度，氣悶得要命。

我們先看皇后的墳，次看埃及王的墳。這兩個墳不是在地下，而在塔內，是兩個很大的房間。牆壁由光滑潔白的花崗石砌成，和普通客廳差不多，房間中央放着龐大的石棺，四週刻了埃及人播種和工作的圖案，裏面的木乃伊早已被人運走了，或許是陳列在博物院內，或許是研究所做外科的藥末使用的，確是怎麼樣？這到不能知道。

受不住墳內的氣悶，慌忙鑽了出來，走到新鮮空氣裏，才勉強覺得輕鬆一點。

看過金字塔，再看司芬克斯。

據我看起來，司芬克斯有六十呎高，一百二十五呎長，頭部周圍約一百二十呎；至於這觀察是否可靠，現在已無法證明了。全身由整塊石頭雕成，比鐵還要堅硬；原來那塊石頭一定要比現在大到兩倍以上，才能雕成這般大小。在這樣堅硬的石塊上雕刻，需要銳利的鈍鑿一類的東西，更需要極大的精力和忍耐。有人說，雕成司芬克斯曾經化了一百年的苦工，廢盡了埃及當時無數雕刻家的腦力和心血。

這話我很相信，因為還有事實來做證明。遊伴當中有一位古物受藏家，不知從什麼地方弄來一張長梯子，自己帶了鈍子，爬到司芬克斯鼻子低下，想敲一點碎塊下來，帶回去做紀念品。我們仰着頭，看他在上面很費力的工作，小得像蒼蠅。不料忙了半天，鈍子響得不能再響，司芬克斯扳着面孔，彷彿絲毫沒有察覺，不但石屑沒有敲得下來，據他事後告訴我們，連一點痕跡都沒有。他只好沒精打采的從梯子上爬下來。埃及像這樣的石頭很多，司芬克斯在幾千年當中，靠着這般鐵似的軀幹，才能挨過地震、狂風、暴雨和一切人為的摧殘。埃及對於世界文化曾經盡過極大的義務，也可以說是世界文化的母親。在這

文化策源地的埃及才會得有如此偉大不朽的藝術品——這是我看到金字塔和司芬克斯以後的感想。

### 三二一 歸途

現在我們又在海上了。我們渡過全部地中海。這一次水程持續了幾個星期，雖然終日在船上，不過大家久動之後，都希望換一個方式，過些恬靜閒適的生活，借這機會，作一次長期的休息。

我們懶得走動，甚至談話也不比從前那樣的高興熱鬧，這從我的日記上也可看了出來。船上日記可算是日記中最無聊的了。我將日記摘錄幾段，放在下面：

星期日——鐘打四下的時候，和平時一樣做禱告。夜間又做禱告。

星期一——天氣不錯，但雨落得很厲害。

星期二——船抵馬爾太島，不准停靠，因岸上正鬧虎列拉。浪大，旅客暈船的極多，艙

外不大看見人走動。

星期三——浪仍舊很大。天空吹落兩隻海鷗，有人從海內檢到船上來。一隻鷹被風

吹的走投無路，在船上天空裏盤旋，想歇到船上來，又怕人捉牠。牠疲倦極了，停在船頭上，風將牠吹開好幾次，最後終於被我們的醫生捉牢。海裏充滿了飛魚，而且成羣結隊，每一羣至少有兩三百條，飛到一兩百呎遠的時候，掉在海內不見了。

星期四——停靠非洲海岸。風景優美，有青山，也有碧綠的草原。我們派人拿了一「查驗無疫」的證明文件，想登岸遊歷，但交涉幾次，結果是不准登陸。停了半天，拔錨就開船。

星期五——早晨，玩骨牌。下午，玩骨牌。晚上，在艙面散步。

星期六——早晨，玩骨牌。下午，玩骨牌。晚上，在艙面散步。

星期日——鐘打四下的時時候，做禱告。晚上打八下鐘的時候，做禱告。

星期一——早晨，玩骨牌。下午，玩骨牌。夜裏猜謎。

星期二——船又停了半天，還是不准上岸。岸上的人很髒，有氣味，但他們怕傳染，不敢招惹我們這班無名的外國人。

這樣的日記一直記到直布羅陀，沒有改變過作風。我們到了直布羅陀，心內起了很



微妙的感覺，彷彿遇見久別的朋友一般。船停了一兩個星期，沒有離開直布羅陀，我到岸上過了幾天，等到船將煤裝足以後，才繼續我們的歸途。

我們走了不止二百哩的路，無論在陸上或是海上，沒有碰到一次意外的事情；但快到紐約的時候，偏偏第一次碰到不愉快的禍事。一個同船的客人，夜間進艙時一不小心，被鐵門碾斷一條腿。此後一路太平，不再有什麼值得提出的報告了。

一個晴朗的早晨，船進了紐約港。全體旅客穿上禮服，對着岸上揮舞手帕歡迎我們的親友，拍手歡呼——我們這班漫遊歐非兩洲瞻謁聖地的傻子是回來了——誰能担保在這次遊歷中間沒有做過傻子，或是被人當做傻子看待呢——亞門！

世界少年文學叢刊

傻子旅行

(全一册)

原著者 馬克吐溫

譯者 劉正訓

發行者 光明書局

代表人 王子澄

發行所 光明書局

上海福州中路二九六號  
廣州漢民北路一三八號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九月初版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5 2568B



基本定價

\$ 6.50